

現代女子教育專家
耶穌孝女會創辦人

剛第達及其事業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耶穌孝女會
創辦人

剛第達及其事業

安慶主教梅准



達第剛亞利瑪蘇耶祖會會女孝蘇耶

現代女子教育專家 耶穌孝女會創辦人 剛第達及其事業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傳略導言



這是一件榮譽的使命，叫我來介紹這一部書；因為渺小的我，出身於國家最高教育學府，曾在北大研究所習宗教史：所以，這種使命，到我身上，我也認爲是義不容辭的！

記得十年前，北大老教授，像周作人先生和陳援庵師，曾有一度，興高彩烈底來討論遵主聖範的譯本。原書英文名稱：——OF THE IMITATION OF CHRIST（我所根據的，係 C. KEGAN PAUL 譯。）一四七〇年，以臘丁文寫，以時間先後來考證，中譯本早於英譯本。「主」爲誰？吾主耶穌是也！所謂遵主聖範，即師吾主耶穌。可惜，許多人欣賞這一部世界名著的文字，很多到實行的時候就沒有勇氣似了！最近，我又見了老教授的感傷文字，又講：「總之，在現今這個奇妙的時代，特別是在中國，覺得什麼話都無可說。老的小的，村的僧的，新的舊的，肥的瘦的，見過了不少。說好說醜，都表示一種敬意；然而歸結根蒂全是徒然，都可不必。從前上諭常云：「知道了，欽此！」知道了，那麼，這事情就完了；再有話說，即是廢話！我很慚愧老是那麼熱心，積極，又是在已經略略知道之後，難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蹟」麼？」（引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本年七月二十四日，知堂苦茶隨筆後記。）於是乎，我也得附加以註譯了！就拿這一位老教授爲例：他老先生，很讚嘆了，遵主聖範中稱「凡愈死於自己者，始愈活於天主」的奧義，知而不行，又有何益？熱心灰了，等於消極！我也曾到從前的金鑾寶殿中，見過皇帝御座的後面屏扇，

大約正在頭頂上，有一個「聖」字，這個字和「仁」字，都是孔夫子不敢承當的！因此，我四萬萬七千萬（內政部統計），老小新舊，多則多矣！然而尚實在缺人，缺那一種人呢？缺乏好人，更缺聖人！

談到這裏，到本題了！剛第達是否可以稱「聖」？我們謹遵聖教宗吳德諾第八詔諭，不敢僭擬聖教會定論。然而這一位偉大的公教教育專家，平生行實，實在驚人！我們在略略知道了後，難道還能不信天下真有「奇蹟」麼？請看！一位西班牙國的女士，誕生到現在，不滿一百年，她的教育事業，從赤手空拳中，次第建設起來，遍亞歐美三洲！啊！奇啊！在現今這個奇妙的時代，這真是一樁稀罕的事實。可是揭破，何嘗奇怪！她是吾主耶穌的女兒，實在極孝愛的好女兒；她自已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所寫筆記中，有了這麼的一段口供：

「我完全是耶穌的！可愛的耶穌！您要我什麼；我必唯命是從！」（詳見本傳。）

不能不使我們讀書界中人，「徒知不行」的，都刮目相看！

尤奇者，她的唯一遺產，即耶穌孝女會，生徒分佈世界各國；如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斐律賓，和我中國，都受了她的恩惠！「她是貧民婦女界的慈母」——建立許多的貧民女子學校和婦女職工學校；因為她愛貧民子女，歐洲的貴族，美洲的政府，亞洲的主教，都爭先恐後，羅致她的會：她樂意服務於貧民窟，而富貴人家，名媛閨秀，更樂於師事她；例如，她在世時，當時西班牙國的公主，很尊敬她，即是一例！以一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士，竟能使本國君王讓座款待，且親賜錢財，敬助以聖爵；足徵她的事業，博得全國同情！她不僅是理想家，同時是一實踐者！自然，她不像我們的名教授，略略知道「活於天主」，「師事耶穌」，就好了；她做的事是「天主的事」；她的爲人實「天主的人」：純粹以救世主耶穌的心爲心，於是就實踐了犧牲的最高理想：她的口號是：「吃苦而不死！」她的這種「成己益世」精神，是不朽的！她

去世後，修會增加，生徒益衆，更可作證！

就本國教育現勢論，據教育部調查，我國按人口計算，每千人中平均兒童數，受教育的，約十九名；西班牙國，平均數約一一一名。可證，中西普及程度不同。再就安徽學齡兒童總數，一·一七一·五四〇名；已入初小的一六七·六七五名，佔百分率僅有七·七。專講安徽省私立女子小學校，據本省教育廳在二十三年編印的要覽中稱，僅有一「碩果僅存」的某氏學校！因此，我肯定的講：耶穌孝女會在安慶，同時在中國，提倡女子教育事業，對於我國家，是有貢獻的！

特別是國難嚴重期，農村破產，天災人禍，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忙於「救死」或「救災」，實在沒有多大工夫，爲貧民教育和生計着想！最近安徽省災民老弱婦孺臨時收容所創辦的經過，可作爲一種事實上的經驗談。內收若干災童，均係學齡兒童，一月以內，授以課本，有能讀到二十多課的，可見所爲「孺子可教」不過苦無人長久教！若耶穌孝女會在中國，繼續剛第達偉大芳範，造福貧民，興學授業，課貧民婦女識字或手工，並教以禮義廉恥諸德行，正亦適應新時代的新生活！

關於本傳，稍稍論列：本來我國書籍由西班牙國文字直譯成者，真是「鳳毛麟角」，目前尙屬罕見。茲將本書體裁，作者和譯者，分述如次：——

(A) 體裁方面——這是一本名人傳記；一本公教名人傳記：故帶宗教色彩的人生描寫，雖爲我公教中人所習見者，然在一般讀教理書不多者，或者認爲新奇可喜，抑亦有所難於索解：可是本書中之主人翁，如何成就自己，如何服務，如何立會，如何犧牲救世，都明晰底敘述了！一目了然，可不多提！

(B) 作者方面——西班牙國文字，原書及作者，如次：——

Vida de la R. M. Candida Maria de Jesus

(Juana Josefa Cipitria)

Fundadora de las Hijas de Jesus

Por el P. Nazario Perez (1932)

作者根據 P. Garcia Alcala 的原傳，又採訪同時人的談片，將本書中主人翁的德行，和靈蹟(?)等等，益加闡述。

(一)譯者方面——剛第達爲本書中之主人翁；而譯本傳的主撰人，即是她的高足弟子，現任中國耶穌孝女會會長，既然牢記着她的遺容，也可講得了她的心傳；因此，本書譯本是忠實而可信任的！還有感想，再行申述；分兩層，來叙談。

(二)對於公教同志進言：——

安慶公教進行會指導司鐸語記者：但願教友，教育子女，好好研究教理，個個成聖成賢！謹案：當今聖教宗庇佑第十一對中華朝聖團訓話：公進目標是爲，天主的光榮和靈魂的聖化！即恭敬天主而人成聖。尙望剛第達的偉大門徒，多造就有聖德修女，與真正的公進會員，在公進婦女部中，早一些活躍起來！但願這位耶穌孝女會的慈母在天之靈，特別眷顧領導她的教育事業和協助公進：因爲公教進行是「處絕對緊要」的！——這是聖宗的勸諭！

(三)對於社會人士進言：——

敝業師九六叟馬相伯先生語記者：蔡子民先生的女公子，留學海外時，入公教女學。我初聽受，亦有懷疑！師乃申說：這不是別的，公教人士來創辦學校，本博愛精神教管學生，紀律雖嚴，待遇極好：人誰

不願子弟個個都好子弟呢！後來我又得悉：前國立勞動大學校校長，王石孫博士的女公子，亦在比國公教女學卒業；我國現駐義大利大使劉文島先生的姪女，竟在海外棄俗入女修道會。耶穌孝女會既有如此光輝於史冊中的創辦人在前，又有其承先啓後的高足弟子繼起努力從事於教育，創始既盡善，經驗又加富；諸君如欲自己的愛女，成爲當代的賢女子；請看這書中的主人翁！不僅成己，而又益世；民到如今，尤戴恩德！

我呢！亦從事於報業的一員，故願引用同行正確的評語，作本導言的一旁證；即一九二一年，耶穌孝女會創立五十週年大慶時，西班牙國薩拉孟加大報的言論，（見本書第二十七章內）來代表輿論的一斑：

「耶穌孝女會的創辦人，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平生爲人，立志高尚，已達到了高尚目的。她是有堅固的信德和聖德的女子，外表行事，平淡無奇；但是她能行靈跡，沒有錢財，沒有文憑，創辦了許多學校；用她的神女，教育全人類。她是傑出的人材，光輝於史冊的；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女子，是天主所遣使，做了驚人的事業，爲做後人的模範！她是女中豪傑！家族的榮譽，聖教會和國家的光榮！」

臨了！我特別對於本書中的主人翁，表示相當的忠忱和敬意！她這樣底愛護貧民，創辦學校，我覺得在教育名人傳記中，是第一流偉大的導師中人！更是欽佩，她的虔誠，雖然在宗教史上，不乏許多的先例，畢竟她真是耶穌的兒女，難以言語形容，愛了天主聖母！啊！可敬愛的！替我們求天主聖母罷！因爲您曾講過：「我們如欠賬的，所有一切都從天主聖母得來的！」這一筆感恩的賬，千萬請您代償還！謹爲本書的有關係者祝禱和祝福！

一九三五年聖母升天大瞻禮後第八日，謹序於安徽省立安徽大學教員第一宿舍

導
言

目錄

第一章	幼年的紀念
第二章	在多祿撒
第三章	在布爾各斯
第四章	在瓦拉多利
第五章	創立和創辦人
第六章	若翰納回父母家預備立會
第七章	創立修會
第八章	初試時期
第九章	愛朗神父離開薩拉蒙加耶穌孝女會在患難中的發達
第十章	剛第達姆母在修院中的生活
第十一章	耶穌會神父離開西班牙
第十二章	創立貝仰朗達的學校
第十三章	創立無原罪聖母學校
第十四章	剛第達姆母到故鄉和她家族的關係
第十五章	創立別的學校

目

錄

目錄

二

- 第十六章 設立塞哥維亞愛斯貝納各加麥地那得爾剛巴四處學校
- 第十七章 初學院遷居和設立祕底利亞斯學校
- 第十八章 多祿撒的學校
- 第十九章 在耶穌孝女會內有數件事的改革
- 第二十章 多祿撒的建築和時機不利
- 第二十一章 剛第達姆母到羅馬去
- 第二十二章 剛第達姆母們在羅馬時朝拜聖堂和回到本國
- 第二十三章 教皇庇護第九位欽定聖母無原罪爲信德道理後五十年和聖母無原罪聖年
- 第二十四章 多祿撒的聖堂
- 第二十五章 耶穌孝女會到美洲去
- 第二十六章 剛第達姆母的生平
- 第二十七章 剛第達姆母善終
- 第二十八章 自剛第達姆母去世後耶穌孝女會的狀況
- 第二十九章 關於剛第達姆母的德行及特別虔誠

(一) 特別虔誠

(二) 靈跡

(三) 預言

(四) 透徹人心

(五) 備具修女諸德

(六) 滿全她的會長職任並善成就她的神女
第三十章 感謝剛第達姆母代禱歌頌功德的事實彙誌

附編

耶穌孝女會修院和學校分佈在世界各國圖表

耶穌孝女會修院和學校分佈在西班牙國圖表

剛第達姆母一生大事的年表

耶穌孝女會在剛第達姆母去世後的大事年表

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

銅版之目錄

耶穌孝女會會祖耶穌瑪利亞剛第達

聖依納爵祭台

薩拉孟加之鳥瞰圖(本會初學院)

耶穌孝女會第一個修院

剛第達姆母初穿會衣

目錄

目錄

四

薩拉孟加之女學校

多祿撒女學校

塞哥維亞之鳥瞰(女學校)

班國公主包爾本依撒伯爾

薩拉孟加孝女會初學院內小聖堂總祭台(剛第達姆母坟墓即在此祭台後面)

多祿撒女學校內之聖堂

南格祿會長參觀多祿撒學校

貝隆利松戴女子師範學校

巴爾米拉女子師範學校

蘭奧保第拉女子師範校舍

蘭奧保第拉女子師範教員

蘭奧保第拉女子師範于一九三四年畢業生

蘭奧保第拉女子師範學校內之聖堂

貝隆利松戴之女學生

貝隆利松戴之女學生慶祝聖母

由班國初來安慶之六位姆母及總姆母

安慶聖母院女修道生

由班國初到阿根廷之八位姆母

由班國到菲律賓羣島之六位姆母和主教及祕書

安慶孝女會第一次由梅主教付兩個修女會衣

由班國第二次來安慶之二位姆母和第一次六位姆母及兩個初學

安慶第一次三個修女進孝女會初學

耶穌孝女會修院和學校分佈在世界各國圖表

耶穌孝女會修院和學校分佈在西班牙國圖表

目
錄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傳略

第一章 幼年的紀念

天主上智的安排，真是如何的奇妙！天主往往揀選那照世俗人的眼光看來是所謂不足道的人，爲承行主旨，以愈顯主榮；請看這一本書，就是一個證據。爲創立一種利用教育方法，而傳教救人的女修會，在短促的時期內，得以發展，傳播，而取信于世人，像耶穌孝女會即是：天主不揀選那由大學出身的博士，或教授，也不揀選那榮顯世家中的名媛或貴婦；祇是一個生長于西班牙北方的誠樸女子，她的性情是謹慎而謙恭的，但因聖寵的感動和光照，竟公然對於列位主教和神父，可有神師資格；又能每用相當禮貌，晉接皇室與貴族；她漸漸地成功了一個忠勇而大量的靈魂，每每大聲疾呼從前十字軍進軍時所高唱的口號：「這是天主要的！」勇往直前進行，吾主籌劃的路！現在略述，她的行實。

話說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領洗聖名若翰納若瑟法，生在西班牙國安陶亞英地方，鄉景很好，清雅秀美。她的家庭是一個平凡的人家。父名若望彌厄爾，母名耶穌瑪利亞，俱是本鄉人士；夫婦二人，是很熱心的和樸實的教友。上主賞賜了他們八個女兒，若翰納若瑟法，是他們的長女。她第八個妹妹，名安海拉，至今健在！她現時在西班牙國耶穌孝女會總院內，計自入會迄今，已有五十年了。若翰納底雙親，雖不是富豪，但她們用忠厚的性情，和節儉的德行，養活和教育他們的許多女兒，很是妥善。若翰納誕生的當日，即領聖洗，這種恩典是她畢生無罪的基礎，在這書中，後特述及。那一年是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正

是五月卅一日聖母諸寵中保瞻禮，她誕生了。家人沒法使小若翰納飲母乳；因為她不肯張口呢！所以她的祖母以牛乳雞蛋養活她，以致撫養到了七歲。當她在四歲時，有兩件很好的事情，敘述如次：一日，她到父母家去，中路遇一隻牛，用牠的角，觸起了小若翰納，後又下墜到地面；她的舌頭裂開了，身體也受了重傷，醫生便說：「日後，這小孩定成啞吧或口吃！」可是事實倒不如此！後來天主賞賜她，能唱優美的聖母歌。又有一次，她隨她的祖父望彌撒去，有一素來認識的人要吃煙，但無火柴，爲此要小若翰納給他點火，小若翰納聽天主命迎合人意，習慣成性，所以便謙遜地，立刻點火，給了那人，她見祖父不等候她，便自己去了，小若翰納便急忙追奔跑去，偶落有一火星，在她的衣襟上，當她快跑時，衣服燃着了；忽然渾身都着了火，衆人見她，且奔且呼，他人未嘗前去施救，而她身上的火已全滅了！若翰納的姑父母，住在她祖母家，一日清早，姑父自田中回來遇見她，便驚訝地問她：「你到什麼地方去呢。」她平平安安的說道：「我上山去拜聖母！」她的姑父攬着她的手，說道：「跟我去，我要送你到那裏去！」一家人並不解如此清早，衆人尙睡着，門又是鎖着，她如何能出來的？如此有了好幾次呢！有時家人俱出外，留她一人在家，她的母親鎖門，使她不能出去；小若翰納欲到聖堂去；遂求聖母開門，頃刻無人開門，而門自開，她便往聖堂拜見她所愛看的吾主耶穌！有一天，小若翰納同一僕人，送飯給在田中的僕人，及到了田中，她就採了花，做成了兩個花球。他們問她：「作什麼用呢？」她回答道：「我等候耶穌瑪利亞來，拿花球敬奉獻給他們。」日後，她自己筆記了，在一小本子裏面，寫道：「她在四歲時，就很愛聖母。在七歲時，她父母搬家到多祿撒地方，她隨父母去了！」

第二章 在多祿撒（一八五七到一八六二年）

若翰納到了多祿撒，每日下午，同年齡相仿的七八個女小孩兒，到聖堂去唱「申爾福……」；在進堂前，不欲她的同伴帶玩意兒進堂，故收拾衆人的玩物，放置在一洞內，待出堂後，還給他們。待姆母死後，這些女孩兒中，有一個說：「當姆母幼年時，嘗同我們作一個創立修會的玩兒。」還有一事，可以證明她有立會的聖召，就是每回到堂去，在聖依納爵像前，抬着頭仰望聖人手中拿着的一本書，便道：「我的聖人，我欲做這書中所寫的！」（這本書是耶穌會會規。日後，若翰納略改之而作為耶穌孝女會會規。）自幼爲愛慕聖母，每瞻禮七守大齋，及別種克苦的事。所以有一次瞻禮七，她很憂悶，魔鬼誘感她，嘗一種甜物，她怕中魔鬼的計。有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小時，很愛食雞蛋。」一日，她的祖母爲她做一雞蛋點心，當早飯。若翰納一想，今日是瞻禮七，爲愛聖母的緣故，不食。待有一個窮人來，就送給他。但是那窮人未來，等了一刻，她取了一點嘗嘗，又待一刻，她又取了一點吃了。稍後，那窮人來了，若翰納就不上魔鬼的當了，她謙遜地說：「你們看我怎樣愛慕耶穌聖母的呢！」還未初領聖體時，常常在一位很有聖德的神父名瑪爾定的，行告解聖事。這位熱心神父，是她在多祿撒時的神師神父。這位神父知道若翰納不是一個平常女子，亦看透她的靈魂，立時認得她，在幼稚時代，就熱愛聖體，雖然到十歲時，尙未初領聖體，一旦初領聖體，便屢次領聖體。她的妹妹說：「姆母未滿十一歲，每日清晨望彌撒，在主日與大瞻禮日，必望彌撒三台，望二台早彌撒後，回家用早飯。飯後，又進聖堂，與大禮彌撒。後又行聖時一小時，後來自十二歲得到一個每日領聖體的特恩」。因爲當時教友，並沒有每日領聖體的福份；但因若翰納的神師神父，見她一不領聖體，便如同未嘗飲食的饑渴的人，有了筋疲力盡的狀態，爲此特地恩准了她每日領聖體，所以她常常是潔淨無罪。平常女子約在十五六歲時，每每醉心於世俗繁華，而若翰納不是這般；她常一心仰慕天上的事。她的神師神父說：「她幼年時，每每爲他人講論神聖的事。神父責備她說道：『你

不要如此，爲人講論，這很深奧的道理，很有危險的！這是你的驕傲！」而若翰納謙遜地，默然不說什麼了。」若翰納喜愛花草，認識她的都知道，所以在多祿撒，有一人家，因有事出門，又怕花園無人照管，花草將蕪，遂請若翰納代管。一日，若翰納正在花園中，忽然來了一個很大的蝦蟆，噴淫沫在她臉上，頃刻間，臉大腫了，且甚疼痛。又轉瞬間，來了一位老人，撫摸她的臉，並攔她的手，說道：「往那地方去洗！」說畢，不見了。推想這老人，是大聖若瑟。有一次小若翰納，抱她的小妹妹，（即安海拉姆母）在不知不覺中，將她的頭撞在門上，那時，小妹妹宛如要死去一般。若翰納置她在牀上，用冷水噴她的頭，忽然，她的小妹妹完全痊愈了。若翰納在十六歲時，熱心端正誠實，賽似一位天神！衆人都很是欽佩的。同時亦有一人很愛她，向她的父母親，要求以若翰納許婚，父母很願允許；因爲那人也是一個很熱心且很顯貴的；然而若翰納的意思，並不願意，因爲她很願意修道，要離開世俗，久已同神師神父訴說了；神父爲試探她，說許多阻當的話。她的父母親拿有人求若翰納成婚事，告訴她的神師神父，而神父極力幫助若翰納，爲她覓得一妥善的暫避的地方，即令她往一個很熱心的教友家住去。

第二章 在布爾各斯（一八六二到一八六八年）

若翰納在布爾各斯有六年了；她的雙親很有依依不捨的情緒，但是已經離開家鄉去了！她在那很熱心忠誠的教友人家，管理事務；家主母款待她殷厚，如待自己妹妹一般。這家有子女數人，長女很愛若翰納，她倆宛如一對姊妹。那位小姐寫若翰納的行實，說道：「她從到我家來時，我們即看出她是很熱心謙遜，並且是高尙的淑女，對於聽命一件事，是她優異的德行。若翰納常和顏悅色，他人看不出她有什麼不稱心，或不悅樂的狀貌！她的天真爛漫，一如嬰孩，但她的良知，很是精細，何爲真善，何爲真惡，亦很

精明底，自己保衛天真；他人不論如何，加以種種陷害，始終都是以德報怨，爲此衆人莫不尊重！我又記得有一天，我的家僕，一面舉手向若翰納臉拍去，一面向她調戲說道：『噯！你好呀！』但那僕人還沒有拍到她的臉上，而若翰納反舉手擊他的臉；頃刻，那僕鼻中流血不止！從此，可見她的貞潔如何，自衛如何了。整夜默想，自夜中十二點鐘起，便不用電燈，以免多耗費，輒自買蠟燭。除購買蠟燭外，所剩餘的銀錢，均救濟貧人用。無人看見時，每每自打苦鞭，自戴苦冠，但至疲乏之極，不得不稍睡片刻，然而終不安息于牀，往往臥于地上。至于飲食，非常克苦，輒飲極苦的蘆薈汁，再在封齋和聖主日內，每日只食一小麵包而已。我家妹妹及婢僕們，常常試探她，難爲她，而她終不見氣，祇見忍耐；因此她立了許多功勞。有一天，小孩兒們，爲試探她的德行如何，特意捉一小貓置在灰中，後又侵在水裏，然後捉貓走在若翰納所晒在晒台的潔白衣服上面，那忍耐謙遜的若翰納並不因此生氣，就把衣服下水再洗。她時常給窮人飯吃，但她所給的飯，每每從少數變成多數。一日，若翰納拿生食物放在一鍋中，爲預備給貧人；廚司不悅，就把那食物擱在一個未燒火的鍋中，待打了飯鈴，若翰納亦不知那廚司所做的事，便從從容容取出飯來。真是奇異，那未煮的飯，已經熟了！她謙遜底亦未責備那廚司，待窮人到門，若翰納便把飯分施給他們了，她因爲好善樂施，所以那些窮苦人們，日增一日，到我家來。一日，我們，因貧民到門前的過多，故有不悅，且說貧民不該來此。若翰納說：『貧民既不能來，爲此，我同他們一同去罷！』我們因不忍離開若翰納，故任憑貧民照常來。當時，此地，會有許多日子不下雨了，她在告解時，神師神父向她說道：『若翰納你該求天主賞賜好雨；因農夫們很是可憐！』若翰納說：『神父！天主一定不下雨！』神父便說：『爲聽命的緣故，你說，爲什麼天主不賞賜雨？』她謙遜底答道：『我所有的金錢，一概施散窮人，目下連皮鞋，也無錢購買，所以天主要直到我幾時沒有得新皮鞋，就到幾時不會下雨。』神父爲要證明她所

說的話如何，便給送了她一雙新皮鞋；她便穿着。一日，同我們外出，她對我說：「小姐！你必需帶雨傘出門。」我便答道：「天氣如此晴朗，為何叫我帶雨傘呢？」若翰納說：「立刻要下雨了！」果如她所說的，就下了雨。這事是我們親見。」若翰納在一位耶穌會神父前，行告解，因她很愛聖依納爵；所以她要聖依納爵的徒弟教導自己。在這家有一個和若翰納同鄉的女子，品行很不好，但若翰納一有暇時，就替她講解道理，求聖母，勸勉她；不久，那女子變成很熱心的和很好的女子，以後還進會修道了。她的父母十分感激若翰納！當時有一著作家，行爲很是惡劣，但因時常看見若翰納的善表，後亦感化了。若翰納的妹妹，素不甚熱心，一日來會望她姊，回家時說：「姊姊拿所有銀錢全施散給貧民，所以受衆人重看。」別人看見她，自探望她姊姊以後的行爲大改，比前改善。若翰納的妹妹，未嘗到布爾各斯的時候是個不很熱心的教友，但從布爾各斯回去以後，她的熱心，百倍于前。她的頭髮也剪了，因為他在布爾各斯時，向姊說了，她要修道。若翰納見妹，很心愛她頭髮，所以對她說：「你若真要修道，剪去你的頭髮。」她的妹妹果按姊姊的話實行了。當時若翰納的父母，也時往布爾各斯去看她們的女兒；她的母親，勸她回家，那家人不捨得，她因此沒有答應她的母親的強勸。

第四章 在瓦拉多利

若翰納的神師神父

當時西班牙國很不平靜，所以那教友家搬到瓦拉多利；若翰納亦隨去了。耶穌會的神父們有往法國的，有各回鄉的；愛朗神父是瓦拉多利的人，所以也回到這地方。這位神父，就是日後引導若翰納創立耶穌孝女會的。從此可證，天主用患難引導被揀選的人。至于這位神父，是如何的出身；按照耶穌會有的修士講，他是瓦拉多利很富足人家的子弟。如今愛朗神父家族皆已逝世，僅有一個姪女在世。愛朗神父未修道

以前，曾在瓦拉多利研究法政，隨父經商；因為他的父親是當時一個很大的商家。父親死後，便得進耶穌會的聖召。但是他的母親還在世，又恐她不允自己修道，遂不告而往法國耶穌會初學院初學。他的性情是不喜歡多說話的；而他教訓人，引導人很妥善的；並且很謙遜克己底仰合天主聖意，承行天主聖意。他不喜歡讚美人，對於修德行，不管別人說長道短，他是勇敢誠實的。誠然是天主的人！行事終以依靠天主，不從世人俗見。這位神父，亦做聖伯爾納多女修道院的神師以後。他介紹若翰納認識那修會的修女，當時若翰納年約二十三歲時，常往那修院去拜望修女們。其中有一位修女，很誠懇地，確切地向我（著書者）述說剛第達姆母，怎樣認識愛朗神父的。她說「若翰納一連八天，到一座聖堂，望彌撒。一日，她切願行告解，但又不認識那堂口的神父，所以在彌撒時，自己思想：『我要等待這位神父（愛朗神父）做完彌撒後，在他跟前告解。』那位神父，在彌撒中，舉揚聖體，聖血的中間，聞有不知從何處而發的聲音，說道：『這個人是我所揀選，為創立一修會的！』彌撒後，若翰納行告解，那神父問她，有沒有聖召？她謙遜底答道：『有是有；但我係無才學的人。』」（我（著書者）想：當時神父，正想立一個利用教育法而助益人靈的修會。那時雖然已有如此的修會，但很罕見！在一位耶穌會神父所寫的剛第達姆母的傳上，記載：『若翰納若瑟法把她靈魂的光景告訴了愛朗神父，他即知道她的靈魂，不是平常的靈魂，並且知道天主定欲使這女子辦天主的事。神父求主，賞賜他們懂得清楚天主的聖意如何？所以神父和若翰納一同祈禱。天主不棄絕謙遜人的祈禱；故立刻默啓他們。當時神父將要以天主所默啓的意思告訴若翰納；那裏知道若翰納不待神父開口，她便謙遜底對神父講說：天主所默啓的話。她所說的，正符神父受天主所默啓的話，就是當創立一個女修會，取名耶穌孝女會；這會的終向，是用教育方法而救人靈魂。這日正是一八六九年四月二日聖瞻禮六。』又載說：『那時，若翰納取名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即天主屢次默啓了神父，和若翰納，該取這

個名字。她自己說：「四月二號，在一座聖堂內，聖母祭台前，有個聲音說得很清楚，說：『你該取名耶穌瑪利亞剛第達。』班文剛第達的意義，是解釋天真的，潔白的，她一聽這名字便說：『我願名耶穌瑪利亞，但不要名剛第達。』還聞那聲音說：『可愛的女兒！我要你取名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她不願取名剛第達的緣故，因為當她幼年時，在她本鄉有一個酒漢名叫剛第陶。因若翰納自己是潔淨無過的，她想有這名字的人都不好；為此不願意叫這名字。一次，在一聖堂內，聖母發顯了，親自告訴了她孝女會修女當穿的服裝。一日，愛朗神父的姪女，同剛第達姆母到那聖堂，問姆母說：『可愛的姆母！日前聖母在什麼地方發顯給你看的呢？』剛第達姆母，即拍拍她的肩，且指那聖家像的祭台說：『你看！在那裏啊！你要成功一個好女子！後來我們都到天堂。』一位耶穌會的修士說：『愛朗神父，很試探他的神女，看她德業造就如何？他看剛第達聽命，完全按聖依納爵對耶穌會修士所寫的講論聽命的一封信一樣：所以神父不疑惑剛第達有創立一個修會的聖召。』後來有人屢次問剛第達姆母說：『是你，還是愛朗神父，創立這修會的呢？』姆母說：『不是神父獨自；亦不獨是我；是兩人同創立的！』

第五章 創立和創辦人（一八六九至一八七十年）

——靠人們的力量為創立一個修會，是萬不可能的！至論剛第達姆母是一個謙遜誠實的女子，並且她所有財產，均已施散，一無剩餘！由此看來，她要創辦大事，勢必不可！但愛朗神父和剛第達姆母，顯有很深謙遜及很大的依賴天主的心，如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第一書第一章二十七節說：『天主偏揀選世間愚笨，為羞辱那明智的；揀選世間軟弱的，為羞辱那剛強的！』茲有一事，可明證剛第達的謙遜。當她在瓦拉多利那教友家時，有一天，那家的孩子，收藏了一間很要緊的房間的鑰匙後，反說若翰納遺失，即日，愛朗

神父，到那家去，那家人似乎譏諷底向他說：「神父！請看！你的神女！」愛朗神父得到天主聖神聖寵的光照，知道這事，並非若翰納的過錯；但要看她如何聽命，遂命若翰納取來一不合式的鑰匙，並命她去開那門。她便謙遜底唯命是從！果然，門就開了。那家主母說：「這無足奇，用這不合式的鑰匙，得開這門；足見這門並沒鎖好。」愛朗神父聽了，又命若翰納再三鎖了又開，開了又鎖，她便從容從事，一無所難！衆人看見，莫不驚訝！若翰納極口稱讚愛朗神父的聖德；同時神父也極讚美若翰納的德行。當時愛朗神父，因國家不安寧，故不在本鄉傳教，前已說過，茲不多贅。若翰納每日到愛朗神父家去。當時神父的兄，有一個領洗的代子，是一個博學士，看見若翰納說：「這是個樸實而平常的女子，如何能創立一個修會？」神父對他說：「如今你說這話，日後你會看見她是如何人物！」後來，那位先生，當本地的土地登記員，極口稱揚剛第達姆母說：「我很感謝天主！使這平常而誠實的女子，創立這個修會；並且目前她的修會，如此發達！她自己也成了個很有作爲的人；前後真如同兩人了！」若翰納德業的進步，日增月新。那時，神父每日用兩小時講道理，引導她；並且教她學拉丁文，爲能念聖母日課。雖然如此，若翰納並不因此而善盡她對於那教友家的本分；故每減去睡的時間，爲盡原來的職務，和預備學業。當時有更奇妙的事。（外國風俗，富貴人家，都鋪地毯，寒暑各異。）一日，那家小姐說：「明日，我們要將冬天的地毯捲起來，改鋪夏天的蓆子；但這地毯，都是用釘子釘着，如何設法取去呢？」若翰納說：「依靠天主的相幫，我們將取了起來！」到了夜間，家人都安息了；若翰納毫無聲響，一人取去所鋪的地毯，而獨自上樓另取夏天的蓆子鋪上了。閤家的人，無一醒覺！待至明晨，他們起身，見地上所鋪的，已換了夏天的蓆子了。人家想這是天神相幫她做的！如此的事，在那教友家，屢次有了。一日，若翰納正在收拾臥室，那位小姐，要若翰納陪同她去望彌撒。若翰納唯命是從，來不及整理完畢。一會兒，那家主母到那臥室內，看

見已整潔完好。衆人想這是若翰納聽命，故天主幫助她。當時還有一件更大的奇事，愛朗神父的姪女說：「我因屢聽母親說：『愛朗神父的外甥，年甫六歲而殤。若翰納知道他死了，便到那裏去；當時神父同若翰納陪那屍首。忽然神父懷疑那小孩兒臨終時，或有大罪。故遂向他說：『可愛的小孩兒，你犯了大罪麼？』』陡然，聖母發顯出來，攔那死了小孩兒的手。死了的小孩兒急起，且搖着食指，說道：『可愛的身父！我一個罪都沒有！』說完臥下，仍死如初。神父立刻出請他的一個當醫生的哥哥，願意請他用手術將那小孩的手指割下，爲尊敬如聖物；但他的哥哥不答應。後來神父寫信給他的妹妹說：『你可放心！因爲我看見了你的小孩兒在聖母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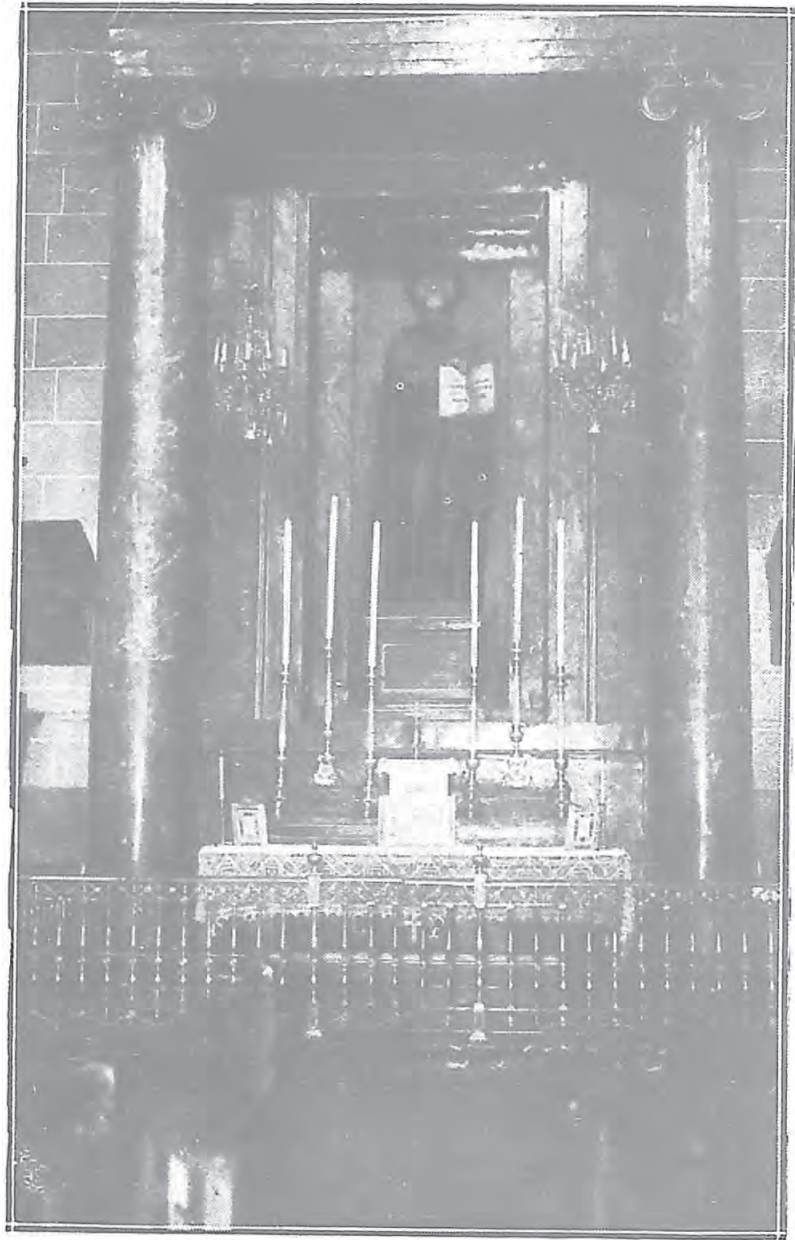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若翰納回父母家預備立會（一八七一年）

若翰納到了二十五歲，回父母家，爲向雙親請求，准她修道。原來西班牙國習俗，女子滿了二十五歲，可以自由任職，不必請求父母的允准；但爲若翰納的修道，更妥當的辦法，所以愛朗神父命她稟告父母親。最初，她的父母親不准。有一天，她的父親，極不許她修道，不知什麼緣故，神智昏迷了十分鐘，醒後說道：『天主要你做的，你去做罷！』她的母親，雖然許她修道，但勸若翰納不要往別處去進會，就在本地方的修道院修道。但她的父親說：『天主要她到那裏，我們不能阻擋她！』若翰納在父母家，等候幾天，每天痛哭！她妹妹說：『彼時，我年尚幼，然而很記得我的姊姊進會時，我母痛哭至極，家人都流淚！我的父母親因心痛不忍離去我姊，所以沒有勇氣，爲送若翰納姊姊上車站，其餘姊姊，送她去了！』脫離父母的阻擋，又有了一個難關臨頭，就是若翰納沒有同伴，爲幫助她成立一個修會，並且也沒有錢。到底，若翰納祇是一心依靠天主，並將所有的錢，都施散了窮人，祇望天主相幫！愛朗神父的姪女，對於此事

，說：『若翰納在立會前，有人送給她一百塊錢。她收後，便說了：「吁！我可愛的天主！我嘗許給你，我並不求錢財；但依靠你！爲什麼我如今收這錢呢？」說後，便將那一百塊錢，分施窮人了。』耶穌孝女會的會史上記載着說：『天主賞賜她看得很清楚！天主要她有極大依靠天主的心情；所以後來，天主賞了她許多錢財！』

在一八七一年六月，若翰納到聖女德肋撒誕生地，名亞爾伯多爾曼斯朝覲聖女遺骸；因爲若翰納很愛聖女。她的行程中，路過薩拉孟加，遇見一位很好的女子，名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就是日後剛第達姆母第一個同會修女。這女子出身是很好的，她的父母均已去世。她有四十一歲，住在她朋友家。她心中很憂悶，時常到聖堂內，求天主，並訴她的心事。一日，她在聖堂內，看見一個很忠厚謹慎的女子，不知什麼緣故，她很愛那女子，便走近她身旁，並低聲說：『請你把我的事，託付給聖母罷！』那女子說：『請你亦爲我照樣辦！』她倆雖彼此還不知姓名，然而倆心，彼此如一。那忠厚謹慎的女子，就是我們的若翰納。四個月以後，若翰納同了一位神父，又到薩拉孟加去，那時和那位女子才相識了。耶穌孝女會會史上記載說：『當時若翰納從瓦拉多利，請求薩拉孟加的主教若亞敬羅克亞利亞，不能在薩拉孟加建立耶穌孝女會的第一座修院？這位主教，很願教務發達，所以立即恩准，且命若翰納從速到那裏，爲開始那很神聖的工作。愛朗神父寫信給薩拉孟加的耶穌會會長，若翰保第斯大蓬罷陶，請他預備一個很好的房子，爲若翰納居住幾天。這房子是一很有德行的女教友雅各巴的。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若翰納同她神師神父至薩拉孟加，等候那位會長神父，和雅各巴。翌日，若翰納到薩拉孟加拜謁主教，請求主教降福她的意思和她的工作。若翰納和愛彌利亞第二次遇見時，那耶穌會的會長介紹他們倆，並且拿若翰納要創立修會的事，告訴愛彌利亞，又請他代若翰納找一座房子。愛彌利亞找到一座很高敞幽雅的房子，在正門上嵌有大聖

若瑟渾身像一尊，房價每年三百元，若翰納看見了很是喜歡！遂請愛彌利亞從速代為清理這房，使能早日遷入，而速行開始神聖的工作。讀者至此，必欲知那位主教和那位神父，這二位是如何的人物。為此，備述如下：在一八一六年，那位主教生于瑪特來撒，一八三十年穿了聖衣會的會衣後，攻讀于羅馬羅嘉地方，並做初學神師，又教授超性學；和在巴爾薩羅納教授倫理學。自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七年，作加納利羣的主教。在上述的兩地方時，瘟疫很熾，主教躬親照管病人。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四年，作薩拉孟加主教。這位主教有很大的救靈神火，而且對於仁愛的工作，很肯贊助。主教對於剛第達姆母立會事，極力稱善；因為當時西班牙國，有如耶穌孝女會之終向的修會不多！且主教是聖衣會的修士，見剛第達姆母的聖德，與聖衣會祖聖女德助撒很相仿，所以越加稱善！至于會長若翰保弟斯大蓬罷陶生于一八二五年，海羅納地方，一八五四年，在羅約拉進耶穌會。一八五九年晉鐸。他很幫助愛朗神父。愛朗神父離薩拉孟加後，他代愛朗神父，親自引導並幫助剛第達姆母，也幫助了五個修女，和剛第達姆母同時發起修道的。其中第一人，就是我們已知道的愛彌利亞，第二人，名若翰納各滿，是薩拉孟加人，年方十六，父已逝世，她的母親送她到姑母處；她姑母是一位烏蘇拉修會的修女，若翰納各滿在那地方見她姑母的善表，和她自己素來很熱心尊敬聖類思公撒格，所以得了修道的聖召。若翰保弟斯大神父和她姑母，均熱力幫助她；所以她求剛第達姆母，同時修道。其餘三人，一名貝德拉貝爾未愛赫；一名斐伯利亞納未阿愛拉；一名日多達愛斐亞。現在一一，加以介紹：（一）貝德拉是瓦拉多利人，年二十三，畢業于大學，同她的妹妹，任教員職于某校。她屢次辦神工，領聖體，但終不知她的終身大事，待在愛朗神父前告解，神父引導他，遂有進會的志願，所以致書于剛第達姆母；那時，姆母受到天主默啓，知這女子性情不甚良善，但因當時為辦會中大事，需要有才學的人，姆母見她嘗畢業于大學，一面應着愛朗神父的命，故勉強許她同姆母一同進



聖依納爵祭台



（院學初會本） 卅 噉 鳥 之 加 孟 拉 薩

修會。二)斐伯利亞納未阿愛拉，也是瓦拉多利人。她嘗進了聖依撒伯爾會，但因她奇怪的性情，故出了會，她到愛朗神父跟前，請幫助，當時神父極力設法幫助，剛第達姆母故准她；但以後神父極後悔這事。(三)日多達愛斐亞，是薩莫拉人，她少年時，在家相助她母親治理家政，入學年月不多，故不算是博學，長大後，在她的本堂內，一位神父前行告解，同時愛朗神父，亦在那堂任職。爲此有時她也到愛朗神父處行告解。神父見她是很有謙遜的人，是以很喜歡教導她。她是耶穌孝女會中，第一個輔理修女；她畢生有謙遜溫良著名的德行。

第七章 創立修會 (一八七一年)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六日，愛朗神父，剛第達姆母，同貝德拉，斐伯利亞納未阿愛拉，日多達愛斐亞五人，自瓦拉多利搭車到薩拉孟加，路過撒莫拉，便在那地方投宿。翌晨，他們在加辣修院內，望彌撒，領聖體，早餐後，離撒莫拉到薩拉孟加在那裏等候幾位大人，爲參觀所租就的屋子。愛朗神父說：「剛第達姆母，一進那座屋子，見牠幽靜，且屬神貧，便很快樂的，如聖女瑪大肋納巴斐斯，且抱且吻那房子底牆。又向她的同會修女說：『你們當如何甘守神貧，且當快樂的，作光榮天主的事！』我也很動心的說：『如今我們建築一座很雄壯底房子；這屋子不是人的，乃是天主的。』並向衆人說：『你們看這四位女子，她們如何熱心且有極大的依靠天主的心；爲此她們堪當他們的修會名耶穌孝女會。目下她們因受了天主的光照，及無原罪聖母的保護，到此地來，爲開設幼稚園，和高等學校，栽培青年；雖然她們非極富足的，畢竟很依靠全能的天主，她們實在是天主的勇兵，天主也很照顧她們；因爲她們所辦的，乃天主的事。』天主欲薩拉孟加爲耶穌孝女會的根據地；所以垂顧而賞賜她們的修會，一天更發達一天。又數年後，

日多達姐姐說：「我尙記得，當我們進薩拉孟加的房子時，那晚上，聞有一很奇怪的聲音，恐怕是魔鬼作亂！」在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時，爲一班熱心人士，有莫可名言的喜樂；何況那五位女子，因爲她們擇定這一天爲立會的慶日！這天早農，若翰納各滿尙未到，所以早餐後，一人陪同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到那烏蘇拉修會，去領她。那時剛第達姆母和貝德拉貝爾未愛嚇到若亞敬主教前去，求主教降福她們。主教就允准了，降福她們。那一天，近午時愛朗神父帶了一個僕人送若翰保弟斯大蓬罷陶會長神父的禮物，到孝女會，並向姆母說：「請你預備一間很大的房間，在那裏佈置一個祭台似的桌子，爲放你們的聖衣。」說完，離去。下午又來，囑剛第達姆母等，行片刻的默想神工。當時愛朗神父，付聖衣給她們每人，並說：「吾主耶穌對宗徒們說的：『不是你們揀選我；實係我揀選你們！』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洪恩；就是盡你們一生的忠忱，也報答不盡這個恩愛；所以你們該謙遜且慎重底愛這聖衣。你們所以被選，不爲別的，是爲依靠聖母的保護，而創立一個耶穌孝女會。你們不需作別的，但該當效法在加爾瓦略山上的耶穌，不如在大博爾山上的耶穌，所以我們穿上這個聖衣，該當有了這個意思。後來你們一定將遇許多仇敵；你們想要走的路定有許多荆棘。雖然你們不是有本事的女子，並且會友又少，爲辦這個大事，勢必很難堪的；但是你們是天主所揀選的，所以天主必定要垂顧你們，爲得奏凱旋，不在乎人數的多寡，實在乎善于壓服自己的本性，並且給合天主。你們要常念不忘今日的思想，今日所有快樂！果能如此，則耶穌孝女會必將成功一個和平而有合作精神的修會。聖母瑪利亞必定要作你們的指南鍼！」神父說畢，即將雪白的上有藍色線做成的耶穌聖名的聖衣，（當時班國不寧靜，故姆母等不便穿當今耶穌孝女會修女的服裝，于是姆母及其同伴修女等暫時穿如此聖衣于內；以後國家平寧後她們便更耶穌孝女之服裝，）交付給每一個人；這白藍兩色，是表明無原罪聖母的潔德；因爲無玷聖母爲耶穌孝女會的母親和保護者！那時，愛朗神父，自然底說：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爲這修會的院長姆母，也爲你們的母親；這個修會，現在雖是小的，將來一定要很發達，且滿佈在世界各國。」這日，他們很歡躍底過這慶日。剛第達姆母自此肩負上一重大十字架了！

第八章 初試時期（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年）

剛第達姆母，和其餘五人，雖然已開始度修女的生活；但尙未實行這修會的宗旨。創立這修會的目的，無非是助人救靈；其需用的方法，即開設學校來教育青年；但是這六位修女中，除貝德拉貝爾未愛嚇外，其餘都不很博學的，她們須先成己，而後成人，是以貝德拉貝爾未愛嚇每日教授她們的課。剛第達姆母頗願其神女兼預備身靈兩方面，故請愛朗神父教導她們。那時神父和剛第達姆母，共同教授其他的人。愛朗神父時常到孝女會去，極力指導剛第達姆母。他們審定了修會每日操工時間表：早晨五時起身，隨後整理臥室；五時半，行默想神工一小時，遂念聖母日課經；（初在耶穌會聖堂；如此，直至翌年五月三號，她們自己的小聖堂內，始行開堂彌撒。）彌撒後早餐；八時半上課；十一時手工；十一時三刻省察；念聖人列品禱文，聖母日課。十二時半午餐；後休息至二時，手工；五時，讀書；六時三刻，聽聖書，念玫瑰經，念聖母日課；八時晚餐；後休息至九時半，省察，聽默想題，拜聖體；總計一日以內，有七次拜聖體；第一次，在彌撒後；第二次，在早飯後；第三次，在十一時後；第四次，在午餐後；第五次，在下午五時，第六次，在晚飯後；和第七次，在省察後。會食時，聽聖書；除了休息外，皆守默靜。愛朗神父，每日上午或下午，到耶穌孝女會修院講解規矩。且同剛第達姆母寫會規，摹仿耶穌會會規。姆母得了天主的默啓，故爲了耶穌孝女會的需要而略改訂；但是大關節目，莫不應仿盡仿。他們倆個，不但用心謹慎臨摹耶穌會的規矩，爲耶穌孝女會的會規，並且他們熱切祈禱，嚴行克苦，求天主光照他們，俾能寫盡善盡美。

的會規。那時，剛第達姆母開始「神靈超拔」(即「出神」意。)我們由日多達愛斐亞誠實底說的話，便知道了；「耶穌孝女會始創的第一年，我們屢次見剛第達姆母神靈超拔。初不知什麼緣故，以為她有病了；迨愛朗神父來時，我們便問他；說道：「姆母有沒有病？」神父說：「她不是有病；幾時你們見她如此，你們不要理會她。」在那年耶穌聖誕夜，我們六人聚在一處，為朝拜小耶穌，當時剛第達姆母，雙手恭抱小耶穌，忽然神魂超拔，我們圍坐在姆母旁，仰面注望她，也不知做什麼。當時聞有奇聲擾擾攘攘。翌晨，耶穌會會長神父來，我們即把前夜剛第達姆母所有情況，報告神父。他便命人到別的修女院，去請一嬰孩耶穌，為給我們五人。本來所有的小耶穌，便給剛第達姆母一人。翌年，姆母時常神遊，我每次見她，必說：「姆母！要睡！」在聖母月開始的前一天，我們聞得一很大的聲音，房屋立時震動，待愛朗神父來時，我們將這奇事告訴他。神父說：「你們別怕！這一定是魔鬼！因為本月三日在你們小聖堂內，將有開堂彌撒。」一日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到會客室，看見愛朗神父，與剛第達姆母兩人都神靈超拔了。他便急忙退出。那時剛第達姆母，不論在什麼地方，時常有這情況。有許多回姆母跪在祈禱或坐在念經時，也有出神之事，我們四五個人竭力的要扶起她來，亦不得扶起她！」耶穌用這外面的樣子，指示一輩將終身做剛第達姆母的徒弟們的，知道耶穌孝女會不是依剛第達姆母的力量所創立的，也非愛朗神父用極大明智而做的，實在乃由於天主聖神的工程。那時，尚有別的證據，可見天主如何幫助了她們。她們本是沒有錢的；但是創辦那大事的款項，得到那素來不認識的人的幫助。一八七二年五月三日，教皇庇護第九恩准立這修會，薩拉孟加的主教，也降福了她們；所以愛朗神父在耶穌孝女會小聖堂內，舉行開堂彌撒。從此耶穌的聖體，時常同那六位修女在一處，如此她們過了一個聖善的聖母月。那時，還有別的女子進會，有名貝德拉撒罷大公戴，瓦拉多利人年二十；有名若翰納涅戴奇，多祿撒人，時年二十。以上兩人，在一八七二年二

月十日進會的。二月二十六日，又有瓦拉多利人，名依撒伯爾安東，年二十六。以後這位修女，在會內任極大的職任。四月二十四日，有加弗來斯人，名文思拉大愛爾南特富入會。五月十一日，又有加弗來斯人，名則濟利亞愛爾南特富；十二日，又有薩拉孟加人，愛來納厄拉西亞，時年十六進會。于是共有十二人。在聖母月的開始，她們是熱心非常；所以聖母月月終時，她們有一件極歡喜的事；就是，五月卅一日，剛第達姆母等發起的六人，穿那聖母吩咐了耶穌瑪利亞剛第達的耶穌孝女會的會衣。愛朗神父領她們避靜，至此，都是一很好的時間，毫無難處；但天主主要試探她們，所以從此安排了她們一個十字架，就是神父要離開她們，姆母，便沒有人相幫了。

第九章 愛朗神父離開薩拉蒙加耶穌孝女會在患難中的發達

一八七二年八月，加斯底利亞省的省長神父，名裴利斯宏法來公布利陶去世。那年一月，他在薩拉孟加見愛朗神父，與剛第達姆母所創辦的事業，也極口稱許。省長神父逝世後，接任的名若望乃博莫善諾羅博，這位神父調愛朗神父到別處。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愛朗神父離開的情景：「有一天，剛第達姆母正在寫會規，忽然愛朗神父來了。姆母見神父有憂愁的容貌，但未待神父開口，她因受到天主的默啓，便取一紙，寫字若干，書畢，授給神父。神父見了，驚訝不止；因為姆母所寫的，即神父離去等語。當授紙于神父時，剛第達姆母向他說：「你今日不得走，我很依靠聖母，欲你付那初試貝德拉撒罷大配戴等六人，穿聖衣，後來走。」神父應道：「此事是萬不能的；因為一位修士，已到火車站去買票了，爲預備今天下午走。」剛第達姆母說：「啊！修士這次是徒勞無益的；今日你一定走不脫，因爲車票已經售罄了！」本來神父離開此地，爲剛第達姆母是很難的事，但是終不出抱怨的話！那一天，愛朗神父果不能去，暫且等待，

姆母果然得到一極大的安慰；愛朗神父付了那六個初試的聖衣，然後離去。」耶穌孝女會史又記載說：「那六個初試，在穿聖衣前，做八日避靜的神工。愛朗神父在講道理時，很懇切底說：『你們該當拿至誠懇的心意感謝天主，因為賞賜了你們聖召；也該虔心尊敬剛第達姆母，並當全守會規云云。』貝德拉撒罷大公戴等，本不知神父離開薩拉孟加，但她們聽了如此誠懇底囑咐她們，且見她的面有愁色，即知必有一種緣故。八月廿七日，她們的小聖堂內，裝飾得非常美觀，宛如過一個大瞻禮。開始行六個初試領聖衣禮，禮畢，舉行大禮彌撒，完畢，衆人到一廳，與神父話別。雖然，神父很是依依不捨，姆母亦很是難過；但是他們都應長上的命，欣然底離別了。神父臨行時說：『你們當十分用心守規矩，多念崇修引。你們的心，當翕合長上的意思。』」神父離去後，雖尙在世二十二年，但終不得一次再到薩拉孟加來。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雖然，愛朗神父走了，耶穌孝女會還有神父引導，和管理她們；那位神父，就是薩拉孟加的會長，若翰保弟斯大蓬罷陶，剛第達姆母揀選這位神父，開導她們的靈魂，爲幫助她們的修會一總要緊的事。別位神父到孝女會來講道理聽神工的也就多了。修道院的團體，着手創辦學校，爲實行耶穌孝女會助人救靈和栽培青年的宗旨。當時有別的女子，要求進修會。就是一個博學的英大來西亞利乃斯。她是愛朗神父的姪女，年三十三歲，在一八七二年九月進會的。另有二人；一名意仁亞黑爾，乃是很有德行的女子，也是在同會中逝世最早的一個；一名安多尼亞羅勃來斯，是一很有聰明才幹的女子，兼有極大救靈神火，後來在會中居很大地位。英大來西亞等三人，在十二月十五日穿聖衣。那時剛第達姆母到主教前，請求恩准創辦學校。主教因爲極願興學教育青年，便一口允諾了；但問她所住的房屋，够不够創辦學校用，剛第達姆母告訴了房屋不大；主教命她找一寬大的房屋，候有寬大房屋後；始行着手興學。剛第達姆母聽主教的命，速急尋覓房子。恰好有一位侯爵夫人，是若翰保弟斯大蓬罷陶的神女。神父命她幫助剛第達姆母

；所以她代姆母找了一座很好的房子。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是耶穌孝女會的第一週年，並且耶穌孝女會修女特奉無原罪聖母爲本會主保，和衆修女們的仁慈母親；所以剛第達姆母們十二人，自十一月起，很誠懇底預備這極大的瞻禮。到了那慶日，她們的小聖堂，裝璜得好似天堂，置有許多蠟燭，和剛第達姆母親所作的紙花，和擺花盆的圓柱。那天剛第達姆母，很熱切底感謝聖母所賞賜她們的種種洪恩。並且她很願將聖母的愛情銘刻在她的神女們的心中。教訓她們，不論遇到什麼患難，必當因愛聖母而踴躍底接受所當負的十字架。那年，她們尙沒有聖母的渾身聖像，所以供一尊是一位耶穌會神父所畫的無原罪聖像在祭台中央，爲代聖母的渾身聖像。那天早晨在這小聖堂內，有幾台彌撒，下午講道理，和有聖體降福。

第十章 剛第達姆母在修院中的生活（一八七三年）

一八七三年，因西班牙時局不靖，剛第達姆母不能創辦學校。但姆母也很喜歡，爲她的神女們，能在德業學問上，更能多加以造就。並且等候有寬大的房子，爲校舍用。因此若翰保弟斯大蓬罷陶會長神父領姆母避靜。我們很是覺得慶幸的事，得到剛第達姆母在避靜時所記錄的小冊子，書名「一八七三年十一月避靜時所立的志願。」本冊內容，這般寫了：——

「天主從無中生造我，爲什麼造我呢？天主欲我恭敬他，事奉他；愛慕他在萬有之上！如此，救我的靈魂，至潔的聖母，天主的母親，也是我們的仁慈母親，雖然我是受造物中最卑賤的，可是請你賞賜我天主的聖寵，爲全守我所定的志願。因我若無聖寵，則不能作任何事情；我所有的，盡是罪過。因爲您是我們最親愛的母親，所以我極盼望你，「並請您」爲我轉求您的聖子耶穌，拿他的愛情聖寵和

降福賞賜我！如今我所受的洪恩，我當深深感謝您的聖子耶穌！我很憂悶的；就是恐怕辜恩負義；但是自今以後，總要略略圖報所受的恩惠於萬一了！」

「我不喜歡你，時常想沒有錢和修會不能發達，難道我在揀選你時，不知如此麼？我知道一切，我是揀選你的。你不要怕，我一定給你聖寵和才幹。你不要辜負我給你的聖召，別人一定能看出這修會，不是人能辦的，實是我照顧的；不論窮富，若有真實的聖召，而來求進修會的，你不要怕，祇管收容她們，祇要你有信望愛三德，因為我的仁慈，超出世上的金錢財寶萬萬倍呢！雖然，有時我默啓你做一件事，你看似乎很難的；你不要不做，祇管遵行，但是在未行將行的時候，先該請許代我權柄的神長們。你不要靠託人的力量幫助，人或為你作一件有益于你的事，你當報答他們；但是不可完全依賴；因為這事，不是他們做的，實因為我助佑而成功的！你當常行祈禱，這樣，你的心不離開我的心；你在祈禱時，當發純粹的愛情，和全心依賴我的心情。你該將你的靈魂三司，神遊天上，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和做什麼工作，不論和誰談話等等，當時時刻刻底祈禱，終不間斷；因為我常常賞賜你恩惠，不問是什麼恩惠，我都給你，這恩惠是為你愈顯主榮，和你成聖人的，我要你的祈求是恆心的，你的聖召是堅固的，你已起頭在這立會的道路上走了；本來有許多艱難。但有不少人在這路上開步走了以後，慢慢底；往後退，冷淡了，掃興了！這是因為他們祈求我賞賜恩惠，按照他們的私意；我不但按他們的私意，還看為他們靈魂有益的，賞賜給他們，為此，他們遠離我，不跟隨我；你不該同這班人一樣！你要遠離世上的「慕榮趨勢」和世俗的一切虛假；因為那些能戕賊你的肉身和傷害你的靈魂。我要你對於世務，成一個又聾又啞又瞎的人！我不但願你不問那與你無干的事，且願別人看你是一個不曉人事的笨伯，不願你知道那些虛假無益的事，和驕傲的事；你有疑惑，只當就正而請

問神師神父！我很喜歡你，重視克苦工作，如同飢渴一般。你該懂得愈愛慕我，愈該當承受苦難凌辱。你要效法我，該甘受苦難，當負極重大的十字架！和甘心神貧。我在世上時，有了三十三年，無人認得我，人都輕慢和凌辱我，真是到了極點；我尚如此？何況你們！所以你不要奇怪，別人看你的事，就知道是我的手做的；不是你的聰明才幹，你更發謙遜聽命，更表示你愛慕我，但我欲你受極多磨折，為感謝我所給你們的各種的恩惠。你告訴愛朗神父，他幫助了你們，不是白費心力的；因為一定得見他的工作的效果；並且他能看見這事，不是他自己的，乃是天主的事。讓他極力相幫你們，我一定要酬謝他！你該當時時翕合我的聖意，忠心底守規矩，一無遺漏；因愛情行事，不要害怕！你要熱切而快樂底追求我！」

「我完全是耶穌的，可愛的耶穌！您要我做什么；我必唯命是從！」

「你到神父跟前，他命你做什麼，你即遵命而行；你當如同一個不會說話的嬰孩。你要懂得，你不是聽他的命，實在是聽我的命。你該用心聽他的命，快樂的不畏阻擋，立即實行他所命的，你已經為我開始行走這條道路，不要後退，幾時有艱難阻擋，將要跌倒。我要教你一個法子，就是：事事你要遵照我的意旨，不要順你自己的私意。我教你做什么，你必聽我呼喚。如今你在西班牙事奉我，以後我將默啓你在某時某地，再建築修院，後來你要覬見聖教宗，請願恩准你們的會規；或有人讚成你們的修會，或有人不讚成。讚成的一定他們看見天主在你們中間，你當將這話切記于你的心中；恐有人要不得安居一地，你們將沒有日用糧和一總的必要品。或將有人冤枉凌辱你們，還有別的種種當受的苦；你不要怕！你看我在世時，有人不認得我，輕慢凌辱我！你祭獻你自己，盡心尋找，愈顯主榮；你行事常常按照天主的聖意，如效法一個白鴿子；為此，你當極謙遜聽命！你若越愛神貧，人越不

知道你；你爲愛我，多受艱難，那麼，你在德行路上，越加穩定了，且越能近我！我一定要幫助你！保護你，賞給你數不勝數的恩惠啊！」

稍後，若翰保第斯大會長神父，大約用兩個月，爲預備剛第達姆們發初願。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是耶穌孝女會創立後第二週紀念日。在那時候，發願以前，應該有主教的准許；因此剛第達姆寫了會規大綱，爲請主教批准，現在錄后：——

「凡是願進我們所創立的耶穌孝女會，并在這修院內奉事天主的；都該在教友的德行上，竭力成全自己。每天要念我們的童貞聖母我們主母的小日課，又要真摯誠意底善盡那永遠絕財，絕色，絕意，三聖願的本分；又要用同樣的奮勉，來照顧衆靈魂的神益，和平民的公教教育。做這些事，都要籍着祈禱和別樣熱心與愛德的工作；并特別底該當講解要理，給男女幼童們聽；還要貢獻一些公教教育給小女孩們。就是，將一總女教友們本來的藝術教授他們。所以我們會裏，不拘任何修女，或是教書的，或是辦事的，都該準備妥當，爲到各城鎮鄉莊，去負擔各人的使命；那麼，各人就可以在可能的事情上，愈顯天主的光榮！這樣一來，照料他人，就要比照料我們本身，還更要用心了！設若天主降福我們的本會；并賞我能見這會的發展和廣揚，猶如已肯賞我創立這會一樣；我切願本會一總的人，有一位總會長，（總姆母。）這一位該是在本會，照我將要規定的格式，被選出的。這被選的姆母，該先審察那些自己與他們磋商的神女和神姊妹所寫來的報告，并從省修院，公學，修女住宅等處來的情形清悉以後，該揀選省會長和修女住宅的會長；同樣這省會長，先須審察從自己的修女們來的報告以後，該選擇輔助地方會長，盡自己責任的辦事修女。最後，我還切願本會修女們的住宅和公學，都照聖經上所說的眞神貧建造；準此，凡對於家具，病後調養，以及適宜的房屋要緊的費用以外，不得有

一樣私自出息和家產，而且直到聖教宗肯准許這會，并規定該會屬于某人或聖教會某團體的時候；那些一總修女們的住宅和公學，都該于這本住宅，公學所在地的本教區主教管轄。

耶穌孝女會創辦人耶穌瑪利亞剛第達。

既觀以上的會規大綱，我們可看出來其中幾樣特別的德行：一是成全自己；二是成全他人；三是特別敬愛聖母的虔誠；四是服從長命。那時，本教區主教，頒給了公函，如次：——

「若亞敬主教兼宗座監督，問你們好！」

我感謝天主，因為在患難的時候，安慰我們；并且將聖教會在艱難時期，從魔鬼——他的仇敵——的手裏救起來，又把魔鬼的黑幕打破了！

耶穌孝女會，剛才在本堂教區成立，我讀過她的會規，心裏十二分的喜歡，希望會友要能全守，對於社會始有大貢獻；所以我極讚成，特地宣佈這個修會，用耶穌及無原罪聖母的名義，在本教區已經創立了！對於該會各修院的修女，我吩咐他們盡心竭力遵守本會的會規。

本區信友，以此公函為憑。

若亞敬主教兼宗座監督。

賴孟力囊那多祕書長押。」

後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多瑪斯，新主教來到了薩拉孟加，這時剛第達姆母即將會規，呈給新主教，為請求他准許；新主教就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重新准許了，於是就按照會規，揀選了總會長。（德姆母）這時，剛第達姆母當選了。先在這裏，特提一提。

現在，續講發初願的情形，發願的那一天，若亞敬主教，和若翰保第斯大會長神父，到耶穌孝女會的

小聖堂內，行大禮彌撒；在彌撒中，剛第達姆母若翰納各滿，貝德拉貝爾來愛赫，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和多達愛斐亞姆母們五人，發了初願。主教付耶穌孝女會會衣給三個初試，伯爾納德蘭依味增嘉貝來大痛苦瑪利亞拿來斯。讀者諸君，閱書至此，見剛第達姆母們發初願時，少了一個斐伯利亞納未阿愛拉，因為她不領受神父和姆母們的善勸，不願為助理修女，所以當時雖在聖堂，但未嘗發願，待不多時，即出院歸家去了！

開辦學校的時候，到了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下午，在耶穌孝女會小聖堂內，若翰保第斯大神父講道理，顯供聖體，舉行降福，那時行兩個學校的開學禮：一為公學；一為貧民學校。公校命名聖女德肋撒學校；貧民學校命名耶穌善牧學校。剛第達姆母選任貝德拉貝爾來愛赫和若翰納各滿管理聖女德肋撒學校。選任英大西亞克利納斯和文斐思拉大愛爾南特管理耶穌善牧學校。那主日上，開了一個傭工學校。嗣後，每主日下午二時至五時，教授算學，讀書，寫字。並有神父或姆母替她們演道，或講聖母故事。後到聖堂，念玫瑰經。聖女德肋撒學校，因校舍不大，故學生不多。但耶穌善牧學校，開始即有幾百學生，這是剛第達姆母一個極大的安慰；因為姆母極願救助貧民，並普及貧民教育。薩拉孟加的若亞敬主教，很歡喜在暇時，便常參觀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那時，剛第達姆母，看見她們的工作開了美麗的花朵，以前所有的困苦艱難，現在都成甜蜜的安慰；所以勉勵她的神女，不要畏懼，應該在她們的工作途上，勇往直前！

第十一章 耶穌會神父離開西班牙（一八七四年）

天主往往用那不良份子的搗亂，為發顯他的全能，處置事情，不是隨人事的變故！當時耶穌會神父離

開西班牙國，故姆母沒有耶穌會神父的相幫了。神父們臨行時，到耶穌孝女會修院來辭行；若翰保弟斯大會長神父，再三囑道：「你們當時時刻刻，忠實正直，循規蹈矩；時時感念我們的聖召如何？天主要我們完美我們的聖召！」時逢聖主日內，主教見耶穌會神父，均離開西班牙國，遂揀選大聖堂內的講道神父，安多尼厄爾斐亞代耶穌會神父，領導幫助姆母們，那時剛第達姆母，竭力安慰她的女兒們，勉勵她們增加勇敢。有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言語間，常囑咐我們，善受困苦，所以我們甘心受困苦。」那年耶穌復活瞻禮，主教到耶穌孝女會來講道理，並謂衆修女說：「我願安慰你們，像是一個慈父！」耶穌會神父走後，那位安多尼厄爾斐亞神父盡心竭力的引導耶穌孝女會修女，不亞于耶穌會神父。當時有人，見耶穌孝女會修女，修德行的精神，與受耶穌會神父領導時一樣。剛第達姆母，雖也或與主教商議各種的事，但是終不如以前與耶穌會神父，商酌那麼多的！當這苦難加緊的時候，剛第達姆母，適能預備自己，成一個堅固和精細的靈魂；有時天主聖神，親自默啓指點，姆母也時得愛朗神父的書信。

耶穌孝女會會史上記載說：「新神師神父，問剛第達姆母們說：『直到現在你們是不是每日領聖體的？』姆母們答應道：『神父！是的！』神父又說：『你們還能繼續每日領聖體，不過你們在每天晚間，要到剛第達姆母面前請准；姆母允你們明日領聖體，你們翌晨即領。』」她們在教皇庇護第十准教友每日領聖體以前，她們已得這極大的恩惠了！在一八七四年四月的末主日，剛第達姆母們，很欣動底預備過這聖母月；所以闔修道院團體，均歡喜底做極美麗雅觀的紙花，和另設一個小祭台，為敬禮聖母。這年，春末夏初，有二位修女；因病後，到別處去養病，那時剛第達姆母，寫信給他們。茲錄其中一信如下：——

「安慰憂苦的天主聖神，用他的愛情，充滿你們的心！很可愛的神女們，我接到了你們的信，知道一切。我願你們，為愛慕天主，靜心養病！你們兩人該相愛相助。你們該當時常舉起你們的心向上，仰

慕天堂，你們要覺到神樂非常！因為魔鬼時刻殘害我們。這幾天內，我很記得你們。另外昨天和今天兩日，因為是聖神瞻禮，我恐你們在這兩日不能望彌撒，我在領聖體時，想到你們，也許沒有得到領聖體的安慰。若你們能領聖體，祇管領罷！我所作的事，都為你們求主；目前你們的病體如何？若還沒有痊愈，請速寫回信告訴我。現在我真不能放心，待見你們後，始能解我的憂。我切願你們早日回到我這裏來！可愛的神女！你們當聽醫生的囑咐；我所要的，即你們在那裏，多得平安，為養病有益，使你們回來時的身體完全強健了！

可愛的神女！你們不願意這般麼？我切願意：聖母聖衣聖牌，和銀錢等，待你們回來時，接領你們的人，帶給你們。一總姆母姊姊們，都囑筆問安！你們不要忘記：那一心愛慕你們的母親！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字。一八七四年六月廿九日。

第十一章 創立貝仰朗達的學校

這一章所載的，宛如聖女德肋撒的行實。因為剛第達姆母，一天像似一天，「她的模範」聖女德肋撒。薩拉孟加主教看見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主教願她們到貝仰朗達去創辦學校。因為這地方，雖是通都大邑，但是教友居民大半都冷淡了！所以對於這地，是聖教會的一個難受的十字架！那時耶穌會神父，去講道，勸化。他們驅逐和排斥修士們。主教和剛第達姆母商量，要在那處，創辦學校。姆母不但無人相幫，而且經濟不裕如，可是她看見天主的代表所說的，一定是天主的命，故一意唯願主教的命！適逢將着手辦事時，教皇調主教往巴爾薩羅納任職，所以主教一得教皇的諭，立刻請剛第達姆母到他那裏，向她說道：「我們所定的事，不能實行了；因為我不過幾天，將離開薩拉孟加了！」姆母

一聽，知道主教本極願做這善舉，答應說道：「就是主教離開薩拉孟加而往巴爾薩羅納，不妨，也得實行，因為是天主的聖意！」於是跪下，求主教降福，且說：「午後，我即到貝仰朗達去，若無馬車，就用騾車，若再沒騾車，便騎騾子罷！若騾子也沒有，我便走去罷！」因為剛第達姆母極欲按主教的意思而實行。主教聽了她的話，非常感動，且很樂意降福了她，時在上午十時。待到下午一時，剛第達姆母，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和依撒伯爾安東到貝仰朗達去了。那時主教已打電報通知該地的代主教權的，姆母們既到貝仰朗達；翌日，「剛第達姆母們」，徧行全城，為找房子；後租到一座幽雅寬敞的房屋，她們便預備家具，以期節節進行。然而剛第達姆母的德行，素為各地各修女所欽仰而愛戴的，故貝仰朗達那地方的聖衣會修女，聞到剛第達姆母到了，即將一切需用的家具用器，備給剛第達姆母；「因為各地各修女會，莫不愛戴剛第達姆母。所以姆母們到貝仰朗達不數日，便請主教到該地，在恭敬耶穌聖名瞻禮日開學，故請主教降福，並舉行新設立的學校開學禮，可惜那一天，主教不能到場與此盛典，因為他要預備將離開薩拉孟加到巴爾薩羅納的一切事情。為此主教的代權，來到降福學校。「主教雖未到」，在她們既定的日子開學了，一主日後，主教過貝仰朗達參觀新設立的學校，並降福了一總學生。那時學生的數目已經不少了！禮畢，主教與剛第達姆母們告別，便往巴爾薩羅納。那時主教交付剛第達姆母許多錢，為辦理該校的需要。剛第達姆母在該處，約一月，且訂該校的規則；並安慰她的大離開她的女兒們。剛第達姆母，既無耶穌會神父的指引，又無主教的讚助，惟有安多尼厄爾斐亞神父的引導；孰意翌年，教皇聖安多尼，升了薩莫拉的主教！繼續安多尼做耶穌孝女會的神師，那大聖堂的一位神父，名恩理格亞爾瑪拉富，後來也升了主教。但他做了耶穌孝女會神師數年工夫。若亞敬主教離薩拉孟加後，當年遂有納斐沙瑪爾第納富依富寄爾陶即位。這位主教，很讚美耶穌孝女會，屢次願望耶穌孝女會，和她們所管理的學校，常送以聖牌和別種禮物。

給學生。那時剛第達姆母，有兩個極大痛苦。一是經濟不足，一是有一不好的神女。姆母的心，因受如此的大刺激，所以臥病甚危，幾乎要死！姆母雖然這次病沒有死；但經這一次病後，直至臨終，沒有脫身，可見姆母受這次病的影響太大了。但是剛第達姆母對這病症的良藥，唯有領聖體。姆母得病起初幾天，因神智困乏，不省人事，多少醫生都是異口同聲的說：「姆母定有死的危險！」一日，有名瑪努厄爾加罷利來祿神父說：「也許姆母領了聖體，病得痊愈！」別位神父也讚成這話。其中有幾位神父說：「剛第達姆母，已有數日沒有告解了！」瑪努厄爾神父說道：「她不要緊告解；因為我知道，她是很熱心的！」翌晨，神父送聖體給剛第達姆母，她因領了聖體，而得脫了危症；但是這病後，她的頭上生了許多瘡子，有的經醫生用開刀手續醫治的。此後姆母，時覺頭痛，直到逝世，頭上尚有數瘡未愈！姆母有這病的禍根，即貝德拉貝爾未愛嚇。那時謙遜的若翰納各滿逝世。和別的五位修女去世。因此愛朗神父寫信給剛第達姆母說道：「本來我們見他們死，是一件悲哀的事！但是看她們有如此熱心，如此有神樂的死，實堪慰我們的心！並使我們見了，此後能勉力修德了！」這六位修女的死，固為剛第達姆母一件極痛苦難受的事！但是另有一個更難受的事，即四個人出了修會。那時耶穌孝女會極形零丁；因為有的謝世了，有的出會了；加之新進會的不多。貝仰朗達新開的學校，也有許多難處。並且剛第達姆母經濟困乏，內外又有許多人講說是非。修女中又有患病的，即彼強健者，均係年輕女子，不能肩負重職；這修會中若非天主所要的和保護的，必在遭這磨難時，一蹶就不振了！剛第達姆母不但有這形式上的痛苦，還有精神的苦楚！但她一無所懼，很勇敢而依靠天主的全能，天主鑒她忠心婢女的虔誠，遂賞賜一件很好的事為安慰她！當姆母養病時，薩拉孟加的主教，屢次去探望她，用一番和顏悅色的精神，和溫良的言語，安慰姆母。主教知道姆母很欲擴充建設學校的工作，故他已為姆母預備一座很好的校舍，在薩拉孟加。那時主教問姆母說道：「我

已建設一座很美觀高敞的校舍，在薩拉孟加中心地點，爲耶穌孝女會開學校用；姆母歡喜麼？」姆母答道：「呀！我可愛的聖母，這座房子，一定是你賞賜給我的；所以我將那要設立的學校，名爲聖母無原罪學校。」主教去後，剛第達姆母即速叫她的女兒們來，且告訴她們主教所講的，又叫她們到聖堂，唱感謝天主聖歌。當剛第達姆母患病時，主教不在薩拉孟加，所以令代權的時常問候姆母；待其回來後，即速去探望她。主教很希望姆母平安無恙，因地依賴天主的善情，爲主持耶穌孝女會；因爲天主知道，耶穌孝女會將大有裨益于民衆；

第十三章 創立無原罪聖母學校（一八七七一—一八八六年）

在薩拉孟加中心地點，有一很大的薩莫拉路。在那地方有一座很莊麗的房子，是從前一個修院的屋宇，主教買了送給剛第達姆母們，買後加以修理裝飾；故在這年九月裏，姆母們始遷入。十月一號，教友們到該地方去參觀，大家都極口稱善！那一天也行了開學禮。剛第達姆母親自教授該地住宿生的手工；依撒伯爾安東姆母，充當教員。在聖女德肋撒學校內，則濟利亞愛爾南特富姆母充當教員，貝德拉撒罷大公戴姆母教授手工。在耶穌善牧學校內，安多尼亞羅貝蘭斯姆母充當教員，英大蘭西亞克利乃斯教授手工。管理學校姆母，是痛苦瑪利亞利納來斯。那時，耶穌孝女會僅有二十五位修女，又不久，若翰納各滿和痛苦瑪利亞利納來斯二位逝世。所以當時有許多地方的人，請剛第達姆母到他們的地方去創立學校，如斐祿，反來斯，都羅斯羅，和利和斯各等地，姆母以環境的關係，却不能一一答應他們的請求。耶穌孝女會的事業，一時便不能擴充到各地。並且不知什麼緣故，當時有好幾位修女去世。想必因修女少，事情多而繁雜，過分勞心勞力，又因她們是很熱心的，時行許多苦工；或因嚴守神貧，故有如此景況。

至于她們嚴守神貧的緣故，無非當初她們經濟困難，且她們因欲所設備的學校完美，故每克己苦身，節飲減食。當時耶蘇孝女會日用所需，惟仰給薩拉孟加主教所給的哀矜，和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姆母所收的息金。雖然，剛第達姆母們，有如此的大難，但耶蘇孝女會和所創立的學校的名聲日盛一日。從下述的事，可以證明的。一八七八年，當學校考試時，耶蘇孝女會修女，請薩拉孟加的一般學者來主考。姆母們本很着急，但是她們一心依靠聖母，既到考試的日子，她們所預備的學校，裝璜得非常美觀，在該校有許多學生，她們都考得非常好；所以主考的都極讚美姆母們教導有方，循循善誘，真造福了社會和栽培好青年！

第十四章 剛第達姆母到故鄉和她家族的關係

自剛第達姆母離家後，她的家人有幾年，不知道她的音信。他們僅知道剛第達一定去進修會的；但不知在什麼地方，並且進什麼修會。祇是她的母親，略略知道她的女兒，在薩拉孟加。于是到那地方去探問她。待母女二人相見以後，便談講了許多時候。剛第達姆母的母親向她說：「我欲拜望這院的院長姆母，你請她出來！」姆母答應說：「請等一會兒！」母女兩人，繼續談論，語間，姆母的母親又說：「我欲拜望院長姆母！」姆母再答道：「請你等片刻！」依舊講話。後有別位修女到客廳，剛第達姆母的母親，向她說道：「請你爲我請院長姆母出來！」這位修女說道：「令媛即是這修院的院長姆母。」姆母的母親，聽了非凡驚奇！且很深恐她的女兒年少不能充當如此大任！以後，剛第達姆母的妹妹說：「我的母親，自探望姆母後，不多時，即患病很重，有一瞻禮七夜病將垂危，醫士吩咐預備臨終聖事。翌晨，主日，病勢略減，她向我兩個姊姊說：「你們不要離開我，因爲剛第達將要回來。」她們想她有寒熱，因熱過度



耶 穌 孝 女 會 第 一 個 修 院



剛第達姆初穿會衣

，致說昏話！都不理會她所說的。姊妹中我是頂小的，在這一天家人命我隨從幾個朋友出外，略跑些路，回家以後，我的姊姊向我說道：「今天剛第達姆母，一定來，因為我的丈夫，已打電報給她！」當時，我們一面快樂，剛第達姆母將要到家；一面很憂愁，我們的母親將要臨終！她或許不能得到剛第達姆母的安慰了！翌日，剛第達姆母，同愛彌利亞多日西拉到了。此時，我不認得我的姊姊，因為她到薩拉孟加時，我年尚幼。姆母一進門，便問我們說：「母親怎樣？」我們憂愁底應道：「病重垂危！」又問：「母親在什麼地方？」我們便引她到母親臥室。母親見剛第達姆母，即從臥中坐起，抱吻剛第達姆母，母女兩人，不勝歡喜！醫生來時，見母親的病勢大減，便問我們說道：「你們給吃她什麼藥？」我們答應說道：「我們的姊姊來了！母親一見了便如此。」為此醫生即向剛第達姆母說：「姆母！你來醫好了你的母親，目前她一無所病了；（所以以後我不必再來了）！」翌日，醫生又來探望我的母親，見她已經絕對底全愈了！就向她說道：「病已愈了；你可以起牀；以後我不再來了！」這一天，母親果然起牀，和我們一同吃飯！」約一主日後，剛第達姆母，看母親的病痊愈了；便回薩拉孟加。剛第達姆母在患病時，醫生嘗囑她，每屆夏季，須到聖巴斯弟益地方近邊海濱去休息。姆母為節省經濟起見，故每次寄宿在她的家中，為此她的幼妹，見剛第達姆母良善的表樣，就很羨慕她的姊姊，且很熱切底願意修道。」剛第達姆母，對於一總求進修會的，莫不仁慈溫良底允准的；但對於她的小妹妹，却大不同了。姆母的小妹妹，即後來的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姆母；今年適逢她進會後五十年的大慶。剛第達姆母的小妹妹說：「那時，我很願意進耶穌孝女會；故請求剛第達姆母；但我幼時的性情，是很驕生慣養的，時常要人隨從我的意思。剛第達姆母很知道我的為人，所以她說：「你要修道，你該完全改你原來的面目。你不要設想，你進了修會，你能任意行事，百事如意；且你進修道院，不能在我身邊！」我從沒有聽得姆母說出一言半語，使我有盼望的話。有同會一位陪

剛第達姆母的修女說：「姆母！可憐她罷！」姆母便說：「可憐她！可憐她！你那裏知道，她是驕生慣養的！」姆母如此的再三，不允所求，便回到薩拉孟加。她們既到薩拉孟加，我常常寫信去求，請收納我進會，但我終不見剛第達姆母回一封信。有一次，我很懇切底苦求了聖母，賞賜得到姆母一封回信；果然聖母允我所求，我便得了一封回信，囑我預備行李，她們已允許我進會。但這封信，不是剛第達姆母親自寫的，是一位別的修女寫的。我即速預備行裝，我的母親，姊姊和姊丈一同送我到薩拉孟加；時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一日。那一天，我開始了初試。彼時，因剛第達姆母患病，故我直到翌年四月五日，才穿耶穌孝女會的會衣。我在初學時內，剛第達姆母很嚴緊的試探我的聖召是真不是真的。那時，我有很大的痛苦，但在困苦中，有極大的安慰；因為我已經順命，承行天主的聖意。一次，剛第達姆母患病很重，我是初學，所以不能進姆母病房去。但時常問別位修女：「剛第達姆母病勢如何？」她們始終不把實在的病勢告訴我，爲此我很憂愁着急，因爲見醫生每日來兩次。一日，我正在作手工，看見醫生路過走廊，將往我姊姊的病房，我問他說：「醫生先生，我的姊姊病狀如何？」他知剛第達姆母，是我的姊姊，所以說道：「你不知道你的姊姊怎樣？」我即答道：「是的！我實不知；因爲我屢次問別位姆母，她們始終答應我說：『姆母好些了！但我不相信。』」他說：「你隨我去看看你的姊姊。」我說：「我不能到姆母病房，因爲我是初學的！」醫生說：「不要緊！你和我同去。」我便隨醫生到姊姊病房。哎呀！我罷不得沒有進去才好！因爲那時醫生向剛第達姆母說：「她很挂念你的病，所以叫她看你；若姆母不許她來，我恐怕她因憂悶過度，將患病了！」剛第達姆母不悅底說：「她是初學。一總初學，一概不能來；她也不能來！」姆母知道我的偏情，故她很威嚴底待我。她實欲壓服我的急性，她常向我說：「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我待你，比她人較賤，你當時常想，你在衆人下！」雖然，姆母待我很嚴正，但我不知如何，時常願意到她前受教。姆母因欲試

探我，所以常常推辭說道：「我沒有暇，同你說話！」我在初學時，有一次患病很重，待病愈後，不想飲食，加以薩拉孟加的口糧，和我本鄉的兩樣，所以每食惟一碗羹和一個雞蛋，就算了。姆母問我說道：「你所需的口糧，僅僅是這樣麼？」我便答道：「是！」姆母便說：「自今以後；若你不用口糧，像別的初學一般；你趁早回家，這修會的門，常常開着的；因為在家中，你可任意飲食多少！」我聽了她這一番話，我便提心吊胆地抱定主意，為愛耶穌的緣故，甘心受這番躑躅，不欲回家，勉力加餐，每日所用的食糧，必須和別人一樣；幸虧從此以後，身體常覺非常舒服！啊！天主的聖寵有了多大的能力！那時，我都知道魔鬼如何用她的奸計，誘惑我在那飲食的一件小事上，為使我少得聖寵，漸漸底失落我的聖召！當時雖然剛第達姆母申斥我，但我因她的申斥，能得莫大的神益，誠非我的口舌所能感激她的恩情呢！」

一八八四年夏季，剛第達姆母接到他家人來報，說姆母的母親，患肺炎病重，那時姆母，正想往聖巴斯弟盎附近的海邊避暑；所以即速整理行裝，立刻起程，到聖巴斯弟盎的當天，姆母因未領聖體，故直到午時，尚未用早餐。姆母既到該地，即進聖堂領了聖體；然後回家。彼時她的母親，已不能說話了！剛第達姆母每每和顏悅色，用許多溫言柔語，甜蜜而聖善的話，為提醒她的母親，預備她到天國。一日，有一位神父在她的母親身旁，為幫助她且安慰她預備得善終，神父見姆母來到，且聽了她的一番安慰她母親的話，便說：「如今我可走了；因為姆母在此，提醒她，更能安慰她！」姆母答應道：「請神父暫時不要離開；因為您是神父，您能提醒安慰她，更能使她神靈愉快；如今我將進聖堂望彌撒去！」剛第達姆母，即向母親說：「親愛的母親！現在我去望彌撒去，為你祈求天主聖母；若我未回家，一定你不死！」剛第達姆母恭與彌撒後，回家；她起首念玫瑰經她很熱心底將每端獻于聖母，為她的母親祈求，念至榮福第四端，她極力求聖母，領她的母親底靈魂升天堂，正在她念這一端時，她的母親安然脫離塵世，得歸天國去了。

第十五章 創立別的學校（一八八六—一九〇三年）

凡我們欲詳悉一事的好壞，必當考究這事的因果，若徒觀察原因而不見效果，那麼終不能透澈了解那事的實況。如今我們見耶穌孝女會有多麼大的效果，可知原因，實是從天主而來的。

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一二年，剛第達姆母，有兩件重大的事在身上。就是：一為創辦學校；一是改良定妥耶穌孝女會的會規。溯自耶穌孝女會創辦以來，六十三年，宛如一粒芥子，初在田中長苗，目前已成一棵叢生枝葉的大樹；枝葉更多於諸蔬，發展由西班牙到巴西，到阿根廷，到葡萄牙，到菲律賓羣島，到中國。那麼發展的速度，也可不言而喻了！耶穌孝女會，自薩拉孟加的主教送給她們一座很大的房子後，那修道院的團體，都住在該院內。自一九〇〇年，初學院另設院所後，一總修女對於德行學業上，大有蒸蒸日上之氣象；她們所創辦的學校，成績非凡；是以薩拉孟加的青年女子，莫不爭先恐後底來投考她們所主辦的學校。後來這班青年，都博學成名了；這實在是該地主教和學生家長的安慰啊！學校每年有會考，主考的見學生考試的成績，一年強似一年，來此求學的學生，一年也多一年，所以修女見這般的善果，莫不更加往前努力了！剛第達姆母自立會，迄一八八六年，受盡許多難處，但自這年，直至逝世，往來各地，創校立院，無非竭盡心力來榮主救人，且經濟不裕如；故所受的困難痛苦，較前更甚！但是她終不畏難而退，惟有一心依靠天主！姆母每因地所創辦學校，能光榮天主，亦能引為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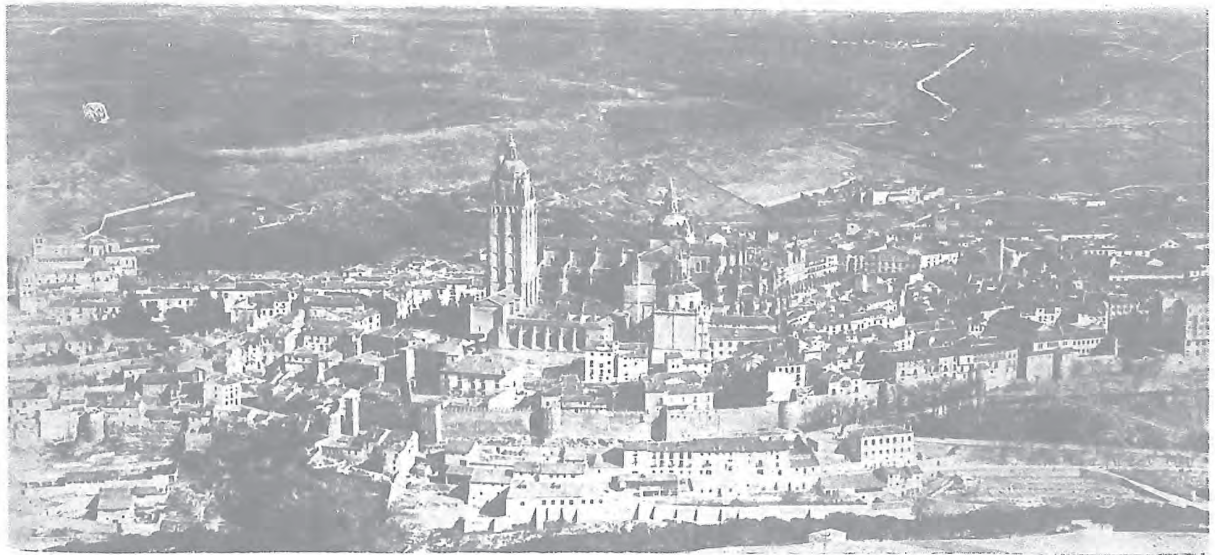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再看剛第達姆母，創立阿來槐祿的學校，那地方屬於阿微拉省的主教所管轄的。剛第達姆母很愛慕聖女德肋撒，因此她極願在該省設立一個學校，因為這省是聖女德肋撒的故鄉。那時阿來槐祿有了

一個法國修女所創辦的學校，但不知什麼緣故，那法國修女回國去了，因此該校便停辦了。阿微拉有一位很富貴的太太名亞納未拉，她很願意在那地方，有修女主辦的學校；她素聞剛第達姆母的令名，于是她便寫信給剛第達姆母，請姆母到阿未拉去。姆母接信後，即去見亞納未拉太太。她們便彼此商議，在該地立學校，教育一班女青年的辦法。既訂妥後，這位太太，遂將自己的一座很好的房子，和一切應用的家具，送給剛第達姆母，並且她每年幫助耶穌孝女會若干錢，爲那學校的費用。剛第達姆母即請該地主教准許，主教也極端讚成。姆母便命她的神女中的兩三位，到阿微拉。在一八八六年九月八日聖母聖誕瞻禮，行開學禮。這天開了兩個學校。這兩校內的小聖堂，尙未供聖體，自這一天直至翌年四月九日，這小聖堂方才供聖體。是日神父把大聖堂內聖體，迎到這小聖堂裏；禮節非常熱鬧；從此，這小聖堂內天天供聖體了。該兩校到了現在，成績都非凡的好，堪稱爲衆學校的模範了！每屆考試期，那主考的，莫不異口同聲，稱讚學生很進步云。翌年九月，在薩哥維亞省，貝爾納爾陶斯地方，有一位富貴的塞哥維亞人名彌額爾類奧來戴伯爾多祿默，素聞耶穌孝女會，所辦的學校成績很好，他即請剛第達姆母到該地設立學校，且將他的一座很寬大的房屋，和一切應用的器具，均贈送給了姆母。剛第達姆母，便請塞哥維亞省的主教准許。主教素知耶穌孝女會的修女，有很大的救靈神火，便允准了，姆母就在那一年九月八日，設立了學校以後，這位先生每年捐四百元給耶穌孝女會，爲供給貧民學校的費用。並另交若干錢爲供給該校總本堂神父。神父這天從大聖堂迎聖體到學校的小聖堂，因此該校的小聖堂內，有一個很大的瞻禮，薩拉孟加大聖堂的幾位神父，耶穌孝女會的修女和學生，都到該校的小聖堂望大禮彌撒。那一年十月十三日，貝爾納爾陶斯兩個學校，開遊藝會，于是該地的神父，彌額爾類奧來戴伯爾多祿默先生，當地的市長名流和富貴人，均參加了。他們敦請剛第達姆母演講。這事對於剛第達姆母謙遜的德行本來不易的；但姆母感激他們幫助設

立學校的熱忱；故應他們的請求。雖然，姆母是第一次在這些大人的前面演講，可是從容不迫很自然底講了。並且請當時在座的諸位，深深感謝天主的洪恩，賞賜了該地的學校，如此發達，並且說了一番道謝彌額爾先生和市長們的話；因為他們在一總修女會中，特選耶穌孝女會到這地方設立學校，教育青年女子云云。在場的人，亦極感動；致謝姆母們在該地方設立學校，並且有很好的成績云云。貝爾納爾陶斯的總本堂神父，也很讚美剛第達姆母的工作；那一天，耶穌孝女會在該地開了三個學校：一是公學；一是貧民學校；一是幼稚園。

第十六章 設立塞哥維亞，愛斯貝納，各加，麥地那得爾剛巴，四處的學校。

一八八九年，剛第達姆母，和別位修女，欲到貝爾納爾陶去，路過塞哥維亞，在該地留住了一天，爲拜謁該地的主教；這位主教，即當日耶穌會的神父，離開西班牙國後，是他做耶穌孝女會的神師，即安多尼厄斐亞神父。她見了主教，主教向她說：『我很願在塞哥維亞開設一個學校。』姆母聽了主教的話，即知主教的意思，于是就去租房屋，準備爲校舍用。這一天，姆母們旅住在彌額爾類奧來戴伯爾多祿默的房屋內，姆母便告訴他，主教願意她們在此地創辦學校的事情。這位先生聽了，極端讚成，就向姆母說道：『我將每年拿四百元捐助你們。』雙方已簽字後，彌額爾先生說：『這四百元不是別的，就是捐助貝爾納爾陶斯的那四百元。』姆母聽了這種附加的聲明，心中雖很是焦急；但仍舊默然不語，並且自己私自考慮：『既是主教願意，在此地設立學校，這一定是天主的聖意，我就奉行。我想天主，一定要降福我！』故仍舊去找房屋。後來房屋租好了，便回薩拉孟加去揀選修女，到塞哥維亞去。那時剛第達姆母的小妹妹，安



塞哥維亞之鳥瞰(女學校)



爾伯撒依本爾包主公國班

海拉斐秘德利亞姆母，到那地方去爲修理這房屋，做監工的職務。校舍既已完成，就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八日舉行開學典禮。這天，塞哥維亞的主教也參加這典禮，並舉行聖體降福。實在是一個很熱鬧的節日。安海拉斐貝德利亞做這地方耶穌孝女會的院長。另有幾位管理該校的修女和助理修女。主教將學校小聖堂內所需的用品，一件一件贈送了耶穌孝女會修女。並且派了一位神父，做該校的本堂司鐸；這位神父的生活費，均由主教供給。主教很願幫助剛第達姆母，但是這位主教不久即逝世升天了。接任的主教，名若瑟博富愛祿；這是一位良善的主教。每每用哀矜來極力幫助耶穌孝女會。當時主教想買一座房屋，贈送耶穌孝女會，就同剛第達姆母磋商，既說妥後，主教將購一座約值八千元房屋，但是在將購未購的時候，彌額爾類奧來戴伯爾多祿默暗地阻擋，可惜那時主教就去世了！因此沒有成功。接任的主教，名甘撒大，很幫助耶穌孝女會，他在耶穌孝女會的修院內，開辦一個主日學校，專招收傭工和工人來補習的。甘撒大主教，不久也逝世；後來接位的若瑟加戴納依愛蘭德主教，極力幫助剛第達姆母；並替姆母另租了一座房屋，房租每年六百元，都由主教供給。因此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日，耶穌孝女會修院和學校，都遷移到新租的房屋內，總之，自那時到現在，所有的主教，都非常幫助耶穌孝女會。現時這屋，做修院用，並且已購爲己有了！在這地方，設立了幼稚學園，女子中學，和師範學校，等等，成績頗好；這學校在耶穌孝女會所辦的學校中，可算是手屈一指的！

再講創立愛師貝納學校，不但簡易而且迅速；事實是這樣的：

一八九〇年，夏季，剛第達姆母在聖巴斯弟盎避暑時，接到愛斯貝納地方的總本堂神父的信，大意說：「請姆母到此地來創辦學校，此地雖有學校；到底不很好，請姆母與一位侯爵夫人，商量這事。那位太太現在也在聖巴斯弟盎避暑；所以請姆母接信後，就到她寓居的旅館去訪問她。現在我附上一張名片，

姆母去拜會侯爵夫人時，可藉此爲介紹」云云。剛第達姆母一見這封信，便同別位修女，到那位侯爵太太所住的旅館去訪問。到見面時，侯爵夫人向姆母說：「國王的姑母和我，都極讚成姆母，在愛斯秘納地方創辦學校，我們願每年幫助您一千二百五十元，並要贈送姆母一座校舍和一切應用家具。別的都隨姆母的便，在該地設立任何學校；但是請姆母必須設立一所貧民學校。」剛第達姆母聽了，即回薩拉孟加請別位姆母陪他到愛斯秘納去，一同辦理這事。並到塞哥維亞去，邀她的妹妹安海拉斐秘德利亞姆母同往。她們三位姆母，既到愛斯秘納，當地的神父，市長，和一總的大人物，均在車站歡迎，到此地後，姆母們即到侯爵夫人所贈給的房屋。姆母既進該屋，雖然見房舍不很寬大，但她很是快樂的，便吩咐工人設備修院小聖堂，住房和校舍。以後姆母們回塞哥維亞省會，待愛斯秘納的房屋修理完竣以後，即在一八九一年一月十八日開學，當地市長贈送給姆母一個菜圃，又代姆母聘定一位醫生，又時常送柴火給姆母爲這校的應用。

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姆母又在塞哥維亞省；各加地方，設學校。設立的經過，與愛斯秘納同；故不多敘。麥地那得爾剛巴地的一位神父，名依西陶祿聖和他的妹妹蘭希納，要創辦一學校；所以也請剛第達姆母到那地方；他們願送給姆母一座房屋，爲設立學校用；又每年捐六百元，他們也隨姆母的便，在該地方創辦學校；但必須請姆母設立一貧民學校，且另欲兩位姆母管理；以後耶穌孝女會修女每年爲他們的意思獻兩台彌撒：一爲求大聖若瑟，一爲求聖女蘭希納。直到他們逝世以後，耶穌孝女會，每年爲他們獻煉獄彌撒一台，爲賂賂報答他們的恩情。該校在一八九四年開辦已經兩年，在這兩年中，姆母又設幼稚園。並且姆母受了許多的困難凌辱，但她總不抱怨；惟有一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因此許多的人因姆母的謙遜和忍耐而很敬重她。那時麥地那學校的姆母，受了許多困難，但她們都勇敢忍受。剛第達姆母見了，自

然休戚相共，一同憂苦！一日，該校姆母向剛第達姆母說：『可愛的姆母，我們離開這個房屋；天主一定要幫助我們在別處去！』姆母答道：『不是的！現在我們的十字架在此地，吾主耶穌，爲我們釘死于十字架，我們那裏可以離開我們的十字架麼？』這麥地那的學校，往年姆母雖有許多困難，現在該校的成績，也在耶穌孝女會設立的學校中，頗享榮譽！

第十七章 初學院遷居和設立祕底利亞斯學校

十九世紀末，薩拉孟加修院內的學校，有了許多學生，校舍不敷用了；當時耶穌孝女會的初學院，也在該院，即該院的校舍對過。剛第達姆母想使學生住在初學院的房屋內，但不合聖教所定的法律，若不借用初學院的房屋，學生又沒有房屋；可以作擴充校舍之用。姆母因此即請求薩拉孟加主教，許耶穌孝女會在多祿撒設立初學院。主教不允姆母的請求，在別的地方建造初學院。時剛第達姆母，有一位極好的朋友，她是加斯坦利亞奧的侯爵夫人，名聖母玫瑰。她知剛第達姆母極願建築一座初學院，就來會見姆母，說道：『在薩拉孟加城外，我的丈夫有一座很大的房屋，該屋原是一座修院，但是現在已屬我們所有了。』姆母聽了，在幾天內，即與一位修女，去看那屋；看見那屋，頗很敞大。但是從那修會移出以後，到那時候並沒有人居住，若是要遷入，必大加修理才行。稍後幾天，剛第達姆母到該侯爵夫人處，說道：『可愛的朋友，我已看過那座很好的房屋，你的丈夫不肯賣？價錢又要多少？』這位太太說道：『姆母！你很愛慕聖母的，如今這事不妨付託給聖母；她一定幫助你！』自從兩人分別了幾天後，這位侯爵夫人到姆母處，向姆母說：『姆母！我的丈夫肯賣這房屋，價錢並不多。』姆母聽了，驚訝的說道：『你的丈夫肯賤價賣這房屋麼？』答道：『是的！姆母，我已將這事問他了，他極願將該房屋贈給姆母。』姆母聽了，不

覺歡喜底說道：「可愛的朋友！天主定要報答你！」說畢，兩人離別，剛第達姆母即回修院，令衆修女，唱感謝天主聖歌；此後，姆母即令人修理該屋，待修理畢，在一千九百年，初學院遷入，命名「耶穌聖心初學院。」該院第一位神師姆母，名瑪利亞依厄拉德尼姆母，侯爵夫婦兩位，在一八九九年二月八日，贈送該座房屋給姆母的；那一天適逢他們的長子婚配的日子；所以他們贈送了作爲一種紀念。一九〇六年，他們寫了憑據說道：「我們贈送這屋給耶穌孝女會，僅爲修會初學院用；若政府要這房屋，祇能歸于原主；但是後來仍還耶穌孝女會。」一九一九年在這院旁，設一幼稚園，爲教當時一班貧苦小孩；這意思也是侯爵夫婦兩位所願意的。一九二〇年，那位侯爵，又在這初學院旁，建一座頗高大而雅緻的聖堂，初學修女與教友們，都能恭與彌撒，目前耶穌孝女會總會長姆母，和五位議事姆母，住在耶穌聖心初學院內；嗣後該地，成爲耶穌孝女會總院。

我們要知道剛第達姆母，如何認識了那位侯爵夫人的；現在可看這位夫人的談片，便知道了。侯爵夫人說過：「一八七一年中，一日，我到薩拉孟加大聖堂去，看見一位小姐，頗端莊的跪在聖堂裏，待我行告解時，我的神師神父若翰保弟斯大蓬罷陶對我說道：「你看這位小姐；她是一個好的女子，她的靈魂很潔淨！實在是一位天真純全的女子。她現在有二十六歲。」當時我一聽神父說，不知爲什麼緣故，忽然愛慕這位女子了！這一年，我有三十一歲。又有一天，我遇見姆母在聖堂內聖水缸處，因此，我倆從此便相識了。並且我很愛慕她，就結交了成爲朋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讚成剛第達姆母的工作，並且盼望耶穌孝女會，一天比一天發達起來！若是姆母有憂難，我們亦和她同憂；姆母有樂，我們也是和她同樂。」這是侯爵夫人的談片。

一日，剛第達姆母在塞哥維亞省會的大聖堂內，當時公主名依撒伯爾也到那聖堂內，她遠遠底望見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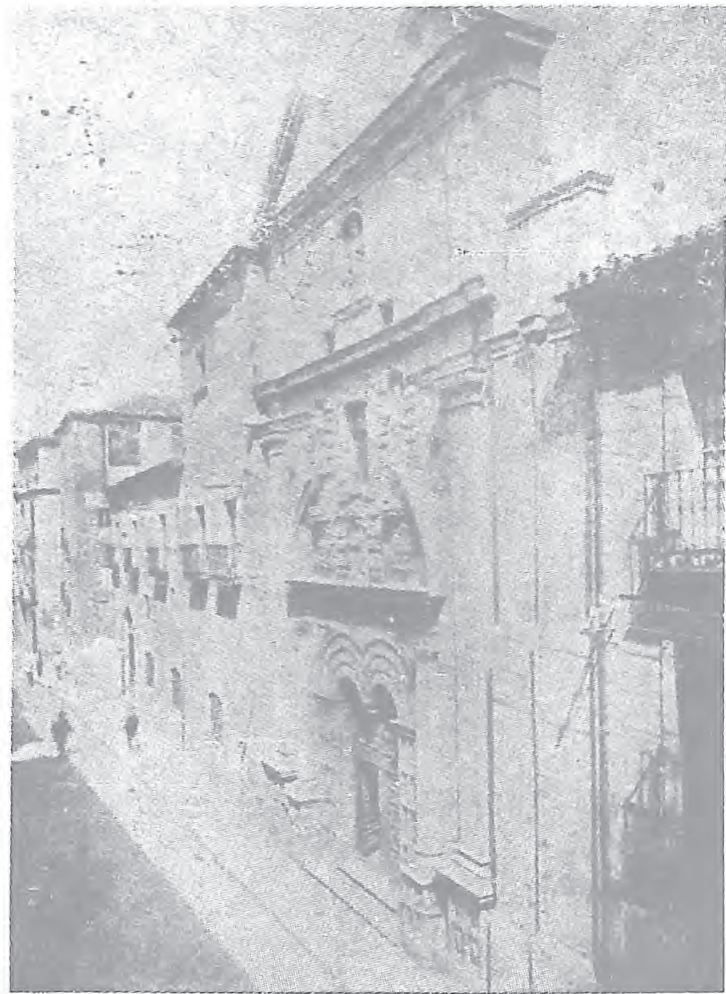
第達姆母，立刻向姆母前去見她，並且很親愛的招呼姆母，邀請姆母第二天到她家去，因她有事，想和姆母商量一下。她家在塞哥維亞省皇家避暑的地方厄郎哈。那時，陪依撒伯爾的大衆看這情況，都是很驚訝！他們也就用厚禮接待剛第達姆母。那天下午，公主依撒伯爾領剛第達姆母，去參觀伯爾納多修會，和聖衣院。（按西班牙國的風俗，凡是皇親國戚，可以參觀任何修院，並且無論何人，一併可以隨往。）一總聖衣會的修女，一見姆母，都是歡喜萬分，和盛禮款待她，因為她們素知剛第達姆母，很愛慕她們會祖，聖女德肋撒。公主每年必參觀各修院一次，她們到聖衣院去的路上，有一條小河，河上駕一小橋，依撒伯爾每經過這地方，必要從馬車下來，因為馬車不能過這橋；但她和剛第達姆母一同去的時候，沒有這種情況，過橋時候，她們依舊安坐在車中，平安無事。她們既到聖衣院，便遍走全院後，又到各修院參觀。她們既參觀聖母無玷聖心男修院後，公主依撒伯爾向剛第達姆母說道：『明日上午十一時，我在厄郎哈等待你。』翌日剛第達姆母，和她的妹妹安海拉斐秘德利亞姆母，還有別的兩位修女，到依撒伯爾家去了。那時依撒伯爾正在望彌撒，故姆母們，略待片刻，她回家後，一見姆母們，有了極大的快慰，便請她們到她的房內。她很願知耶穌孝女會內的事爲的能幫助她們；所以她問姆母，耶穌孝女會如何如何？姆母就一一告訴了她。姆母請公主代耶穌孝女會向宗座代表總主教商量耶穌孝女會的會規。因此公主向姆母說：『姆母！請先得了薩拉孟加主教的准據，並準備妥善會規，然後我自己伴同姆母到瑪德里皇后那裏去；再晉謁宗座代表總主教，未了往羅馬求教皇恩准，耶穌孝女會的會規，欽准成立這女修會。』說畢，依撒伯爾送給姆母一個聖爵，於是她引姆母們週遊她的花園，臨後她們辭別依撒伯爾，到厄郎哈的總聖堂，拜見該堂的總本堂司鐸。她們即在那地方午餐。下午她到基德貝薩拉斯侯爵家去。姆母們既到了那家，國王和公主依撒伯爾，已等待了。國王見剛第達姆母，便立起讓自己所坐的座給姆母坐，讓她同公主講話，剛第達

姆母臨離侯爵家時，國王贈送她一個很好的禮物，即捐助一百元的哀矜。隨後，彼此告別。公主到瑪德里去，剛第達姆母到薩拉孟加預備會規。幾天以後，也到瑪德里去了。公主引姆母覲見皇后，皇后一見姆母，很歡喜，談心許久，並很讚成，說道：「我十二分願意幫助姆母！」云云。皇后行哀矜，爲姆母開辦學校用費。後來，加斯戴利亞諾的侯爵夫人伴剛第達姆母，到宗座代表總主教公署去，這位太太就是以前獻房屋爲初學院的；總主教接見了姆母，剛第達姆母報告一切事情，總主教極感動，那一位太太感動底流淚；臨別時，總主教令姆母翌日再來，因爲主教很願姆母再陳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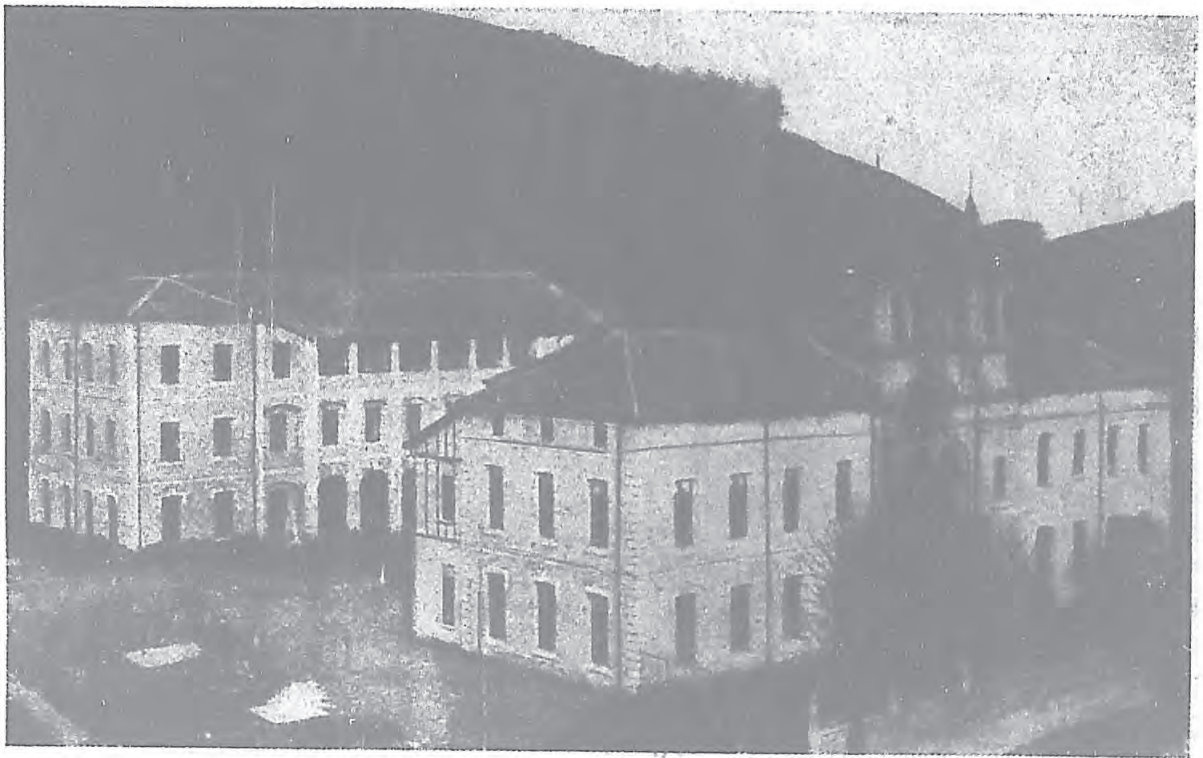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多祿撒的學校（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

在創立多祿撒學校的事情上，我們更能看出剛第達姆母大德不凡。她作這一件事所受難處，較前更甚；用人的眼光看來，她辦此事，是不可能！但是姆母勇敢不怕，依靠天主聖寵的助佑，且充滿天主聖寵的精神！激動她的胆量，所以姆母剛毅，而一無所懼了！我們要詳細知道多祿撒學校創立的經過如何，可以請看下述的事。

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說：「在多祿撒地，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個聖母小聖堂；我們不知什麼緣故，該堂被火燬了；但是該地的教友們，很尊敬聖母，故不久重新建一座。那時，剛第達姆母在薩拉孟加耶穌孝女會總院內，一日，修女們在休息時，談及多祿撒近旁山上小聖堂失火的事。剛第達姆母說：「是的，這座聖堂失火了；不久該地教友，必再建造一座；但是這新堂，將來一定要遭火災的；其中什物，有的將置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小聖堂內；那時在多祿撒，一定有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了！」果然，在一九〇四年，那座聖母小聖堂，又被火焚燬了；故堂內的風琴蠟台和祭披等，都擱在耶穌孝女會創立的學校



薩拉孟加之女學校



多 祿 撒 女 學 校

小聖堂。一九〇九年三月內，或有問剛第達姆母說道：「姆母！當時是不是有人對你說，在多祿撒創辦學校麼？」姆母說道：「也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由此看來，多祿撒設立學校的事，一定是天主默啓她的。一八八八年夏季，剛第達姆母在聖巴斯第避暑時，接到一位多祿撒女子名伯爾納德，她的姪女名依撒伯爾厄爾孟第亞的，代伯爾納德寄的一封信內，有伯爾納德親書的一封信，另附有伯爾納德的計文。信內大意：「這信是我們的姑母末次寫的信，請姆母看信後，仍寄還我；因為我要保存姑母遺留物等語。」那信，因為伯爾納德寫就信後，在將寄未寄時，忽然患病死了；故她的姪女代送的。剛第達姆母接信後，就回信給那位小姐說道：「你的姑母的信，我一定要還你，但是目前我不即寄上，待我到多祿撒時，我可以親手交給你」。至于伯爾納德的信，惟有請剛第達姆母到該處創立學校；故剛第達姆母要去。姆母既到多祿撒，就住在若瑟法拉隆皮愛類家，因她素來認識的。一日，多祿撒的總本堂神父，到那家來了，見姆母便問道：「姆母！到多祿撒來，是不是為休息休息？」答道：「不是的！我這次來，為辦一個要緊的事。」神父便問：「什麼事情？」姆母答道：「要到此地來，為立一學校。」神父聽了，面露不悅的容貌，說道：「你來創辦學校麼？目前有別的修會的修女要來創辦學校，她們已經預備好，不幾天，就到了。」姆母聽了，謙和底答：「她們到這裏來，我很讚成；但是我已經來了，我若沒有在這地方創辦學校，終不離去；這是天主主要的。」至于神父對於剛第達姆母說如此的話，並非沒有緣故，因為當日多祿撒的神父和教友們，已為別的修女預備院所和校舍，所以他們不願耶穌孝女會修女在那地方設立學校了。另有一位不願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創辦學校，但願其他修女設立學校在那地方上，這不是別人，即當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時的神師神父，瑪爾定罷利奧拉是了。那時他在離多祿撒約三四里路的亞腦愛大地做總本堂神父；故剛第達姆母同她的幾個神女，從多祿撒到亞腦愛大地去她們在行路時，剛第達姆母手攜念珠，很熱心底念玫瑰經。她

知道瑪爾定神父的素性很急燥的，故向她的女神說道：「我們到了亞腦愛大，若神父欲責備我，你們莫怕！」答應說道：「姆母去請求他，爲在多祿撒創辦學校，這是善舉；何必怕神父責備呢？」她們到亞腦愛大時，瑪爾定神父和別位神父，正在散步，她遙見剛第達姆母們，便大聲責備剛第達姆母說道：「你到這地方做什麼事？你爲東奔西跑，擾亂別人，而進修會麼？」姆母謙恭底受這凌辱，默然不語，然後剛第達姆母，謹慎謙遜底請問神父說道：「神父！可不可以准我們進堂拜聖體？」神父大聲說道：「這可以！因爲聖堂的門是公開的！但是你不當如世俗人有口無心底拜聖體。」姆母答道：「這事我不做，從前亦不是如此。現在去拜聖體，是按天主的聖意而拜聖體。」於是即進堂拜聖體，她正在很熱心拜聖體時，聞有特大的足聲來，她便不知不覺底念：「又不我許陷於誘惑！」瑪爾定神父說：「這裏沒有什麼魔鬼誘惑人！」姆母且指一尊聖彌額爾總領天神的聖像；因爲聖彌額爾踐着一個魔鬼頭，並且說道：「道理上說，各處常有魔鬼誘惑我們！」瑪爾定神父怒聲說道：「你跟隨我來！我指點你，你該當住的地方。」剛第達姆母很謙遜聽命而隨他。他們既到一個坟墓處，神父且指墓穴，且向姆母說道：「你當住在離地七尺深的地方！」當時剛第達姆母所有的憂悶困苦，惟有全知的天主知道，我們不得而知了！至於神父所說凌辱她的話，與姆母忍耐的德行，什麼更多，那麼，我們可以不辨而明！因爲姆母在這情況中，祇以忍耐謙遜的德行應付他，然而；有時姆母不得不說一言半語，來表明自己的主意。現在講明神父爲什麼要如此待她，是爲試探她的志向，堅固她的勇德，加增她的忍耐啊！姆母靠托天主的聖寵，滲透聖神的神恩，故有如此底剛毅呢！神父從墓地回他的修院時，剛第達姆母和他的神女隨從在後，待他至修院的第一道大門房，轉身見到姆母們，便說：「我不准女子進我的房屋。」說畢，急然而出，向多祿撒去的一小徑上走去；該小徑是頗險阻的，因爲左沿小溪，右依峭壁，小徑頗狹，不能兩人並肩而行，神父在前走，姆母隨在後，那時剛第達姆

母很駭怕，恐怕神父因怒氣衝天，推她到溪中。姆母見將要到多祿撒了，而她所要求于神父的事尙未說，故呼喚神父說：「到此，我都聽了神父的話；故目前且請神父，聽我一句話：因我在天主台前，明認我要在多祿撒創立一個學校；所以請神父將你在那地方所有的房屋送給我。」神父聽了，不悅底答：「這件事萬不能！」但是姆母從從容容底說：「如今我已將天主所默啓我的事，告訴了神父；那麼，給不給，隨便神父！」神父忽改變了原面目，且給姆母一張片子，令她到多祿撒管理瑪爾定神父房屋的人那裏去，剛第達姆母遂虔心感謝天主，而且極口感謝神父。於是姆母們往多祿撒去，神父亦回亞腦愛大去了。數年以後，有一位耶穌孝女會的修女，問瑪爾定神父說道：「當初，神父爲何很厲害，對待剛第達姆母？」神父答應說：「剛第達姆母是很熱心謙遜的；所以我欲試探她的德行，造到如何地步？」待姆母逝世後，瑪爾定神父常口親她的照相和她所用的苦像，這是表明他很尊敬姆母，並證明他當初對待姆母的一番氣色，並非出于怒心，實爲試探她的德行。姆母既得了神父的名片，她遂到瑪爾定神父在多祿撒所有的房屋那裏去，管該屋的人，雖然不很願意，可是該屋，非屬他有，當然他不能作主，以後瑪爾定神父，與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總本堂神父處，簽定約章，瑪爾定神父，認爲該屋實在讓給剛第達姆母了。至于多祿撒的總本堂神父，是否因見瑪爾定神父的好表樣，抑因別的修會的修女不能到該地創辦學校，故准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設立學校。是不是如此，我們不能確知。因爲將到的別修會的修女中，有幾位在將行未行時，忽然患病，所以她們便不來了！天主一定要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設立一學校，故賞賜剛第達姆母很多的苦楚，姆母自起初想設立這學校以來，受了瑪爾定神父許多磨折，可是以後，還有無數的苦處。至于瑪爾定神父所送給于姆母的房屋，並非不好；但是房屋，不很廣大，學生無休息的場所，所以姆母想另外租一較大的房屋。既租就，剛第達姆母即回薩拉孟加，留她的神女在多祿撒若瑟法拉羅皮愛蘭太太家，爲預備設立學校

用具。剛第達姆母得主教准許後，即于一八八八年十月十二日開校了。這學校有七位姆母管理，這幾位姆母於開學日都到場，這一天，觀禮的，濟濟一堂，人數很多。多祿撒的神父，和教友們都很奇怪剛第達姆母如此迅速地，創立該校因該處的神父欲請別的修會的修女作這事，到那時已有七年了，還是終未得如願以償！我們看了剛第達姆母如此容易設立學校；其實，姆母對於這學校受了無數的苦，我們看後，可以明瞭！

第十九章 在耶穌孝女會內有數件事的改革（一八八九—一八九二年）

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二日，薩拉孟加的主教名瑪爾第納富依斐寄愛爾陶調任到瑪德里後，接他位的，是一位聖奧斯定會的神父，名多默加麥拉。耶穌孝女會史的記載：「一八八五年剛第達姆母修改耶穌孝女會的會規，但姆母因時常旅行，故不能一時改成。但這會規，薩拉孟加的主教欲叮囑姆母急速改好，爲呈教皇恩准這會。那時剛第達姆母將會規上所有的幾件難題，寫信去問愛朗神父；神父回信說道：「姆母，你欲詳觀這書所寫的，因爲在這裏面有耶穌孝女會會規的註解；你接信後，當急速底抄成，若你在日間無暇，夜間繼續的工作；要選三個評議員，至于揀選誰當此事，隨你的意。若于會中有任何事故，或揀選別的修女，當這職份，你當先和這三位商議，然後呈給于主教看。」我們再將愛朗神父別的信上幾句話寫出來：「我很盼望主教到你們那裏去，若主教去，你謙遜的和他講，耶穌孝女會的會規，你該勇敢無所畏懼，若主教不許你們規矩中的幾條，這無甚關係，因爲塞哥維亞的主教維多利亞的主教和公主依撒伯爾都很讚成耶穌孝女會，所以他一定欲懇求教皇，恩准你們的會規。」自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日至廿六日，剛第達姆母因廿六日爲主日，故除了到飯廳用飯外，終日在修院的小聖堂內，聖母像前面寫會規。寫畢，又自廿

七日至二十九日，寫證據和預備一總要緊物件，然後姆母將所寫的會規，證據和一切要件交給多默加麥拉主教。這位主教也同別位神父詳細考察，在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神父始將這些要件歸還姆母。那日主教親自到孝女會來，還給剛第達姆母的會規，並另有一小本子，就是主教察看耶穌孝女會會規後，另外按着聖教宗的意旨而加添的幾條，和改削了幾條姆母寫的。剛第達姆母見主教所添的幾條內，有阻擋增加修女的數目一條；故她有些不喜悅。但姆母想是天主的意思，故急速契合天主的聖意，而安樂順從。現在耶穌孝女會的會規已分爲兩份，在第一份，本有一條，修女當與院長姆母訴心；而主教因聖教宗的意思而改作：「修女若願意與院長姆母訴心，也可以的；都從各人自由。」惟于第二份內，我們不知改了什麼。

那時剛第達姆母，想在多祿撒設一初學院，爲增加初學的名額。愛朗神父以前嘗寫書信給姆母，說道：「我願一總的初學到薩拉孟加來；爲她們在德行學問兩方面，能彼此勉力！」待主教准了耶穌孝女會會規。孝女會內必須揀選一位總會長姆母；因爲自立會到那時，當時會中諸事，皆操于剛第達姆母一人手中。那時會規已定，故姆母們開議會選一位總會長姆母。于是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行一小避靜，爲求天主聖神光照她們，二十日他們實行開會，選立剛第達姆母爲耶穌孝女會總會長。和安多尼亞羅彼來斯，瑪利亞依厄拉戴寄和依撒伯爾安東三位，爲評議員。

這裏補敘關於愛朗神父的事。愛朗神父自離開薩拉孟加到三的亞哥，直至一八九六年，剛第達姆母僅一次到該處去拜望神父。雖愛朗神父與姆母常常通信，但他僅答應姆母對於耶穌孝女會的事。他將臨終時，神父也沒有一次和剛第達姆母說，他有病；僅說他的力量日衰等語。愛朗神父離開薩拉孟加後，耶穌孝女會的物質方面諸事，均由辣孟巴爾巴拉神父掌管。修女神靈方面的事，由該地的耶穌會神父們幫助。耶穌會神父極力幫助耶穌孝女會的緣故；因剛第達姆母，到勞要拉去時，耶穌會總會長，類思瑪爾定神父，

嘗和姆母說過，願意耶穌會神父幫助姆母的切。愛朗神父雖遠在三的亞哥；然而他期望于耶穌孝女會的一切，也是日甚一日！神父見剛第達姆母受了如何的痛苦，而耶穌孝女會如何發達，多祿撒學校的一切難題，初學院，都已解決，和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各種學校有了很大的效果，真是喜樂異常！又正在他安慰快樂的時候，天主上智，收了他的靈魂，長離塵世而逝！真是如古教的梅瑟未進天主已許的福地而死了，而許愛朗神父進入天國！

下面的一封書信，是愛朗神父當剛第達姆母辦多祿撒的學校，遭遇困難的時候，寫的。原文譯作：——

「我極親愛的剛第達姆母：——

我接修女來的信，很覺欣慰；因為她的信，雖不能訴出你的一切，——這是不可能的！——但已足使我知道其中最要的幾點；就是能明瞭魔鬼如何利害的推殘你與你的修會；那些與你一向有很好友誼的人們，因此對你加以反對，煩擾，騙術，和各處對你的慢待；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使你傷心，但是這傷心的事，實在是平安快來到了的現象；努力吧！放心吧！將一切的盼望，放置在吾主耶穌和聖母的懷裏，便沒有事可使你畏懼了；因為不但這胸懷中的風絲雨片，將如雲如烟似底消散了；就是那與你反對的人們，亦將成爲你的良友；可是，雖是這麼說，你究竟要受多少的艱難辛苦啊！我爲此天天，爲你求天主，尤其是彌撒中；餘外，在每月也爲你作兩台彌撒，奮勉罷！因爲天主將照我所說的，要賜給你的神女們，承行主旨的精神；你將來也要看見有許多有聖召的人，要准你們的會，以上都是天主愛你們的一個鐵證。至于你，也該將那反對多祿撒的批評，一概不理會；因爲這事將成爲衛護的城牆與砲堡！奮鬥罷！因爲還開始建造時，他已有了對敵，以致連放一塊磚頭也是要流淚的；但是你看將要有多少恩惠，到你和那些在你那房屋裏居住的人們身上！你們就要遷居到那裏去，同時定有一

番遷移的大禮；這大禮將使一般反對建造牠的人無可奈何；所以這事不是撒在石上的耗費的種子，却是撒在良好的田中優良的好穀；我希望不久將要生發良好的效果，但是，你將要受多少麻煩！神姊！努力吧！你且蔑視這從造物所來的一切！堅持罷！你的事業將如同建在磐石上的一個柱石，他是穩固而長久的，所以你放心吧！天主也會給你保證過；且你雖受苦，聖母瑪利亞也不捨棄你；他要助你光榮得勝了一切，奮鬥吧！不折不扣的奮鬥吧！你却也要使你的內部——心肺胃腑，勿為這事的工作，這密切可覺得的情感，受物質的損傷！」

再者，下面的一首詩，是剛第達姆母寫呈愛朗神父的；現在譯出，如次：——
「你的生活和聖善的習慣，

鼓舞了我愁苦的心歡喜；

但我剛認識你的模範，

使我單獨零仃，即便分離。

☆

☆

☆

☆

這般底最大的犧牲，

天主要我奉獻的啊！

彼此分離了的一生，

我靈魂的父親離了我！

☆

☆

☆

☆

若不是聖母默示，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傳略

雖是痛苦，她讓我知道，

這是天主的意旨，

我不曉得，將如何是好。

☆

☆

☆

☆

當着我有了歡喜，

或我眼中留着的淚痕；

我能明瞭的回憶，

誰是我最親愛的靈魂？

☆

☆

☆

☆

可慶祝的親見你的好時候，

快樂來到，切勿離我太久，

不要使我太難受，

最大的痛苦和憂愁。

☆

☆

☆

☆

祇是在盼望中我的心，

能拜望我靈魂的父親；

我一生中的護守天神，

一切時間照顧我的身！

☆ ☆ ☆

最大的快愉在我的一生，

我深切認真底想這事情，

我想我是不能夠支撐，

這般的愉快侵入我的心。

☆ ☆ ☆

我的痛苦的胸懷，

許久，盼望着見您，

知道我一切悲哀，

安慰我的流淚。

☆ ☆ ☆

哎！如果這事可能行，

像我有了這一種感想，

可變形成了一隻老鷹，

飛罷！向您飛的去向！

☆ ☆ ☆

那麼明白的高大的呼聲，

我將告訴了您，我的痛苦，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傳略

我的畏懼，知我的傷心，
還有許多的隱情要申訴。

☆ ☆ ☆ ☆ ☆

您的心算是一座寶殿，
牢固珍藏了財寶金銀，
那兒鎖着這一種密件，

關於這創辦人的靈魂。

☆ ☆ ☆ ☆ ☆

一八九六年六月，愛朗神父自三的亞哥到勞要拉去養病，（本來宗旨，是在該地預備善終。）他路過他的家鄉瓦拉多利，就留居在他的家裏幾天，爲候剛第達姆母去探望他。那時剛第達姆母，有事頗多，故沒有去訪問。稍後神父既到勞要拉，姆母從多祿撒到勞要拉，去問候神父，八月十五日，是聖母升天瞻禮，愛朗神父說道：「我在這瞻禮後八天內，瞻禮六或瞻禮七，一定會死！」說過，果驗！在瞻禮七早晨，神父預備聖事，安然逝世升天，神父享年七十五歲。神父死後不久，剛第達姆母的父親，也去世登天國了！剛第達姆母有一次寄書信給多祿撒一位修女說道：「我們第一要順從天主的聖旨，我們在此，當忠心誠實奉事天主，後來在天堂上永遠讚美天主，此是我盼望你們的！」

第二十章 多祿撒的建築和時機不利（一八八九—一八九六年）

在前一章，我們見過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租了一座房屋；但是姆母很願意購一座房屋。現在我們要講

耶穌孝女會幾件大事，即在一八九九年，有一位先生，在臨終時，寫遺囑講，他願幫助耶穌孝女會一萬元，爲購屋設學校；但是姆母須在這一年的內要購房屋，設立學校；若這一年不購校舍，姆母不能得這一萬元的捐款。雖是剛第達姆母，有了得一萬元捐款的可能性，設立學校，但這位先生所定的期限很短，又這一萬元，尚不够購屋和辦學校用；故當時姆母，實進退兩難，但她很依靠天主，並當時同所住房屋的主人商量，能不能買那屋；彼主人老實答應，頗誠懇底願將該屋售給姆母；但有人聞該主人欲出售那屋，便都來問價，其中有一富貴人估定該屋，值二萬六千，要購去，但姆母極願購這屋，因此姆母一說，肯出二萬八千元買該屋；是怕別人要買，與屋主約定，當時交付一萬四千元，其餘即定當每年交還若干。剛第達姆母，與該屋主約定，即交付一萬四千元，這錢是當時有人借給剛第達姆母的，這人素來並不認識姆母，所以他一定要姆母先覓一保人，然後方肯借錢給姆母。那時姆母沒有別法，幸好有幾位朋友，她們常在無事時，與姆母非常熱切，真像好朋友們；但是姆母當這時機，請她們爲保人，她們便不肯了！所以姆母無法，即寫信到薩拉孟加，問恩理格亞爾瑪拉神父，這事如何辦法？神父回信，令姆母向耶穌孝女會總會錢庫內，取一萬元，但做這事以前，必要到薩拉孟加主教前，請准；故姆母即從多祿撒回到薩拉孟加，時主教不在該處，所以姆母請辣孟巴爾伯拉神父，代求主教准許。後主教極端讚成；于是姆母即實行辦法。耶穌孝女會修女中，或有人不很讚成姆母的主意，因爲當時耶穌孝女會經濟不裕如，並且她們想多祿撒學校的創立，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剛第達姆母不理會他人的主意，她知是天主的聖意，故勇敢行她的志願。所以姆母取了一萬元後；她尚短四千元。有一天，一位是姆母素來認識的先生，名若望，姓嚴，來拜望姆母，他們在談論間，那位先生，知剛第達姆母，需要錢用，于是他即將身邊所有的四千元，不須有中人借給姆母，並且他不要息金；不幾天，剛第達姆母，即從薩拉孟加到多祿撒。當日也到聖巴斯弟盎地和多祿撒

校舍的主婦，訂妥買房屋的事，和寫房契的日子。一八八九年，她們在多祿撒校舍內，寫了房契並交付一萬四千元。不久剛第達姆母因奔走南北，過于勞心費力，故患重病，病已垂危，許多醫生，都說姆母，患了這一場病無有痊愈的希望了！至于該房房價，是二萬八千元；但姆母一時不得全交，故她與屋主主婦，訂妥先付一萬四千元，其餘再待姆母有便，即行付清，約定每年利息七百元，那時耶穌孝女會的錢財並不富足。當時剛第達姆母既買該屋後；又因校舍不大，故必須另建築一屋，但一時姆母的錢不能供給許多處的用途，故買後第一年，姆母不能付清所欠的一萬四千元，于是只好交付賣主七百元息金；待到第二年，姆母因錢不濟，故又未付那一萬四千金，只又交七百元利息。剛第達姆母當這窮困的時候，心神常常依賴天主，後她新建造的學舍已落成，故即行開校。彼時多祿撒總本堂神父，頗願幫助剛第達姆母，但是他受到別人的許多囉唆，故神父待姆母頗嚴厲。一日，神父大聲責備姆母，而姆母謙遜的低首靜聽，有時頗誠實謙遜底說幾句要緊的話，待神父責備話講畢，姆母即跪在神父前面說道：『我所有說的話中，和有得罪神父的地方，請神父寬免』云云！剛第達姆母的謙恭溫和，即激動了人的硬心腸，但她時常受到許多凌辱患難，以致常常身體違和，故多祿撒的事，直到一八九二年五月，尙未妥貼成功。彼時姆母，回薩拉孟加，再和她的神女，從該地到亞爾把待多爾麥斯爲朝拜聖女德肋撒的遺屍，後即到加斯得利亞納侯爵夫人家，這夫人極款待姆母，並請她們居住幾天，據陪姆母的一位修女說道：『剛第達姆母平日不能用冷食，但是她同我們同席，見我們用冷食，她也用冷食，因她怕煩勞別人，所以如此的。但她雖如此，不日即患病，而姆母當時，並不言患病的原因，直至她病後，她方向我們說明，這次病了的原因。』到六月一日，她們辭謝了侯爵夫人，預備起程，在第二日，到多祿撒。翌晨，姆母等正在默想時，那蓋新校舍小泥匠來，向姆母要工錢，這時，姆母手裏缺錢，故憂悶得很，並且那匠人，很急切的要錢，姆母無法可想，但匠人

不得已，只得走了並在臨走時說：「明日非給我錢，不可！」姆母即極懇切的求天主；所以當日下午；有一位太太來院，給剛第達姆母八百元哀矜。翌日，姆母有錢，給了匠人。那年六月十三日，剛第達姆母帶了四個初試，從多祿撒起行到薩拉孟加，路過麥地那，姆母就與四個初試分路，四個初試由別人送她們到薩拉孟加，姆母則取道往塞哥維亞主考學生。翌日，該處的耶穌孝女會修女，和學生們，已預備歡迎姆母的禮節，姆母到後，她們即開始慶賀姆母，剛第達姆母到薩拉孟加的第二天，是恭逢耶穌聖心瞻禮，姆母即到耶穌會聖堂，去望大禮彌撒，又不久加斯戴利亞諾侯爵夫人，因為造住宅，故請主教到該處祝聖該屋的基石，那時，有很多的神父陪主教同去，這位夫人因很愛慕剛第達姆母，故亦請姆母也參加這奠基禮。薩拉孟加的主教，也允許姆母參加，故姆母去參加這典禮。在該侯爵家，有一件很奇的事，即那家所蓄的兩隻拉車犍牛，這牛正在草地吃草，而姆母和別位太太，走過該處，犍牛一見姆母，即奔投姆母前，勢將攔害姆母，姆母一心求天主垂憐，不知什麼緣故，牛即時頭向下，且盡力向地觸，因此姆母避開了，待牛仰頭一望，見姆母已行到遠處，勢將追來，而被牧牛的阻止了。衆人見了，都異口同聲的說：「這事是奇怪的，因為這地方是很平的，這牛不致跌倒，亦從來沒有如此二只角深觸在沙土裏——」一時聽了這事的人，都感讚美天主的照顧姆母云。姆母住在該侯爵夫人家，約三日，即回薩拉孟加。這年八月，姆母到聖巴斯第去。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姆母到聖巴斯第去避暑。二十四日，她接到一位太太來信，向她欲索還四千元，這銀是多祿撒總本堂神父，向那一位太太借了，爲幫助姆母們多祿撒校舍用的。這位太太不斷底強要求姆母歸還這錢。翌日，姆母又接到她急迫的信。當日姆母也接到建築多祿撒校舍的木匠，向姆母要所欠工資三千元，和木匠所請律師的信，他並促姆母急速回到多祿撒。姆母當這情形很是憂悶，故回到多祿撒了！姆母回到多祿撒，木匠即來向姆母索工資，他見姆母很是困難

，便假裝說：「姆母！過數星期後再說吧！我現在先去了！」姆母以為真的，遂起程往聖巴斯弟盎籌款，那裏知道姆母剛到那地方，又接律師的信急催姆母，即回多祿撒，先歸還那木匠三千元工資。剛第達姆母見信，心很憂愁，不可言狀；可是她一心依賴天主，故即回多祿撒，既到，木匠向姆母說：「在這幾天以內，若你不給我錢，我要到司法衙門去控告你。」那麼，姆母很焦急了！姆母忽接到一個素來不認識的人來信，並說不久將匯三千元給姆母，並說：「請姆母在求進會的窮苦女中，允准四個進會，她們進會的錢，由我担任；我不久要到姆母處，交付那項錢」云云。不久，剛第達姆母果然收到這三千元，即命全院修女，到聖堂去唱聖咏，感謝天主。後姆母即將該款歸還木匠。並揀選了四個女子，始行初試。姆母在多祿撒許多時候，為等候那一位先生，送這四個初試的進會的錢；但她終不得滿所期望。那時，多祿撒尚未立初學院。所以姆母將四個初試的，送到薩拉孟加進初學院。至于多祿撒離薩拉孟加路程很遠，車費很大，剛第達姆母，經濟不裕；故她與別的兩位修女和四個初試的，一行七人的旅費，實在難而又難；於是姆母設法往比爾巴聖去，向教友家求哀矜，為作她們的車費，但她僅得了些微的數目並不够用。剛第達姆母在聖巴斯弟盎寫信給薩拉孟加修女說：「現在我的身體尚好，但時常接到多祿撒來信，說木匠工人常常來到索工錢；因此我很憂急，一面我也覺得有些安慰，因為我時常有這些難處為祭獻天主的小禮物。目前我將多祿撒的一切難事，託給你們，請你們行三個九日敬禮，求大聖若瑟妥善處置該事。」多祿撒的事，由大聖若瑟保護，得安全了；可是自剛第達姆母着手買校舍和另蓋新屋，直到這事竣工，她受了許多困難。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多祿撒的學生，遷進新校舍，那一天，有二台彌撒，在早彌撒時，學生唱經典禮，並神父講道理；後來有唱經大禮彌撒，那時神父講道理，彌撒後，顯供聖體，到下午有聖體降福。降福後，學生開游藝會，歡迎來賓。」至于新校舍的買價，尚有一萬四千

元，因剛第達姆母手中不便，因此沒有付清。會史又載：一八九三年夏季，剛第達姆母到比爾巴聖的一位富貴太太處，商量金錢問題，雖然那位太太已接到公主依撒伯爾請她幫助剛第達姆母的信，可是她不肯幫助姆母。多祿撒新校舍故主主婦很急切地，要剛第達姆母付清剩餘的一萬四千元和利息。姆母因當時的境遇，頗感焦急，所以她與瑪爾定罷利奧拉神父商議，問神父能不能賣那神父送給姆母的房屋？神父要試探姆母的忍耐，故不允許！雖然，剛第達姆母受了這難；可是她常忍耐。那時有一位律師，很幫助剛第達姆母；故恐嚇瑪爾定神父說道：「若神父在兩星期內不允姆母賣那屋，我將到衙門控告了！」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剛第達姆母從多祿撒寫信給薩拉孟加姆母們說道：「我末次寫信給你們，說多祿撒房子的故主，欲逼迫我付清錢。今我寫這一封信的意思，我告訴你們，我對於這事，已有圓滿解決的希望了！」該屋主婦不絕底來逼迫姆母，且限定一月內付清，若姆母不交付一萬四千元和息金，那房屋歸公了！彼時姆母很憂很急，往來在聖巴斯第益和多祿撒等處；設法但沒有一個人，肯助一臂之力！一日，聖巴斯第益，有一位太太，極願借給姆母一萬四千金，後這太太和她的兒子磋商，但是兒子沒有願從母意；故那太太，也沒有幫助！姆母候到交錢限期末後的二日，有一位太太，名若瑟法拉隆皮愛蘭，買了瑪爾定神父所送給剛第達姆母的屋，房價有二萬二千元，姆母就拿其中一萬四千元和所應還的若干息金，一併算清，交付故主。姆母對此難題解決了後，她寫信給薩拉孟加巴爾伯拉神父說道：「昨天，我接了你的電報和信，我想你也接到了，我告訴你，多祿撒事，已經解決了；並請你將這事，轉達耶穌孝女會，我的神女，目前我回憶這事的解決，實屬奇奇！」剛第達姆母對於多祿撒的學校，受盡很多的苦。其中，還有如此一件奇事：有一天，姆母到比爾巴聖去求哀矜。遇見一位先生，當時他也略略給姆母若干元；但他願意剛第達姆母，到他的本地方去領錢，姆母信以為真，遂和別的一位修女同去；不料姆母們到後，那位

先生，公然食言，他哄騙了姆母；他已將欲給姆母的銀，借給別人了。翌日，該借戶破產了；故那哄騙剛第達姆母的人，立即發瘋！不久身死！聽見這事的人，都說是欺哄剛第達姆母的緣故，因而受天主的罰！

一八九二年十月，耶穌會神父在羅要拉（耶穌會祖依納爵的故鄉）會議，選舉從前在薩拉孟加的會長神父，類思瑪爾定神父，做耶穌會總會長神父。剛第達姆母素來認識那位神父，且那時姆母適因往比爾巴聖去，路過羅要拉，故姆母也參加這盛禮，和參觀從前聖依納爵所住的房屋。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一八九二年十月十六日，剛第達姆母，和別的兩位修女，到羅要拉，拜謁和恭賀耶穌會的新總會長，類思瑪爾定神父。那天，晚上她們居住聖依納爵的老房屋附近的旅館內。翌日，午後，姆母們至羅要拉耶穌會，去見羅要拉的會長神父，並由這位會長神父，請總會長到客廳，姆母們即恭喜他！神父向剛第達姆母們說：「你們和衆人，都照世俗人的樣子來恭喜我！因我已升任了這個職位；但是我當這個職位，是非常重要的！」云云。那時，剛第達姆母對於耶穌孝女會會規有請問于神父，神父因得聖神的默啓，詳細底講解了給她們聽；如此講論，約有一小時，姆母們受了許多神益。那位總會長神父講：「自我昇任總會長後，來見我的，絡繹不絕；但我與他們講話的時間；從未有和你們說話的時間多！」後談完話，總會長神父臨走時，向剛第達姆母說：「不論什麼時候，你們要耶穌會神父聽告解，和領避靜，你們都可以請的！」總會長神父辭別姆母們後，另有別位神父領她們參觀聖依納爵的小聖堂，和聖人的遺物。翌日，姆母們在小聖堂望彌撒後，特在要離羅要拉時，很覺得戀戀不捨！但是沒法久留了！只得離開而到了比爾巴聖。

第二十一章 剛第達姆母到羅瑪去

剛第達姆母久懷旅行羅馬覲見教皇的意思，後因有一次避靜時，得天主的默啓，她必須到羅馬。因那時候聖教會審定對於一總修會的會規和各會特別的會規；故姆母必親自到羅馬去，商議耶穌孝女會的會規。剛第達姆母如不親自到羅馬，可請別位神父寫信到羅馬，但是姆母想要耶穌孝女會的會規，早日成功，故要自己去到羅馬去，後薩拉孟加的主教允准姆母去，同時耶穌孝女會的衆修女，也極端讚成姆母的主意。一九〇二年八月二日，剛第達姆母，她的妹妹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和一位名加俾額爾拉姓翁載（該修女是法國人；那時雖然是一位年輕女子，但她精通法文；因此姆母欲她跟從，以便說法國話；因當時通用法語；故孝女會的會規，由剛第達姆母寫成班文後，由她譯成法文，後獻呈聖教宗。這位姆母，如今她是耶穌孝女會的書記。）從薩拉孟加起程到瓦拉多利休息一宿，次日動身到羅馬。剛第達姆母到瓦拉多利留一天的原因，因姆母到那地方，正是瞻禮七，明天是主日，姆母不想行路，故停留。姆母可望彌撒，並可休息。姆母望彌撒後，就去拜望耶穌會神父罷富，語間，姆母告訴他因主日的緣故，不能趕程。神父向她說：「今天是主日；但是你們已經望彌撒了，不妨起程赴羅馬；因為你這次到羅馬去，不是爲遊歷的。實因要緊的事；所以今天你們即刻動身，好早些日子，到羅馬，辦妥。」於是姆母們即動身起行，在瞻禮二上午九時，火車過薩拉哥塞，這火車停在該地，有二個半鐘點，她們即在該處聖母堂朝拜石柱聖母；姆母將到羅馬去的事情，敬付託給聖母。拜畢，姆母們回到車站，不知姆母們在聖堂的時候過多的緣故，或馬車繞了遠路，故姆母到車站時火車早開了。剛第達姆母很喜歡；所以她們仍回到聖堂，朝拜聖母。在薩拉哥塞，剛第達姆母寫信給薩拉孟加姆母講：「我們在薩拉哥塞很好，我們已到該地的聖堂，朝拜石柱聖母；這聖堂是非常高敞幽靜莊嚴的；實在令人熱心起敬的！」姆母們離開薩拉哥塞，經巴爾薩羅納瓦拉多的罷富神父，已寫信給巴爾薩羅納的補辱聖母會的姆母，爲囑他們爲剛第達姆母們預備住屋；故剛第達姆母們既到

該處，即到補辱聖母會修院去。剛第達姆母，很愛慕該會的修女；因他們修女，很有愛慕聖母的精神。後剛第達姆母們一行到了羅馬。當她們到羅馬時，有一位罷拿戴祿神父，因已接到剛第達姆母的電報，故他到車站來迎接姆母。及到見了姆母們，即引她們到聖奧斯定修女會。姆母們在羅馬時，皆住在這修女會內。這修會修女，都很愛招待剛第達姆母；但其中就有幾位，願隨姆母到西班牙國，改進耶穌孝女會。不過剛第達姆母，勸她們不要改變她本來的志願。聖奧斯定會的修女，欲改進耶穌孝女會的事，不足為奇；都是因為剛第達姆母，品行端方，德容可貴，實令人可敬可愛的緣故啊！

那時，安海拉斐秘德利亞姆母寄書給薩拉孟加姆母說：「目前我們很忙，每日早晨到聖堂，望五點半鐘彌撒，彌撒後即回聖奧斯定修女會，後我們到罷拿戴祿神父處，抄錄會規，午飯時，回到該修女會，飯後再去抄寫，直到日落方止。」剛第達姆母在羅馬寫信說道：「謝謝天主，因為我們來到了羅馬；否則我們的會規，還是未經批准。目前尚有許多艱難，可是這種艱難，依靠天主，都要化為烏有；因此你們不要忘記，我們常在天主手裏，他要保護我們，這是我們的盼望。你們要多求天主，俾衆人都能滿全天主聖意；并能使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就是：使會規能請得准許。我們見過郎保拉和狄伯多祿等樞機，他們都很喜歡幫助我們。末了，我還要報告給你一個好新聞，就是我們的會規，經過幾次變動以後，就得准許。」又寫信給西班牙國的耶穌孝女會一總修女說：「我可愛的神女們，今天我的靈魂充滿了安慰；我特請你們，感激天主，因為我們的事情已告成了！教皇已准許了我們的會，和我們會的會規。現在我們當熱心的守會規，我們只要全守會規；若我們平生熱心敬主，我們死候亦熱心，此是我所願的！在羅馬我們會的保護人，是紅衣主教若瑟秘俾斯；這位主教，我們已朝見了；他很願為耶穌孝女會的保護人。現在我極願回國。惟我願戀戀不捨這羅馬聖地；其餘的，待我回國後，詳細面談。」剛第達姆母在羅馬時候很長，故她完

成了抄會規的事後，她就去觀見教皇良第十三位。和朝觀羅馬一總的聖堂。一日，剛第達姆母寄信給耶穌孝女會一總修女說：『昨天，我們接到華禱崗宮，寄下三張許觀見教皇證；如今我們已觀見了教皇。在觀見教皇時，我們的心神所有的快樂；真是難以筆墨述了！如今我們觀見了耶穌的代位教皇，心神已有了莫大的安慰和善樂。將來有一天，我們面觀天主時，當有如何的快樂呢？如今我不暇再寫了；因為今天我要投寄這封信，其餘的話，再而談罷！』剛第達姆母在別的一封信上說：『你們已知我們已經觀見了教皇；我們不是私自見教皇的，是和別的人一同觀見的。其時有五位別修會的修女，要一同進見教皇，但因教皇年高而且有病，故其中有二位，不能得進見，故憂悶而退！你們知道，即是聖奧斯定會的修女中，尙無一人，得觀見教皇。我們三人得觀見的榮幸，實是萬幸！當我們進教皇宮殿稍等了一時，即到教皇的寶座附近跪下，教皇的侍衛，抬教皇寶椅，漸漸而來，後教皇到寶座前，即升寶座。衆人異口同聲，高呼教皇萬歲！萬歲！萬歲！教皇溫良慈善的笑容，舉手降福左右諸人，並有片刻訓諭。少頃，仍登寶椅，由侍衛抬回。當教皇經過我們所跪的地方，我即高呼：教皇萬歲！萬歲！萬歲！教皇聞這大聲，顧視我們，便露仁慈可敬的容貌，而特別的降福我！』有一位聖多明我會，彼雷富半多神父說：『剛第達姆母自羅馬回來後，向我說出她在羅馬的經過和她見了列聖品的事。她說：『我在羅馬時，見了教皇將其真福列入聖品；那時華禱崗宮殿的情形，頗莊嚴威肅，實令人加增熱心！在此我見了如此的聖典，憶將來到天堂，將要見如何的美好哩！』我說：『羅馬離這裏路途遙遠，車費很大，爲何你們到那地方呢？』她答應道：『我所以到羅馬的緣因，是因我得了天主的默啓知有一人，不贊許我們的會規，故我親自去辦理，俾得妥當。』』

第二十二章 剛第達姆母們在羅馬時朝拜聖堂和回到本國（一九〇二年）

現在我們將剛第達姆母寫給耶穌孝女會修女書信上，對於羅馬朝拜聖堂事，撮錄如次：——

(1)「昨日下午，我們已去朝拜了聖伯多祿致命地的聖堂。至今我們因抄寫會規一事，殊覺忙碌；故未朝拜其他聖堂。」

(2)「我們因日間無暇念經，故每改在夜間念了。」

(3)「今天我們朝拜了華禱岡的聖伯多祿大堂和聖伯多祿的聖墓。在聖伯多祿聖保祿兩位宗徒的墓上，每一墓都用金銀鑲寶，另有八十個電燈，晝夜常燃，光耀奪目！實在難形容于筆墨間的！待我回來時，面談可也！」

(4)「今天我們也朝拜了聖老楞佐聖堂，在該堂內的兩旁，有教皇庇護第九位的坟墓，及聖老楞佐暨聖斯德望的聖墓。又朝拜了聖保祿大聖堂和聖伯多祿聖保祿兩位宗徒的聖墓，（在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兩大聖堂內，各有兩位宗徒的半個聖屍。）那時我爲你們懇切底求了天主！」

(5)「我們又朝拜了聖依納爵的坟墓，和他臨終時所住的屋，又見了聖亞肋叔的墓，和他生前久住了十七年的一間樓梯下的房。目前該樓梯下，尚有亞肋叔聖人的像，俯躬端坐在其間，很彷彿他生前十七年的生活肖像。」

(6)姆母再寫給她的一位神女，名文思拉大愛爾南待富的信上說：「今天，我們看了聖宗徒伯多祿當時被囚禁的監獄和聖人所帶的手拷和鐵鍊；你欲我急速回到西班牙國，因你不知道我在羅馬有許多益處，我記得聖教會自古以來所有歷史，我極盼望聖教會在此建一個耶穌孝女會的修院，你告訴嘉祿德姆母！我們看了聖嘉祿總主教厚待窮人的一餐桌和主教的一個椅子，當時我們爲她與一切在耶穌孝女會修女，求了天主。我們也看見了吾主耶穌受鞭打時被綁的石柱；再請你告

！
訴加大利納姆母，我們已朝拜了聖女加大利納的聖堂，那時我們爲她和我的一總修女，求天主

(7)「我們已從羅瑪到了勞來德地方，往年納匝肋的聖家，由天神搬到這地方來的，我們即在該聖家所在的聖堂，望彌撒，領聖體，已而我請那地方的人准我打掃了聖家；允許後，我即用一把小掃帚，跪着掃那嚴肅謙遜的聖家。當時我且掃且流感動的淚珠；因爲想起當年聖母掃了該地！今我寫到這裏，亦情不自禁的流淚，你們不知我有了多麼的感動呀！」

不但剛第達姆母，在勞來德時，極端感動底回憶往日吾主耶穌聖母，和聖若瑟在這聖家內的生活，即姆母回西班牙國後，他憶及那聖家，即熱淚直流。加俾額爾拉翁戴姆母寫信給別位修女說：「我們在勞來德幾天因爲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姆母患病，待她病愈後，我們在勞來德聖堂後跑路，那時剛第達姆母說：「我們一直走去，因爲在前途有一個勞來德小聖堂，那時我們想小聖堂的所在，是旅館裏的人告訴姆母的，我不想姆母有先知的明悟，而常講了未來的事。我們在羅瑪時，剛第達姆母發出極大和極熱切的信愛兩德。雖然她當時有許多困難苦楚，她終常常微笑，時常快樂！一天姆母要我告訴她的欠缺地方，而我們不能看出她的毛病，故我們不能告訴她。姆母將愛朗神父所指點她的毛病，說了。又我們患了病，剛第達姆母頗盡心熱切照顧我們，夜間她每不睡，坐在我們床邊，看顧我們，宛如慈母一般！」至剛第達姆母們，得教皇恩准耶穌孝女會會規後，她們遂離聖地羅瑪，到露德去朝拜了聖母，她們回西班牙國時，又得多祿撒修院內。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九日，她們到薩拉孟加耶穌孝女會總院，到該院後數日，剛第達姆母給嘉祿德姆母書信說道：「我在羅瑪時，天主賞賜我數不盡的恩惠；其中最大的恩惠即我在羅瑪時，身體常常安適無恙，雖然我是甚忙，可是後來沒有一次頭痛。現在我們當全心愛慕和謹守教皇所恩准而降福了的聖會規

。』那年三月，剛第達姆，又寫信寄貝仰朗達的文思拉大愛爾南特富姆母說：『現在一位患病的神女如何？我極願到你那地方來，而且目前我不能即來，我們都當契合天主的聖意，盼望你們勿怕，後來我將那在羅瑪所見的一切，告訴你們，因為這事是深刻在我們的心懷，終不能忘！我們將那一切事，獻給我主耶穌，如今正為封齋時，故我們的心神常常陪耶穌和痛苦聖母啊！』

第二十三章 教皇庇護第九位欽定聖母無原罪為信德道理後五十

年和聖母無原罪聖年（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三年剛第達姆母回西班牙國後，自正月直到五月，姆母在薩拉孟加著一本書，即耶穌孝女會修女實行會規，所定神業的時間錄。五月，剛第達姆母到馬德里，因該處有一位耶穌孝女會修女，患了眼病，一隻眼睛曾經醫生診治，決定施開刀手續，將這病眼挖去，剛第達姆母，乃耶穌孝女會衆修女的慈母，她得了如此的消息，急切躬親去探望她！真是希奇得很，患這病眼的修女，臨開刀時，非但不需用醉麻劑，並且她手持苦像，大聲歡呼：『耶穌在此，我無所懼！』在場有九位醫生，親見親聞，莫不驚訝！雖然，該患眼疾的修女，一天一天的好了！但剛第達姆母，因有其他的事故，直到六月，不能離馬德里，返薩拉孟加去。當姆母在馬德里時，薩拉孟加的會長神父嘉來拉，由辣丁文的耶穌孝女會會規，譯成西班牙文，那位會長神父特別贊助了耶穌孝女會。剛第達姆母一有小關節目的事，必就請問這神父。剛第達姆母，極欽佩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的聖德，所以她很願意耶穌孝女會的一總修女，都仿效聖依納爵愈顯主榮的精神！一九〇四年，全世界都一律慶祝聖母無原罪占禮五十週年的金慶。西班牙國尤盛，因為無原罪聖母，為西班牙國的首主保，耶穌孝女會所創的各學校內，學生都行一個很盛大的禮節。現在略述薩拉孟加的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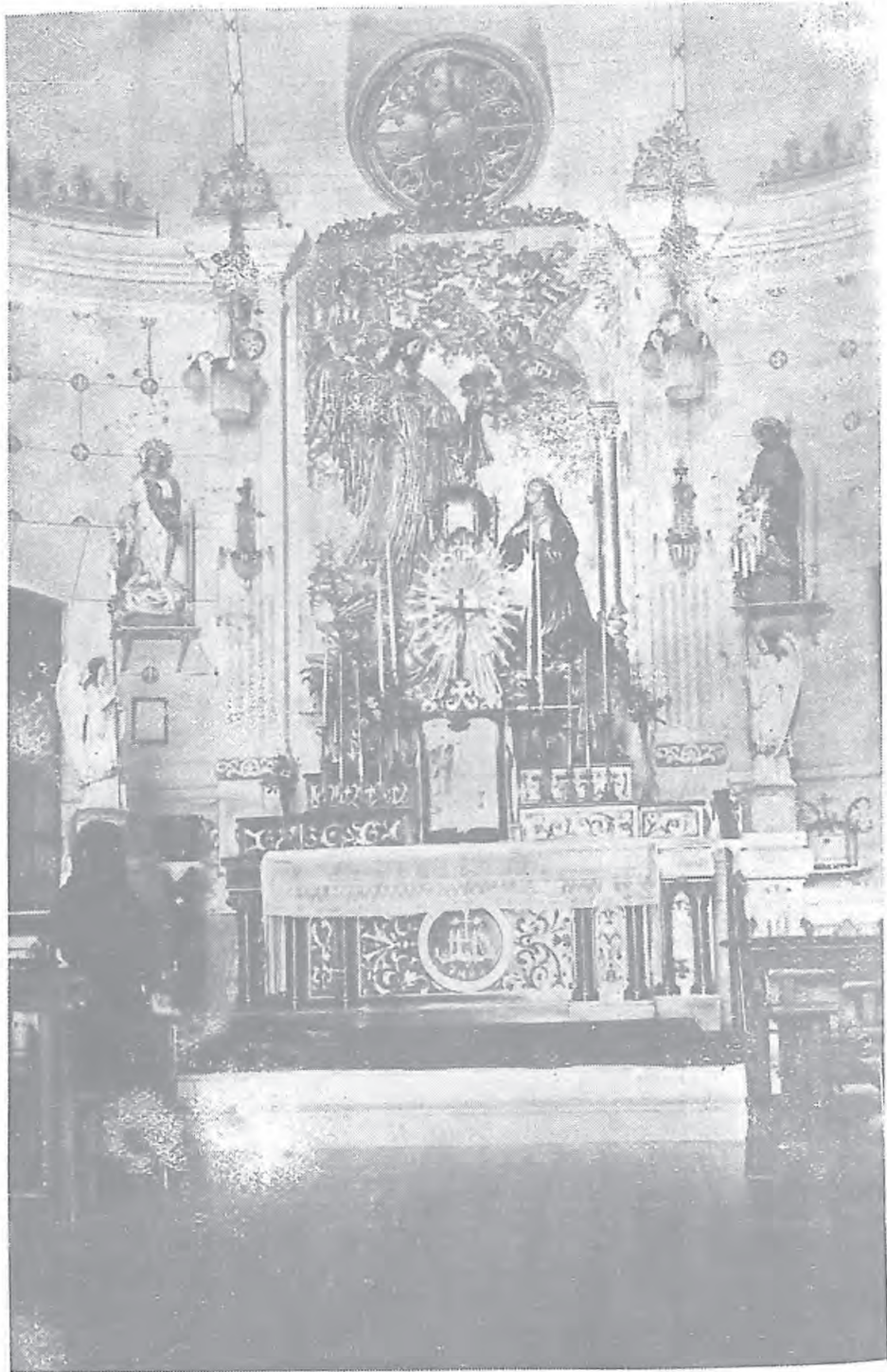
母無原罪學校，對於這金慶舉行了什麼禮節。這年正值該校創辦三十週年，在這三十年內，所有的學生，都是西班牙國的大家閨秀，管理這學校的修女，亦很竭盡心力，教育栽培學生，授以科學手工各課，尤其是對於神學和道德等等。該校學生，既是大家庭出身的，又經一番很好的訓練，所以她們品行端方，學問優良，人們見了，就知道這種女子真是人材，係耶穌孝女會學校的學生。學生畢業，離校以後，中有棄俗修道而成聖德的修女；也有成家立業，爲良母賢妻的很多；都是仰托無原罪聖母的庇佑和恩惠啊！耶穌孝女會修女的熱心和仁愛精神，也可藉此，有了很好成績的表現呢！該校分爲住宿生，走讀生兩部，附有貧民小學。至于耶穌孝女會修女教育學生的方法，修女教管學生，首重溫良慈善。若學生有不守校規的，校長姆母善言教導；若仍不聽，報告家長，待她的家長許可，而後校長責備她！如再頑固不遵勸戒，那麼，該生必被開除！學生不論在上課，自修，休息，手工，和食宿時，必有一位修女監察。有時學生的課室內，雖形式上並無修女監察，然實際上，常有一位修女窺視她們；如此辦法，是要教訓學生們，深知天主無所不在，和有良心指引的好教訓，使她們終身有恆，遵天理良心做事；然後成功一個忠實的女子。茲錄無原罪聖母學校當時的校規，大概如下：學生每日有二時（下午一時至二時又五時至六時）休息，其餘或望彌撒，或做手工，或學算學，文學，和各種科學，都是有條不紊的！星期日及星期四，學生出校旅行，若陰雨不便出外，便在校內休息，或體操。學生若非要事，除了父母家族，不得接見外人，或與外人通信。每三個月，校長將學生的報告單寄給家長。學生有重病，或由家長領回醫治，或在校中病房診治。學生應學習的課程，即神學，倫理學，聖教歷史，通史，算學，化學，物理，衛生學，代數，幾何，地理，外國文，烹飪課，織補衣服，刺繡，裁衣，和用蠟油做各色的菓子，精美完好，宛如天生！並在校內，有照相，石印術，和金屬上浮花等等。總之，耶穌孝女會創立學校，是爲極力培植青年或幼年女子的！剛第達姆

母感激無原罪聖母，因她得聖母很多的恩惠；因此命一總耶穌孝女會修女所創辦的學校，行大禮節，敬賀無原罪聖母，特別是薩拉孟加學校；因該校名爲無原罪聖母學校。剛第達姆母訂於這一年十二月七日，在薩拉孟加學校聖母無原罪小聖堂內，有大禮彌撒。十二月八日，在薩拉孟加一總的聖堂內，有大禮彌撒敬聖母；故姆母訂于十二月七日，在校中聖堂有大禮彌撒。爲教友們都能到校與祭，這一天，該校全體學生，購一尊聖母渾身全像，敬置在該校的樓梯間正中，該處是該校的要道，衆人進出必由的路，學生們又函購一個金的聖母聖心，將當時該校所有學生名單投金心中，爲作這聖年的紀念。剛第達姆母訂于這日下午四時，請神父祝聖這顆金的聖母聖心。但是那日下午二時，學生們尙沒有見綠衣郵差送聖心來，所以她們非常焦急，衆學生正在悶急時，忽然見該校的傳達，持一個匣子，到學生操場，奉給當時監察學生的姆母，這位姆母，知她們好久盼望的金心來了，遂呈剛第達姆母，姆母啓閱並取出了，請神父祝聖，接着一總學生齊赴聖台前，另有一個學生手持校旗，排在前列，又有兩個幼年學生，對立在旗下面，雙手謹托銀盤，其餘的每兩生一隊，赴聖母像前，她們各別底一面手握校旗一面向聖母說：『仁慈聖母，我願永遠作您的孝女，現在將我的身靈生命，全獻給您！』說畢，投她的名字在銀盤，並口吻校旗而退。又有兩生繼續行禮，如此連續的不斷，直到衆人行禮畢；然後她們將銀盤內所有的名字，置入金的聖母聖心內，由一個在那一天初領聖體的幼年學生，將這聖心，繫以金鏈，掛在聖母頸中。接着姆母，學生，和衆教友，行恭迎聖母禮，並且由那一天起，一連八日，該校的無原罪聖母小聖堂內，有神父講道理，舉行聖體降福。自當日到現在，每逢聖母無原罪占禮後八日內，在該小聖堂內，有神父講道理和行聖體降福等禮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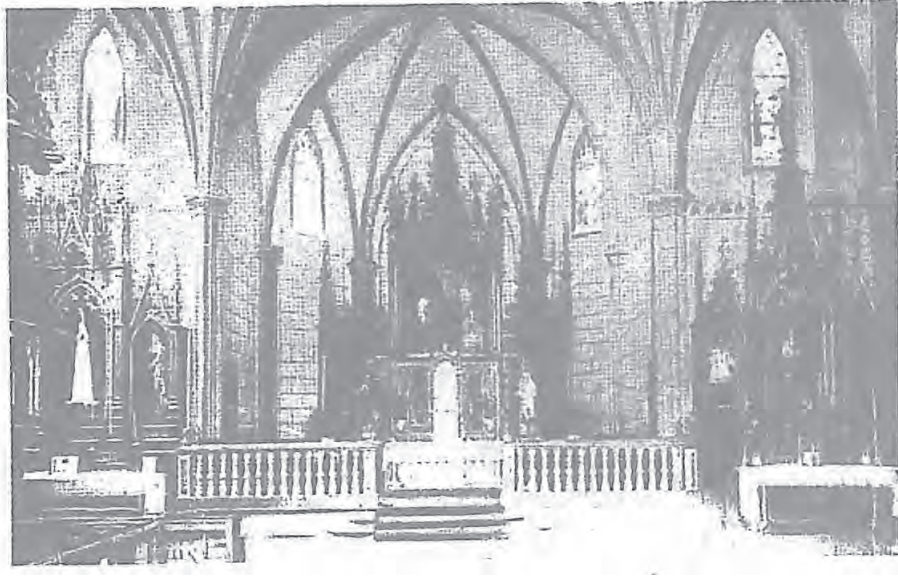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章

多祿撒的聖堂

(一九〇五年)



薩拉孟加女會初學內院聖堂總祭台(剛第達姆墳墓在此祭台後面)



多祿撒女學校內之聖堂



南格祿會長參觀多祿撒女學校

多祿撒的學校，是剛第達姆母千辛萬苦來創立的，也是耶穌孝女會學校中最優的一個；所以剛第達姆母要在該院內建築一座大聖堂，因為所有的小聖堂不夠用了。多祿撒附近的鄉人，都送磚瓦和木料給姆母。聖巴斯弟盎和多祿撒的人們，也助姆母若干錢，為建造新聖堂用。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剛第達姆母寫信給多祿撒的院長姆母說：『我願該聖堂竣工後；始行開祭，因為時間短促了，必定造不精細而完好的；你們不要焦急，因為天主的宮殿，當極精美完好的。我極感謝天主，並為一總捐助造聖堂的諸位恩人求了天主！』那年四月五日，剛第達姆母，再寫信給該院長講：『我感謝天主！因國王贈送了一個大聖爵，為該新聖堂用。我亦為一位多祿撒的先生，求了天主；因為他給我一個極大的哀矜，為這聖堂。你們看天主如何保護我們！如何賞賜我們這般的大恩惠！』一九〇五年，自正月到六月，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為預備新聖堂的用器；那時，姆母嘗到馬德里去一次，又到維多利亞拜見嘉戴納愛來德主教，並且向主教請示，在那一天祝聖多祿撒新聖堂，和有什麼禮節，因為主教會向剛第達姆母說過，他要親自在該新聖堂內奉獻彌撒。那時主教，訂於五月卅一日奉獻彌撒。那一天，正當剛第達姆母的誕日；並定開堂時，有三日慶禮。至于主教在該小聖堂內奉獻彌撒，不免有些難處；因為多祿撒的市長，想請主教到多祿撒大聖堂內行祭；因嘉戴納愛來德主教，係第一次到那地方。主教將到多祿撒的耶穌孝女會小聖堂來行祭前，主日彌撒時，大聖堂的總本堂神父，講道理時說：『五月卅一日，嘉戴納愛來德主教，將到該堂奉獻彌撒。』云云。那日下午，市長至耶穌孝女會修院，去向剛第達姆母說，聽了神父的一番話，並說：『那一天，主教在大聖堂行彌撒更妙；因為貴處聖堂較小，不能容多祿撒的許多教友。』姆母知道嘉戴納愛來德主教的意思，故從容的答應道：『好！隨便主教的意思如何；主教會向我們說過，他要在我們聖堂行祭，不妨我們再去問問他罷！』翌日，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姆母和別位姆母，到維多利亞去，告訴主教，多祿撒市長

，想請主教在大聖堂內行祭等。主教說道：『沒有人能阻擋我，在你們小聖堂內舉行彌撒；因為我這次到多祿撒的宗旨，僅是要到你們的聖堂行祭；即使一個多祿撒教友也不到你們堂內望彌撒，我也要在該聖堂行祭。』至多，我到大堂內，迎聖體到你們的小堂內。』五月二十九日下午，由多祿撒的總本堂神父，祝聖新堂。三十晨，該位神父行開堂彌撒。那時僅有耶穌孝女會修女數人與祭。那日下午，約在一時，嘉戴納愛來德主教，由大聖堂恭迎聖體到新聖堂，待聖體到堂，在場的大眾，都唱謝天主聖歌，與禮的，有多祿撒市長和許多教友，實在是一次盛典。從這一天下午，一連三日，每日神父講道理，顯供聖體，聖體降福。第一日和第三日，由一位耶穌會的神父撒利乃樂講道理；第二日由維多利亞的會議司鐸，那時他倍主教到多祿撒，（現在他是大拉沙那的主教）講道。卅一清晨，嘉戴納愛來德主教，舉行彌撒，與彌撒的，很多的人！六月一日，主教在該堂行大禮彌撒，市長和許多教友與祭。那天設備筵席，在舊校舍內，宴請主教，省長，省議員，市長和省政府市政府內諸位大人物。下午，若瑟學校的學生開遊藝會，歡迎主教和各來賓。那時新聖堂內，有了三座祭台；即正祭台，左右各一。正祭台是若瑟法拉薩皮愛蘭女士獻的，祭台中央，有一尊大聖若瑟善終時耶穌與聖母陪侍左右的聖像，該聖像是一位熱心教友獻給該堂的。右邊一座祭台，是一位多祿撒太太送給剛第達姆母的，在這祭台上，有三尊聖像，中央是聖安多尼聖像，右邊有聖女老德肋撒，左邊有聖方濟各沙勿略。左邊祭台，是瑪爾定罷利奧拉神父送給姆母的。這祭台一時尚沒有聖像。那時多祿撒大聖堂內的痛苦聖母會的會友，因為聖像舊了，重購一尊新的，因此他們將舊聖像，送給剛第達姆母，姆母即拿來供在新堂內的左邊祭台上。一日，多祿撒的總本堂神父到新堂來，剛第達姆母向他說：『神父！母親切愛兒子呢！』神父起初不解什麼意思，後來知姆母欲一尊耶穌聖像；因此神父回大聖堂，向諸位神父商量，既妥，總本堂神父即將一尊耶穌安臥于玻璃聖材內的聖像，送給姆母，姆母極

恭敬底將此尊聖像，橫置在聖母聖像下。剛第達姆母見新聖堂已開了，她遂想因該聖堂的主保善終的大型若瑟，而立一個善終會，那時，姆母與撒利乃祿神父商酌，神父向姆母說：『你去請准予耶穌會會長神父；因為他有准這會的權，他能將該會會友的名單，登記在羅馬善終會總會冊上，並能恩准善終會會友能得大赦。』姆母願意在新聖堂內，有善終會的經過，雖很艱難，有很大的阻擋，但是這會在一九〇六年六月二日開始成立了。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母贖擄瞻禮，薩拉孟加主教的輔理神父，剛第達姆母暨當時耶穌孝女會各修院院長十五位姆母，在薩拉孟加初學院會議，選舉耶穌孝女會總會長姆母。神父及諸位院長姆母，皆投票選舉，後來開票，都票選剛第達姆母，其中惟有一票沒有寫剛第達姆母；因這張票是剛第達姆神自己寫的。當日，薩拉孟加姆母，寄信給該處的耶穌會會長神父，神父當即回信給剛第達姆母說：『可讚美的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姆母，我很恭喜您得天主特別的恩寵，當選而榮膺這種重大的職任！我又祝賀諸位選舉您姆母的修女們，她們真是明智，選了一位實在是天主所要的總會長姆母！我極感謝天主，並和你們同樂天主所賜的喜樂！蒙姆母送下許多的食品，也很感激！云云。』自那一年起，到一九〇九年，耶穌孝女會無特別的事件；時或剛第達姆母，週遊參觀各個學校。

第二十五章 耶穌孝女會到美洲去（一九一〇年）

剛第達姆母，好久懷着遣發耶穌孝女會修女出洋傳教的意思，她不僅是要他們到亞美利加一洲，並且願意散布到全球。至于耶穌孝女會修女到美洲去的事情，爲剛第達姆母，一而再，再而三，設法實行；但天主定的時候尚未來到；因此她們需要等候。一九一〇年，天主開了美洲的門戶。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

「嬰孩耶穌如何賞賜了剛第達姆母一個消息，就是有一位神父，代維多利亞主教，寫信給剛第達姆母說：『主教接到亞美利加來信，請修女們到該處創辦學校；但是主教現未確知美洲巴西什麼教區發了這信，又不知該地屬於那一位主教所管轄；因此主教命我代筆，寫這封信給姆母，並附上從美洲寄來的函信，請姆母深思熟慮，能不能答覆和認可這件事；因為這件事，關係頗大。若姆母決定以後，請速回一信，以便主教答覆他們。』這件事一定是天主要的。剛第達姆母，本擬到美洲的西班牙屬地去，設立學校傳教，為修女們在言語上方便起見，巴西乃葡萄牙從前的屬地，故為修女們在言語上比較難些。但是剛第達姆母，深知這件事實屬天主聖意，並且她祇以光榮天主救人靈魂為耶穌孝女會修女出洋的目標。剛第達姆母勉勵她的神女們，說：『您們當抱百折不回的勇氣而到異方客鄉去；您們也記得，聖嬰耶穌，為避惡王黑落德的肆虐，到厄爾多國去；所以我們是耶穌孝女當效法耶穌，不單在本國光榮天主，該到遠方去創辦學校，為愈顯主榮，和拯救人靈。茲錄巴西的一位神父代該地主教，寫的一封信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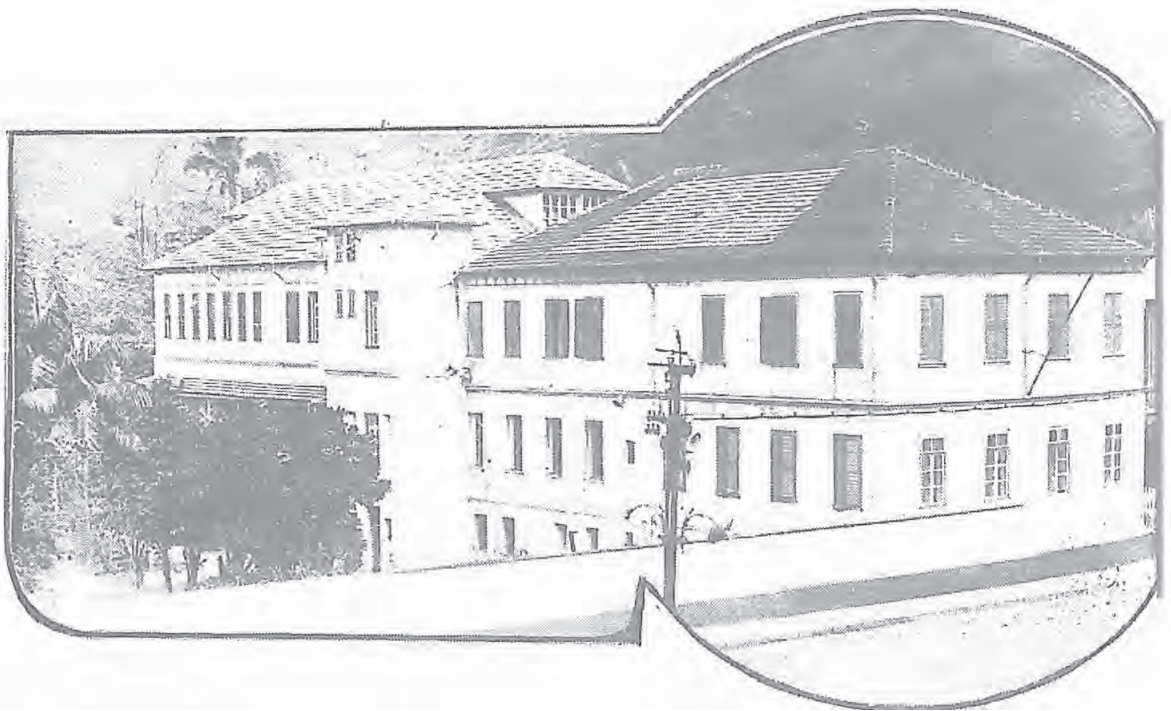
『姆母尊鑒，茲有懇者：本主教命我寫信，請為愛天主的緣故行這一件善舉。我是巴西國一個總本堂神父，在此地有一位熱心教友，贈送我們一座校舍和一個極大的花園，帶有菜圃，為要設立一所聖教會學校，並且他們願意請西班牙國的修女前來創辦。至于從西班牙國來的修女，從比爾巴聖到美洲的里約熱內羅一帶的旅費，均可由那一位教友擔負。第一次聘請六位修女來。若姆母同意的話，請速電知。我將親到里約熱內羅接待。如果姆母們惠然肯來；興學傳教，愈顯主榮，神益實多！通信處：巴西各雅省祕來諾保利斯。最後，我表示很誠懇的心願，祝望這事成功！

波路諾神父手泐。』

剛第達姆母見信後，滿心悅樂，深深感謝天主的洪恩，她即招集一總修女，並誦這信。她又和她們開



貝隆杜戴子女師範學校



巴爾米拉子女師範學校



蘭奧保第拉子女師範校舍

會，商議這事。剛第達姆母問她的神女的意見如何。一總修女，極端讚成。她們深深感謝天主賞賜了她們這般榮幸的使命。然後剛第達姆母電覆，維多利亞主教，請主教覆巴西的神父，並且她親手寫一封信，郵呈維多利亞主教，為感謝主教的介紹。現在將這一封信的大意，述后：

「主教大人勛鑒；敬稟者：鈞諭敬悉。萬分感謝！主教大人因得天主的特寵洪恩，將我們許久期望的事件，就是到美洲去傳教，通告我們！不知怎樣圖報才好！大人不棄我們卑小，而提醒我們到該地設立學校，真是天主的聖意！我嘗寫信寄給在墨西哥傳教的一位西班牙國神父，請他准我們在該地創辦學校，但是這位神父回書說道：「六年前修女們到此地創辦學校，易如反掌；可是現在，這事極困難。」云云。我才接到了他的回信；忽又接到了主教大人的訓諭，諭中說到大人不能確知巴西什麼教區的神父寫了這一封信；故我懷疑，於是赴耶穌會會長神父前，請他解決。這位會長，一無所疑，向我說了：「這是天主的聖意；您不要恐慌，應即速答應。」因此，我即電稟主教，為覆該處神父。茲特再行肅謝！大人在一總修女會中特地揀選耶穌孝女會赴該地辦學校，如此摯愛，不啻我們的慈父；既然天主要主教大人提醒和幫助我們；可否請大人代致一信寄巴西主教和神父，請他們告訴我們，什麼日子起程，經過什麼地方，和一切關於行程的事。我一定命六位修女到該地去，為榮主教靈而興學傳教！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手稟。」

剛第達姆母，在一總耶穌孝女會修女中，揀選了六位修女，到巴西去，雖然她們的路費，均由巴西的一位熱心教友幫助；但她們到該處後，一切的費用，還需要自備。同時剛第達姆母手中不便，故她們寫信寄羅瑪保護耶穌孝女會的主教，請准她能將該六位修女進會時所帶的錢中取出若干；為她們到巴西的需用；可是主教不准。于是剛第達姆母，寫信到耶穌孝女會各院的院長姆母，請她們盡她們所能，為助這六位

修女，到巴西創辦學校的費用。各位院長姆母，都很表示同意；故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廿九日，六位修女起程赴美。她們一路平安，到了里約熱內羅，那時波路諾神父，已迎候在車站；相見以後，這位神父領她們，從該地馬車行二十日，始到祕來諾保利斯。姆母們既到該處，彼送校舍給姆母的夫婦兩人來見，彼此相見，都很喜歡！彼夫婦二人，即送一校舍，花園，菜圃，一塊良田，和一切家具，應有盡有。並她們和姆母們約定，她們欲姆母們永久在該處，辦理學校，至少二十年，姆母們不離巴西。那六位修女，非常感謝彼夫婦兩人。至于學校所需之一切物件，都由他們供給。姆母們祇專心辦學，招收學生。初開學時，僅有八個住宿生，一百十九個走讀生和十五個幼稚生。耶穌孝女會在祕來諾保利斯所創辦的學校，成績斐然可觀！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那地方的女子教育專家極稱讚這學校；故教育部也准了，凡自該校畢業的學生，能升入國立大學修業。該校的名望這般的良好；那麼管理者的精神，不必追究，也可以明瞭了！該校在巴西國內，宛如一粒美善的種子，不及十年，巴西國內竟有四座為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如果管理學校的修女不是人數太少的話，巴西國內，耶穌孝女會修女管轄的學校必不止這數目。自祕來諾保利斯的學校，創立後，約一年，巴西國蒙尼米林地方的總本堂梅瑟諾拉神父，請耶穌孝女會修女到該處創辦學校，神父贈送她們校舍地基和一切應用器具。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七日，開了蒙尼米林的學校，命名聖母無原罪學校。梅瑟諾拉神父極力幫助姆母們，該地人士，異口同聲，稱揚耶穌孝女會辦理學校得法；因此這學校自創辦後，不到一年，教育部認可該校所給的文憑，與國立學校所給的，有同等的效力，該校有初級高級小學和高初級中學，另有藥劑師專修科，為培植一班青年女子，將在藥房中服務的，在巴西境內，加公戴地方，為耶穌孝女會開辦第三個學校的地方。剛第達姆母嘗許耶穌孝女會修女，設立該校，但是她不及親見該校成立已脫離苦世，安歸天鄉了！剛第達姆母去世以後，在巴西界內，耶穌孝女會不但設立有三

個學校，尚有別的，後再敘述。

第二十六章 剛第達姆母的生平

我們要知道剛第達姆母的生平爲人，撮取彼雷富半多神父敘述姆母的言論，可略窺見一斑。他說：「我以爲剛第達姆母是一個很瘦弱的女子，待第一次我見了她，我覺得說了：『我想姆母是很軟弱的女子，可是姆母是很強壯的。』剛第達姆母答應：『從前我是很瘦弱的；但是現在不是了！』另有一位耶穌耶穌會神父說：『當剛第達姆母第一次到薩拉孟加創立修會時，我嘗見過的她是一位勇壯的中年女子。雖然，她非常克苦，可是她的氣色康健，都是十分好的。但是她到暮年時，常常有病，雖然，她非常忍耐，可是她的力量，不能持了！』剛第達姆母年老時，任重事繁，身體日衰；但是她的神靈，勇毅日增，老而益壯！她不但得天主的特寵和洪恩，較前愈多，和她的德行，日增月進，並且她的三司非常靈敏。從前她是一個尋常的女子。她少年時，因她是北方人，不會講中部的語言。後來，她因得天主的奇恩，做了一件很大的奇事，即創立了耶穌孝女會；以後她與名人學士交接得很多，因此她成了一個極端的聰明女子，形成博學者，先後宛如兩人一般！

另有一位多祿撒的人說：『剛第達姆母在未創辦耶穌孝女會時，我嘗多次見她是一個極平常的女子；後來我聽見她將創辦一個修會，我不禁懷疑的說：『如此一介女子，那能成功大事？然而，我實在親見她因受了天主特寵和奇恩，得成功了一件偉大的事業。真的是天主的全能，賞賜她的忠婢，成功一大德不凡的女子，這是一件奧妙的事情！真是稀奇的事！剛第達姆母依賴天主的心，這般美善的印象，深印在我的腦海而永久不能滅了！耶穌孝女會不但能一時成立，並求進該會的一天比一天多，非常發達；剛第達姆母

因天主的聖恩，不僅撒了這修會的善種子，灌溉該會的新芽，並且她親見了由這根新芽，成功了一株大樹。當剛第達姆母去世登天時，耶穌孝女會真如一棵叢生枝葉生氣勃勃的大樹！實在是因爲天主降福耶穌孝女會，非常多呢！有一位耶穌孝女會修女說：『剛第達姆母的眼光，能透澈人良心隱秘的事。人或見她的，必說：「這位修女，是何等樣的人物，怎樣有這般的大德；實在令人欽佩她！」不論什麼人，一見姆母，他們即喜歡和她接談，欽仰她的德行和事業。凡和姆母接談的，都獲得了神益的。剛第達姆母，極秀麗，亦莊嚴，真像一位皇后，然而她的謙遜，實在舉世罕見，並非像做皇后那種高驕的！』當時國王的妹妹，依撒伯爾曾經說過：『剛第達姆母的仁愛，勝過一個慈母對於兒女；她的莊嚴，超過許多名媛和富貴夫人；她的謙恭，宛如天神；她的溫良，好比善牧！她不論會見皇帝貴族，或是那匹夫匹婦，都一律會尊重 and 款待人們的！』

彼雷富半多神父又說：『在剛第達姆母的一切行事中，有時我見她血氣勃勃，宛如一個青年；有時見她勇氣非常，像一位大元帥，有時和她談講時，她上指苦像對我講道：「這是我得勝的長槍利劍，我有了她！就無所畏懼了！」撒哈拉神父說道：『剛第達姆母的本性，是很天真而熱切的，在她的誠實和活潑的性情中，有兩個特別長處。她的本性，是單純的和快樂的。換一句說：她是一個抱樂觀的人，常用許多很有趣味的事，使得那些：憂愁的，獲安慰；病痛的，得痊愈；悲哀的，復快樂！』

一位耶穌孝女會的修女說：『剛第達姆母很尊愛聖女德肋撒；一日，她穿了聖女的聖衣會衣，人見了她，都誤認爲是聖女德肋撒。那時有一位神父來，他一看見，信以爲真，將要跪下；剛第達姆母阻止並聲明：「我不是聖女德肋撒。」神父以爲德肋撒責備他，因此，他急速底逃避了，（班國習俗每逢諸聖嬰孩致命占禮日，衆教友及諸修士女各按其智謀巧計想許多好笑，興趣的事，來給人家上當，取樂。剛第達姆

母，每每想出許多有趣的事，使她的神女快活。剛第達姆母命我們當做聖女，常常快樂，聖的快樂，在本會內，溫良和睦，對外晉接，當知禮儀；並囑我們，若遇一個求道問理的人，最初不要急忙直說我們的意思，先當聽他的話，考察來意；如果不好，我們當勸他改，如果好的，勉他行善。『另有一個姆母說：『在我們辦理的學校中，聘定的一個醫生常說：『不論什麼人，都不能拿一件假裝事騙我』，祇有十二月廿八日諸聖嬰孩致命占禮，剛第達姆母命一個學生，面畫顏色，形同跌仆而致傷的樣子，該學生招着手撫傷處，而大哭大叫，姆母且派人去請那位醫生來，他見了這種情況，便說：『呀！如此跌仆，受此重傷，必有死亡的危險！』後他將動手續診治該傷，詳細考察以後，方知上述原因。他們遂大笑了一場。該醫生說：『我真敵不過剛第達姆母……之聰明巧妙的思想了！』每逢耶穌聖誕占禮到三王來朝占禮，在這時間內，剛第達姆母每每想出許多方法，為她的神女喜歡底過這神樂的日子。姆母不願見一人向隅，有悶悶不樂的態度和疑慮。在休息時，她常使她的神女談笑，彼此勉勵，對於進德修業的事，不願意有一個人憂悶不樂。薩拉孟加的耶穌孝女會初學院遷入新院址時，剛第達姆母們極守成全的神貧聖願，姆母怕一班初學者，中魔鬼惡計，失落了聖召。因此，她極力設法，使她的神女們，有非常的神樂。姆母常講：『魔鬼見我們善守本分，非常憎惡，用盡法子，誘惑我們；但是我們是耶穌的女兒，不當理會他們的毒計，當全心切愛耶穌，常常有神樂！』有一位來見我們的耶穌會神父，以後他領我們做避靜，待我們出靜的日子，他將告辭，那時，他向我們說：『剛第達及諸位姆母們，如何喜歡，甘守神貧；實在是使我很感動的表率。云云。』一次剛第達姆母和她的神女，乘火車到聖巴斯弟盎去。火車在車站停止時，在剛第達姆母們一輛車內，有一個搭客下車片刻，當他下車時，另有一個搭客上車，坐了他的位置。前者上車後，見了便向後者交涉。兩人互相爭論，講個不停；車內的乘客，中或有大人物，都極力勸解；可是他倆都置之不理；連那

售票的人，雖加以禁止，也不理會。惟獨剛第達姆母心中，爲他們求了天主，衆人勸解而不見效力，于是都閉口不說。一會兒，火車經過一座很雄壯雅觀的屋，大約是鬥牛場，姆母即乘機和解他們，問他們說：「先生！這一座房宇是不是鬥牛場？」這話剛從姆母口中說出，他們便不知不覺底不爭論了，並答應姆母說道：「姆母！是的！該屋是鬥牛場，」從此該爭吵的兩個人，全路很和氣的，向剛第達姆母談論這鬥牛場的來歷，和經過，其中一人，而竟不自覺自己沒有坐位了！竟然談講到聖巴斯弟益，當時見的人，都很是驚訝！剛第達姆母德行感化了人們，她的容貌，端莊可敬；她的言語，溫良動聽啊！」在剛第達姆母的耳中，不能進一句得罪天主的話和粗俗的談論，有一次剛第達姆母和別位姆母旅行，當她們在火車站等候火車時，有一個受過教育的青年，命一個搬伕搬他的行李，搬伕向他索錢，少年開口辱罵，剛第達姆母聽了，急切底立起來，向那少年說道：「你是可憐的！你說這般的說；難道不知天主是至高的麼？」那少年聽了，便低着頭，慚愧極了，急忙走避。剛第達姆母們，既到薩拉孟加車站，她們下火車時，遇見那少年，他一見姆母，面還統紅，即速避開！從這故事，可證剛第達姆母，勸善規過，而以德服人的一斑！

第二十七章 剛第達姆母善終（一九一二年）

剛第達姆母時常有點小病，但非危症；但是她在五六月以前，即預知終期，絕非因重病而逆料的。有一位姆母說：「她常預言終期。當我初發願時，自撒拉孟加到多祿撒去，剛第達姆母，不日亦到多祿撒，就是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維多利亞的主教，亦到了，在那裏住三日。一日，主教到一間客廳，爲問候姆母，我聽見他們談話，主教像很關心和愛慕耶穌孝女會，問本會修女有多少，本會怎樣底發達了；以後又問本會有幾位將得畢業。姆母答應了，且說：「在他們畢業前我就死了。」我聽這一句話，驚訝的問姆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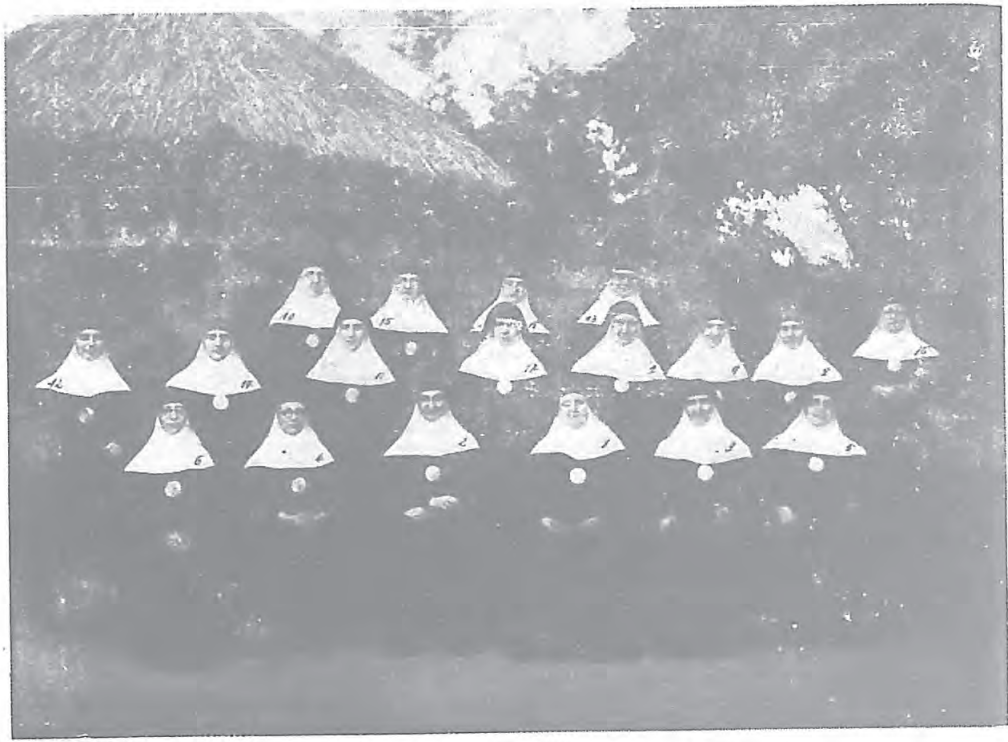
：「說了什麼？」她答應說：「可愛神女！是真的，我過不多時就要死了！」果真她死在她們畢業前。一次，我們勉強姆母，教訓一番，因為不是和我們說話的日子，但是姆母也允許了。為我們所得的教訓，是囑咐我們守會規；並說「若你們如真愛我，以恪守會規為憑；因為我和你們在世同處的日子不多了！」我們當時難過萬分，痛哭不止！翌日，午飯時，許我們談笑，她又對我們說：「我這一次是末一次和你們在一塊兒休息，吃飯等等」。我們更覺得難過。姆母說道：「我並非要你們難過；但我心中充滿這情緒；所以不得不向你們說明。」到了離多祿撒，往撒拉孟加前一日，休息時，又說：「這次離多祿撒，我心中十分難過；我再不來了，我就快死了！」我們倒不想姆母就會死；第一，因為那時她身體很好，並無病痛，第二我們要想姆母是勉勵我們，修德立功。後來到了姆母死後；我們立刻記憶起來了這些話。她們到了撒拉孟加，我想她是說的預言。一次，一初學發願，她家中的人，來見剛第達姆母，談話的時候，他們提及死的事情，怎樣人死容易得很，不多時，這人死了，那人也去世了等等。剛第達姆母說：「為死到我頭上來，亦是容易的；過不多時候，我就要死了！」一位姆母說：「我知道剛第達姆母這年一定會死，因她時時處處終不忘說：『我快要死！』有時她說：『我死的時……』」別位姆母，接續說道：「姆母死時，巴不得我在姆母身邊！」剛第達姆母說道：「我知道你有什么意思，要看我死；你想我死的時候，有特別的事件，我告訴你們，我的死如同常人一般，無些微出奇的事。」在末次避靜的前日，剛第達姆母，懇切囑我們善行避靜，因為恐怕其中有一個或幾個人末次避靜。這次是一位耶穌會神父領避靜，剛第達姆母向他告解，繼續剛第達姆母而去告解的，乃一位初學，從前是這位神父的神女。神父向她說道：「方才我聽了一位聖人的告解。」這初學看見在她前告解的，乃剛第達姆母，到神師姆母處，報告神父的話。待剛第達姆母死後，我們向神父問道：「剛第達姆母末次避靜怎樣？」神父答道：「她常是齊整的很。如同

像一初學。每次搖鈴，她總先到；如今我但說一句話，「就是一次我講道理中，說到死事，我說在這次避靜，我知道你們，有的是末次在世，盼望我們在天堂上相見；但是我們當中誰是第一個呢？道理講完以後，我去，剛第達姆母隨我而出，向我說道：『神父！我是第一個死。』」這是七月二十三日的話。一九一二年八月五日，建聖母雪地聖殿瞻禮日，適爲撒拉孟加院長本名占禮慶日，爲此請剛第達姆母，到那裏去用午飯。剛第達姆母就同初學院的數位姆母到薩拉孟加學校。不意正在午飯時，剛第達姆母得病。她離初學院前，向每一初學，留一遺囑；因她知道這次去，不得再回來了。她心中萬分難過，爲此這一次她說的話，特別發出她的愛情。但她們還不知道，以爲姆母出門呢！待姆母死後，她們才一句一字懂得明白了！一位姆母說：『我當時在初學院管賬，也管全會的總賬。姆母臨走以前，叫我到她的房間，先向我說算賬的事；既而命我跪下，用苦像降福我，置手在我頭上，很可愛的！我很奇異！以後姆母到大苦像前，默禱片刻，俯首作敬，像領受吾主的降福一般，就一去再不回來了！』剛第達姆母到了撒拉孟加學校，她很快樂和她們言談笑語，到午飯時，一念了飯前經，不念聖書，立即談心，像那年青的修女們，正當高興，預備恭賀院長姆母的時候，而剛第達姆母忽然從椅中暈眩倒地。衆人驚甚！立刻扶起她來，一面請醫生，一面請耶穌會的神父；但是姆母身體魁偉，我們屢扶起又屢跌倒，待醫生來後，細查全體，說道：『這是積血症！當時時特別注意照護；因這種病症難得好，每每死在頃刻間。』我們不能抬她上樓，遂選了客廳，做她的病房，佈置既妥貼，醫生見了，說道『這地方爲病人極相宜。』待三點鐘以後，微似有些盼望了，因剛第達姆母徐徐蘇醒了，也懂得自己有什麼光景。一位姆母，向她說道：『姆母！你在生重病呢！』答道：『是！我快死了！』隨後本處的會長神父來了。剛第達姆母見了，她說：『神父！你看天主聖意安排事情，怎樣底好，你前次相幫愛朗神父善終；如今你將相幫我的臨終。』會長神父說：『是！但你如今尚不死！』

「從姆母的話看來，足見她明知自己的病是死症。會長神父說道：『你有什麼事情，可向我說。你良心平安麼？』姆母答道：『謝謝你！天主報答你！我心中極平安！有平安中的平安！還請神父給我神工中的降福；因這降福，越多越好！』會長神父，降福了她，辭別說道：『下午再會！』別的姆母也說：『平日聽她的神工神父也來了，問了她靈魂平安不安等等。她的答辭，大約如前。』我卑微的人，寫到這地方，不能不發出讚嘆的話！我可敬的姆母，到了臨終時候，別人問她有什麼事情，她竟如此底勇敢；極平安，不怕死，一絲一毫無掛無憂；這般的，好修女，在世上，不多見！剛第達姆母，得病的消息；迅速如雷聲，奈薩拉孟加人，都知道了，有許多人；特地是她的老學生，知剛第達姆母病房是在客廳；不是在禁室內，所以求別位姆母，許她們進見剛第達姆母；但別位姆母們概不敢許她們望病，又不敢向剛第達姆母說明，實在左右為難！剛第達姆母看她們的光景，向她們說：『這地方本非禁室，但我現在臥病在這地方，直到我死，當視同禁室一般；除了神父，醫生，或為本會有很緊要事情求相商等人以外，其餘無論什麼人，一律不能進入這房內。』不多時剛第達姆母家中人打電話，問病人怎樣了；並能來見麼？姆母報告，剛第達姆母答：『我已說了，無論什麼人不能來這房，除以上所說幾等人外，所以告訴他們，不要來看我，只為我念經祈求生好了！』

得病當天的夜裏，病勢尚不十分危險，以後有許多耶穌會神父，相繼望病，剛第達姆母，對每位神父，都請求降福；他們都是很感動底辭退。有一位神父名亞爾悟愛來斯，不是薩拉孟加的，因事道經此地，亦來望病。剛第達姆母一見了，滿心滿口充滿感恩的情，不住底道謝說道：『我十分感謝你；因你幫助我創辦的事不少。在耶穌孝女會亦有你的分子，我實千萬感謝你！亦請你降福我罷！我心中平安得很！』等語。神父降福她，走了，亦是很感動在心的！還有一位神父，不是耶穌會的，是幫主教辦事的，他有幾年

工夫，沒有去和剛第達姆母說話，原因是爲在耶穌孝女會中，有幾件事，他沒有懂明，剛第達姆母的意思，他要按他的意思而定，但是姆母明知天主聖意，按天主聖意而行，爲此他有些不樂，至此他知姆母得重病，也去望病。姆母看見他說：「神父！你也來了，我很歡喜！」他說：「是的！你有什麼事，要我爲你幫辦麼？」姆母答道：「沒有什麼事；我平安得很！」他說：「你自然平安；因你修道多年，如何能有不安呢？」答道：「我修道以來四十一年，但我不記得有一次，我不是爲天主而承行主旨的；所以我放心得很！請你降福我！」神父降福了，姆母看見他勢將要走，就命了別位姆母退出，要同他一個人說話。約十分鐘，我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話；但看見神父出來時，兩眼流淚；很感動底向我們說：「這是剛第達姆母的最後遺言，銘刻我心，永不能忘！」她得病以後，四十點鐘內，病勢仍如是，除非有來望病的，其餘別的時刻，她念誦句，特念「天主聖三」聖名，還有聖母聖名，全是翕合天主聖意。按伴她事奉她的姆母，都說：「她無論吃什麼，雖然微小的東西，她都奉獻給天主，然後再吃。」從此可見平日的大小事，都是翕合和承行天主的聖意爲主。到了第三天，病勢加重了。醫生說：「病不得好了；爲她預備臨終事。」就請本處的神父；特地請的是她的神師神父，領臨終聖事等。當時薩拉孟加耶穌孝女會的一總修女，全體都到，傷心痛哭；因爲她們的慈母要死了！以後神父向她說：「你要領聖體麼？」她勇敢底答說：「你說什麼，要不要領聖體，我非但要領一次聖體，若能領一千次，我亦是要領的！」修女們哭個不休。後見姆母如此底回答神父的話，便不哭了。待她領聖體後，修女們一想姆母，一刻工夫就要死了；爲此又痛哭起來。神父向姆母說：「姆母！你看你的神女兒們，如此哭泣，你命她們不要哭！」姆母乃禁止她們的哭，說：「當這時候，更該勇敢！」以後他自己更勇敢，爲能更勉力修女們的勇敢，後來她不住用手降福修女們，到了力盡，還要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姆母托着手降福。她害病時，又在熱天，又是病熱，她一點不說什麼，很



員教範師子女拉第保奧·蘭



生業畢年四三九一于範師子女拉第保奧蘭



蘭奧保第拉子女師範之內聖堂

愛端正；她的被單蓋在頸上；若是下了一點，她就向上拉，別位姆母就爲她蓋好；因地日前教訓姆母們一輩子，要善生，到死的時候也是好的。又常教訓修女們，常忠心小心在細小時，到了大事亦能忠心，如今我們親見她，正應驗了！一位姆母謂第達姆母說：『請姆母向我說一句話。』就說『我要你們成好人，十分守會規，諸事都爲天主。』她自己就是如此做的。所以，有一位神父去望病，向她說道：『剛第達姆母，你在會多年，你如今平安的很！』答道：『是的！我無論大小事，全是爲天主！』姆母雖然日夜發熱，然而爲耶穌，在耶穌，跟耶穌，和瑪利亞！我們看她作十字架，附胸，一面軟弱，一面熱心，每小時念一遍聖物，她也熱心念三鐘經，也高聲念聖母禱文。姆母看她無力，教她不要高聲念，她聽命得很，從此她就不大聲念了。只見她口唇因念經而動。在這幾天內，剛第達姆母訓誨很多，特地我們看她如此愛領聖體說：『若使能領千次，我也是願領的！』神父接領臨終人的規矩，問她說：『你全信天主麼？全心寬免仇人麼？』她答應的聲音比平常更高些，清亮底說：『我全心相信；誠心寬免人！』她看見我們慟哭，多次勉力我們勇敢，更感動我們的，是她用她的苦像降福我們；因爲我們嘗見了這苦像的奇蹟。她從五號得病後，她沒有離開苦像，常用來降福我們。到了七號，她獨自無力支持，有一位姆母托着她的手膀，爲能幫助她降福我們。當時，姆母不能多說話，她爲表示她感謝的意思，用口親這姆母的手。九月八日，會長神父又來，問她說：『你知今天是什麼日子？』答說：『我記得，今日是我至潔之母的日子。就用口親她念珠上的聖牌。她的妹妹，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姆母，自姊得病，時時刻刻不離左右，我們都知道她，平素待妹很嚴厲，至此，純是愛情和可愛的狀態，她的手常置放在她妹的頭上，只不言語，我們不知是什麼意義；想必是以爲將代自己的職位。我們也知道，安海拉姆母，前幾年中有頭痛病，自她姊按手在她頭上以後，頭痛從此好了！一位姆母問道：『姆母！你現在要死了！』剛第達姆母說：『不是死，搬家啊！由

世上的家，搬到天堂呢！」既而病勢危急，神父付終傳聖事；因此更感發剛第達姆母純潔的熱心，亦引動了修女痛哭。終傳後，人們都平靜無聲，待了一時，一位姆母問剛第達姆母說：「姆母！你忘了我們麼？」而姆母反問她說：「你說什麼話！我忘了你們麼？我如何能忘了你們！你們常在我心中的！」又問說：「姆母！你升了天堂，要爲我們求得什麼恩惠？」答道：「（一）求賜本會修女盛旺。（二）求賜本會修女熱心成聖。」論到第一樣恩惠，自她死後，人數增加了不少；至于第二樣恩惠，本會修女果然熱心，但成聖人的話，只有天主能看透各人的心，並且成聖人，非一時的事，爲此我們不能決定有聖人無聖人。況本會前途與發展，與時俱進，則成聖的工夫的人物，肉眼那能看得見神妙工程？若天主特別顯揚我們，方能得見，不然，異日同升天堂，乃可證驗剛第達姆母的祈求。再講到這裏了，剛第達姆母，眼不能看了，耳不能聽了，口不能說了，全力盡了！惟見她口吻稍動，細微的聽她呼：「耶穌瑪利亞」聖名！我們都傷痛流淚，不能成聲，爲她念送臨終經。只有她的妹一人，振起全副的勇敢，高聲念善終經，到了九號，就是占禮六下午五點鐘，她的靈魂離開肉身了！因她在世切愛耶穌聖心，愛受苦難，而耶穌也在自己的日子，收她的靈魂，也正在聖母升天的九日敬禮中！昔日愛朗神父死在聖母升天後八日內，他倆在生，承行天主聖意，創辦事業，光榮天主！死期約同；如今在天堂上，同福同樂！剛第達姆母死時，享年六十七歲，兩個月零九日，姆母用了十九年，預備修道，進會四十一年；又有二年的工夫，預備創立耶穌孝女會。其餘的年齡，都在家中。她的年壽，雖是不高，但她忍受多艱多難，飽受凌辱，「天主要的！」奮力前進。光榮主母，拯救人靈；成己淑人，勞苦功高！料想死在姆母以前的本會修女們，一見姆母升天，將怎樣底恭賀，歡迎和道謝呢！

至于世界上的修女們，聽見剛第達姆母去世，都跪在地上，切誠懇禱，像敬禮一位聖女！她死的很平

安，如睡着了，她的手捧着苦像在胸前，眼睛向天看着，如同指教我們，她到了天堂，也教我們走天堂的路。她的妹妹聚衆位姆母開臨時會，相商安所彌撒落葬等事。亦立時打電報，通知羅瑪保護本會的樞機主教；一個電報寄到巴西主教。同時，一面打電報通知她所知己的認識的人，和愛朗神父家中，還有她自己家中，暨全西班牙國所有的耶穌孝女會的院長，命她們到薩拉孟加，本地方大堂，有兩台彌撒；一台在薩拉孟加，修院內堂，一台在初學院。愛朗神父的家人，都來望追思彌撒。

若瑟撒秘拉納，是個很忠厚可靠的人，幫助第達姆母的外政，如政府中的交際辦事，和銀錢等，赤胆忠心，盡力不少；他常謂第達姆母說：「你不論要什麼事，我常常要幫助你。」姆母死後，他終夜伴護屍首，喪葬等事，都是他經理。他也向修女們討第達姆母胸前所佩的耶穌聖牌，以為紀念。事情完畢，後回修院中，向修女們說：「現在你們的慈母死了；我如今還是相幫你們，如姆母在生一般。所以你們要什麼事物，都可以向我說。」直到現在，他常不斷底幫助本會。

至于得了電報的人，有的來望彌撒，繼續接到許多回電，有主教的，神父的，教友的，老學生的等等。其中大概意思都說，第達姆母是個有盛德的人，我們很敬仰她；或說，我們盼望教皇早日列入聖品等語。還有一句話，就是第達姆母創立耶穌孝女會後，五十年，薩拉孟加的報 "Gaceta Regional" 刊載：

「耶穌孝女會的創辦人，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平生為人，立志高尚，已達到了高尚目的。她是有堅固的信德和聖德的女子，外表行事，平淡無奇，但是她能行靈跡，沒有錢財，創辦了許多學校。用她的神女，教育全人類。她是傑出的人材，光輝於史冊的；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女子，是天主所遣使的，做了驚人的事業，為做後人的模範！她是女中豪傑！家族的榮譽！聖教會和國家的光榮！」

第二十八章 自剛第達姆母去世後耶穌孝女會的狀況

剛第達姆母離世升天後，耶穌孝女會的修女，均非常憂慮，以為大棟樑一倒，門牆或不保了！但是天主的事，人不能推測的。剛第達姆母死後，耶穌孝女會不但不廢弛，且因姆母在天懇求天主，耶穌孝女會越加發達起來。在姆母死後不久，多年指引耶穌孝女會的辣孟巴爾伯拉神父，那時已升為主教了，寫信給耶穌孝女會修女說：『你們當勇敢平安，這女修會，不是像一個幼稚孩兒了；好比一個成年人了！能自立了！』果然，剛第達姆母死後，耶穌孝女會修女的數目加增很多，並且又添辦不少學校。剛第達姆母死後四月，耶穌孝女會開會議，選舉剛第達姆母的妹妹安海拉斐秘德利亞姆母接位，做總會長姆母。一九二五年耶穌孝女會修女，開一會議，選舉現在的總會長姆母厄羅依撒安德蘭斯，接充安海拉姆母的職任。雖然剛第達姆母去世，但她的神女，仍非常親愛和睦，有極大的合作精神，依效剛第達姆母的善表！在剛第達姆母死的時候，耶穌孝女會已有十三座學校；自姆母去世升天後，迄今已增至二十有七座了！巴西國加公戴地方的學校，因校中有許多困難和有所不便。故停辦了！可是在巴西國內的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增加了許多處；一九一五年，耶穌孝女會修女在巴西國把拉安薩地方創辦了耶穌聖心學校，一九一六年，在貝薩利松戴地方，創立了聖母無原罪學校。一九一八年，在蘭奧保第拉創辦的學校。一九二九年，在巴爾米拉設立了一學校。一九三二年，在瑪爾台斯巴仰又設立一學校。在巴西國內耶穌孝女會所創辦的學校，其中五個是師範學校，都同國立師範一般，所有學生畢業文憑，與國立師範學校文憑，有同等的效力。一九二六年，在巴西貝薩利松戴，立有耶穌孝女會的初學院。一九二一年，因瓦拉多利的主教，他前在塞拉維亞任職時，曾認識耶穌孝女會；所以主教授任職于瓦拉多利後，即請姆母到該地創辦學校。耶穌孝



貝 隆 利 松 戴 之 女 學 生



貝隆利松戴之女生學慶祝聖母

女會修女，極願望聖依納爵本地方勞要拉立一學校，後來果然成功了她們的願望。勞要拉和瓦拉多利兩地，剛第達姆母，也很願意創辦學校；又極願在聖巴斯第盎，創辦學校；但是以上三個地方，剛第達姆母在世時，未得實現；而姆母升天後，一定也求天主，使這三處都有耶穌孝女會修女所辦理的學校了！至于聖巴斯第盎的學校是現在的耶穌孝女會總會長姆母，一天到多祿撒去，有一位薩拉孟加的老學生來見，那時該生，在聖巴斯第盎佔一很大地位，就是聖巴斯第盎省的督學，他見總會長姆母時，便問：『爲什麼姆母不到聖巴斯第盎創辦學校呢？』總會長姆母說：『你可幫助我們創辦學校麼？』她說：『好！我定幫助的！』後來果然幫助了不少。耶穌孝女會先在該處租一座校舍，爲設立學校用。現在已購一座女校舍了。該校學生的成績很好。一位耶穌會神父名若瑟第愛特拉寫信給現在的耶穌孝女會總會長姆母說：『在西班牙國北方蓬德維達拉省，加爾大斯地方，有一位太太，她在臨終時，曾立遺囑說：『我所遺下的房屋財產，我願贈送修女們，爲開一個學校，並且在我的房子內，另外設立一個貧民小學校。』所以我現在持地寫信問姆母，能不能使貴會的幾位修女，到那地方去創辦學校？』總會長姆母接信後，即和別位姆母商議，而後向該位太太所囑託的一位名拉蒙味大爾的神父商量；結果非常好；故于一九二五年，總會長姆母到該地方，照那位太太的遺囑實行，先租校舍，開一女子學校，一貧民小學校。至于房租和校內一切用費，均由那位太太的遺產中供給的。一九三三年，拉蒙味大爾神父拿那位太太的遺產，購備一很大的校舍，送給耶穌孝女會，於是將這兩校遷入新校舍了。耶穌孝女會修女，均知剛第達姆母的渴望，創辦學校，爲幫助人救靈魂，故她們莫不懷剛第達姆母的救靈神火，抱剛第達姆母的仁愛精神，她們極願到外教地方，用創辦學校的方法，愈顯主榮，拯救人靈。在中國安慶教區，耶穌會主教梅公，和諸位神父，在一九三一年向西班牙國耶穌孝女會總會內，請修女到安慶爲創辦學校，栽培安慶教區的女青年，於是六位修女，在那一年七月

十七日，自西班牙國起程，到八月廿一日，到上海市，她們即住上海徐家匯聖母院，在那個地方，休息四個月，以待安慶聖母院落成。十二月廿一日，六位修女由滬到皖。路過蕪湖，于是蕪湖聖母院的諸位修女，因同籍關係；故發出非常的熱衷，歡迎該六位姆母；耶穌會會長神父南公親自到蕪湖聖母院去接六位修女，數天以後，抵懷寧時，主教梅公諸位神父，和許多教友均在大聖堂門口歡迎，耶穌聖誕占禮，在耶穌孝女會聖母院小聖堂內，會長神父舉行開堂彌撒，自那一起，聖母院小聖堂內，常敬供聖體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恭敬耶穌聖名占禮，有八個學生來學，一月六日，三王來朝占禮，又收了四個學生；該校自開辦到現在，不滿四年，而女修生的數目已增到四十多名了。自耶穌孝女會修女來安慶以來，安慶教區內，一班有志願于精修的女修生，得到很大的益處：這真是至仁至慈的天主，可憐我們同胞的靈魂，特賜我們非常的恩澤，引六位修女，初次到皖創辦學校。再者去年（一九三四年）又有二位姆母自西班牙國于十月廿四日來到上海，住上海崑山路聖家學校六日，十一月二日，兩位修女，駕臨安慶。天主的恩惠多麼美好！修女的熱心多麼懇懇，今年（一九三五年）安慶聖母院內，立了耶穌孝女會初學院，在二月二日聖母獻耶穌于主堂占禮，二位中國閨秀穿了耶穌孝女會會衣，譯者切願有許多女青年，效法她們的善表，成己淑人，為耶穌的孝女，愈顯天主的光榮，拯救同胞的靈魂，為聖教出力，為國家增光！在美洲阿根庭共和國的瑪大肋納地方有一位神父，因該處熱心教友，已預備一座校舍和一切應用器具，為創一個學校，他寫信給現在的總會長姆母，請耶穌孝女會修女去創辦學校，總會長姆母看這情況很好，故于一九三三年，命西班牙和巴西的幾位修女前往；一九三三年，在該國拉發拉達地方，又設了一座學校，該校校舍，係阿根庭政府所贈送給耶穌孝女會的。在這學校的小聖堂內，日日有供聖體。西班牙國有一位教授耶穌孝女會修女等英語的主教，當一九三三年時，主教在菲律賓任職，那時有人欲請修女等到菲律賓大羣島，惟撒亞

羣島內，巴拿依島，博多台地方創辦學校，所以主教寫信給耶穌孝女會的總會長姆母，請修女等到該地創辦學校。總會長姆母極端贊許，於是耶穌孝女會，修女在那年，就到了博多台了。一九三三年，耶穌孝女會修女，又在菲律賓大羣島，惟撒亞羣島內，乃厄落奧非待大來斯加爾祿達創辦學校。總會長姆母願到葡萄牙峯德奧地方開學校，天主上智知總會長姆母的願意，並預備成就她的意願，在峯德奧，有一位熱心的太太，極願耶穌孝女會去設立學校，這事被總會長姆母聽到，她非常快樂，即親自到峯德奧去，與那一位太太商量，結果很好，於是總會長姆母，命修女幾位，在一九三四年，前往創辦學校！今年（一九三五年）正月耶穌孝女會修女又在巴西京都里約熱內羅，創辦了一學校，總而言之：耶穌孝女會修女奉命前往世界各國，都是盡心竭力教育本地有志嚮學的女青年，造就她們，成功偉大的人才兼有優美的人格；為增加天主的光榮，助人救靈，成聖成賢：——這是剛第達姆母留給耶穌孝女會的遺教！

第二十九章 關於剛第達姆母的德行及特別虔誠

現在，我們請看剛第達姆母的德行和祈禱，是怎樣的情況，可從當初耶穌孝女會修女中的一兩位所說的來證明。「一九一〇年正月一日，剛第達姆母，向我講：『我們怎樣要緊有信德和勇敢！』並說『我們念聖人列品禱文和念日課時，該怎樣求信德，因為信德能得勝聖教諸仇，我的神女！我確信，你們若有堅固的信德，一定能移山呢！』我們再看姆母怎樣聽命。她在羅瑪見教皇時，別人認識她，怎樣敬愛教皇，和聽教皇的命。除此以外，她亦很謹慎底聽聖教會命。當時有一本書，是從前隱修士所作的，其中意義，本無不善；但有人說，這書好，或有人說是不好。剛第達姆母，很喜歡看該書。有一位神父向剛第達姆母說：『這書聖教會尚未准定，好或不好；所以我願姆母不看！』姆母立刻就不看牠；待數年後，別位神

父向姆母說：『這書現在算是一本好書，所以姆母可看了！』姆母應命又看這書。從此可見姆母聽命的精神，十分成全。』又有一位姆母，因職務關係，故同剛第達姆母很親近的。她嘗說：『我未嘗見過有人，有依靠天主的心大如剛第達姆母的！姆母受到困難愈大，她依靠天主的心情愈堅；在麥地那設立學校時，剛第達姆母受盡遭蹋和困難，她常常向耶穌說：「主！我依靠你！求你永遠不離我！我的天主，可憐我！」』她的書記向她說道：『姆母！我們離開這地方罷！』姆母答道：『你有這種思想，是中魔鬼的毒計；這學校難處愈多，日後該校必有榮主救靈的效果，如今似乎無益，到底來日必有善果！』她的信德，在她心中，很堅實；她因此創立了其他學校；因為她不得幫助，亦無富足的錢，她只有靠信德，常講：『天主是我們的大父，照顧天上的飛鳥，也極週到；難道他不照顧我們麼？況且我們，是耶穌的女兒，耶穌從講道理時，常常教吾人，投入天主的懷抱中；所以我們還憂慮什麼呢！』剛第達姆母的妹妹，安海拉姆母和別位姆母，有時向剛第達姆母問道：『姆母！我們從什麼地方得來銀錢，養活本會的人；因為本會會友，一天多一天了！』姆母答覆：『可愛的神女們！你們該有很深依靠天主的心；因為天主直到現在，未嘗一刻離開我們；請看我們最要緊的應用器物，都不欠缺；其他的事，天主自己要想法子安排！』至于創辦多祿撒學校，所應有的政府和主教等允准，悉有了；惟獨銀錢和應用器具，便一無所有；同時接到薩拉孟加的書信，信上說道：『爲辦多祿撒的學校，一塊磚不欲置辦！』又接到主教的代權神父的信說：『你該急速回薩拉孟加來』等語。再接到薩拉孟加姆母的信說：『姆母！若回薩拉孟加，在這裏也可以辦理多祿撒學校的事；因爲姆母在那裏，受苦很多，對於你的身體衛生很不利；亦應當顧惜自己的身體。不然，既有外患，又有患病，豈非患難上加患難麼？』剛第達姆母，在多祿撒果真受了患難不少，但是姆母不答理他們的話，經歷所有一種應該經歷的艱難，且說：『這是天主聖旨！天主所要的；我都要做到！』別的姆母們曾聽了

剛第達姆母說：「我們該有完全堅固勇敢有恆的信德；我們難道不是天主和聖母的人麼？我們既是天主和聖母的人，那麼，別人的阻擋難爲，有什麼妨礙呢？我們若依賴我們個人的力量，果真不能有所作爲；反是，我們常在天主聖母保佑中，還有什麼可畏懼呢！」耶穌會撒哈拉神父，對姆母們講過：「在你們中，果有聰明和經驗勝過剛第達姆母的；但我知道，你們沒有一個，愛慕耶穌如同剛第達姆母的。」姆母們答：「是的！我們看透了天主的愛情，在剛第達姆母心中，如何密切契合啊！」有一個人問了剛第達姆母說：「您事務這般的煩雜和衆多，怎樣思慕天主的情意，還是念念不忘？」姆母答道：「比如你牙痛，爲什麼你時時覺得痛，忘不掉呢？雖是在百忙中，一樣感覺到的；不是疼痛力量，使你這般的嗎？在我呢？有了愛情的烈火焚痛我的心，自然有感覺的力量，爲此不得離開我天主啊！」

剛第達姆母常是恭敬慎重底；在天主台前，凡她的言行，都是在天主台前。姆母們說：「剛第達姆母，常教訓我們：『天主看見我們一總的事情，並且看到人心中隱密的情緒，爲此，我們行事，常該爲天主，因爲瞞得過人，瞞不過天主！』剛第達姆母雖在百忙中，常是恭敬謹慎，在天主台前；她常歡喜拿她苦像，置在目前，常喜歡看苦像，她的手指，也常在衣袋中，雖不見她拿出念珠，但所聽見撥得念珠聲響，諒想她常在念玫瑰經。她的眼目，常是端正下垂，從不輕望；幾時她要看的，就是她的苦像。」至于剛第達姆母默想祈禱神工，造到怎樣境界，那麼我們不得而知了。諒想她一定造到很高深的地步了！因爲沒有進會時，也有出神的事，她從創立修會後，約三十年，以後漸漸減少。天主的光照，繼續不斷底照着，姆母的德行日進，因爲她已經過神靈超拔的時代，她已開始度神祕的生活了。如果姆母的神師神父還在世的話，告訴我們姆母一切的一切，那麼好極了！但是不幸，她的神師神父早已登天；所以我們只能照外面的一切，而憑藉幫助我們略知道一些。又有幾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在創立修會後，約三十年，我們常見

她出神越禱，起初我們不懂這是什麼一回事；以爲姆母有病，待愛朗神父來院時，我們問他：「剛第達姆母是不是有病？」神父回答：「這不是病，以後你們見她有這種情況，不必多憂，亦不該擾亂她，聽憑她自己好了！」在創立修會時，第一次過耶穌聖誕占禮，那夜，姆母神靈超拔，肉軀堅如金石，我們圍跪在她旁邊，仰面向她瞻望。第二年，這樣情況多一些。某日，一位新神父來院，舉行聖祭，他的領洗代母即剛第達姆母。當日午飯時，念飯前經，剛第達姆母舉手降福食物事，姆母的手，舉而不動，因爲她神遊天上！那時，她舉目向上，如有所見，她的臉面，是光華美麗非常的！以後數年以內，常見是這般的。幾時我們看見姆母這般，就請姆母替我們祈求天主聖母；可是姆母，不理會我，想她一定不聽見，我所說的。一次，姆母正當這般情況時，我想看看究竟；故坐在她身邊摸她的脈，竟一無脈搏，宛如氣絕了。以上的话，都是一位同剛第達姆母一齊進會的，誠實謙遜的，日多達愛斐亞妹妹所說的，我們不得不相信，這樣誠實而有信用人的話了。一次，有初學說：「一日，剛第達姆母准我們吃飯時談心，那時初學院中，已立有神師姆母，並非剛第達姆母兼任了。飯後，拜聖體畢，我們初學，候在聖堂外——路的兩旁，爲望望剛第達姆母；因爲我們等候她的時候太久了，後來聽說剛第達姆母，已上樓去了；我們立即上樓，各處去找，起初找不得，偶然，找到她在一個小小房內，一初學遂從窗內躍入開門，使別的初學好進去，祇見姆母手中緊緊捧着一苦像。我們盡力想拿去她，但是不能，又見姆母滿面都是汗，眼內充滿是淚，我們本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相驚失色！以後神師姆母到了，命我們皆出房去，並囑我們，「以後不許提這事，就是對自家人，也不必多講了！」一次，耶穌升天占禮，行默想時，剛第達姆母出神去了。在彌撒後；繼續一點半鐘工夫，以後方才漸漸蘇醒，但須要別位姆母扶她起立。又一次，一位姆母敲門，要進剛第達姆母房間，想要和她說話，書記姆母在內裏答應：「進來！」當時，剛第達姆母正在神遊天上；這位姆母，

本不知剛第達姆母這種情況：爲此大吃一驚！那姆母安慰她說：「莫怕！這事一時就過去了！」既而剛第達姆母如夢中醒來，擦自己眼睛說：「怎樣黑暗像夜裏麼？」書記姆母答道：「自然！姆母的眼，看了天堂的光明而來，現在再看見了塵世，怎麼不覺得黑暗呢！」

再有一位很可靠的人，也是本會的修女說：「一日下午我在鎖剛第達姆母的房門，以前片刻遇見姆母在走廊下行走：可是我實不知道，姆母到小聖堂去沒有？我在這時間內，進了她的房間。待我鎖她房門時，我也在她的房間內週行了一回；因恐姆母在內，到底未見有她的影子，於是我即鎖門，收鑰匙放在袋中。過了一會兒，有幾位姆母，要找剛第達姆母，她們往各處去找，找不到，她們要開門到她房間去找，找不着，因爲這房是沒有隔斷的，也沒有什麼可以隱藏的遮角，所以我們就不疑心她在房內。乃重鎖門，收鑰匙再放在袋中，（這房門的鑰匙，只有一個，）往各處去尋找，都找不到。末了，有一位姐姐，她本來知道剛第達姆母，一定不在房間內；可是她再三底說：「你們到剛第達姆母房內去找，她一定在房內。」我又說：「我們已經仔細底找了；可是她一定不在房內。」那位姊姊再三敦促我們到姆母房去找，於是我們便再到了她的房，開了門，見剛第達姆母跪在苦像前，伸開兩手，作十字形，肉軀不動，堅如金石，至于第一，第二兩次，我們不見姆母在房內，這並不是姆母不在房內，實在是我們的肉眼不可見她呢！」有一位姆母說：「一次，我伴剛第達姆母，往聖巴斯第益，她父母的家去了，以後我們一同往她家裏的念經房間念經；而姆母硬跪下不動了！因爲她已出神越禱了！我那時本不識這是什麼一回事；爲此驚懼得很；後來我知道了，我的心不覺底，發生了尊敬和欽佩剛第達姆母的愛情了。」又有一位姆母說：「一次，我伴剛第達姆母到貝仰朗達去，當我們在早齋時，剛第達姆母，又有神遊之事。又有一回，我們往阿微拉和賽哥維亞去，爲朝聖女德肋撒和聖十字若望兩聖遺骸；因爲姆母領受了兩大聖許多恩惠，對於聖女德肋撒的

遺骸，是特地專誠朝拜去的。一日清早，姆母和我到阿徹拉的聖女德肋撒聖堂去，在聖女德肋撒祭台前面，有一塊很大的石板，寫說：「你所來到的地方，是聖地。」這塊很大的石板所在的地基，是聖女德肋撒從前的房間，當初天神刺透聖女的心，從聖女的心中所流出的血尚保存在這地點；所以用石塊蓋好，尊為聖地。至于剛第達姆母，是很愛戴聖女的，這是我們早已知道的，爲此一見了這塊石板，就回想聖女對於天主的愛情，于是剛第達姆母立即跪下，神魂超拔，已到了我們所不認識的地方，身如金石，長跪頗久；我們已經跪得困乏了，一個就起來參觀在聖堂內所有各種器物，一個仍跪在姆母身旁。時近黃昏，我們很是着急，姆母仍舊那樣。我乃輕輕點募她的手，姆母也不知覺，這時管堂的也來了，將鎖門了，看見我們，還在聖堂，就拿堂門鑰匙，故意搖動發聲，表示他要鎖門了！于是我非常焦急，一面搖姆母的手，一面呼喚：「姆母！姆母！現在時候晚了，這個管聖堂的人，叫我們出堂了。姆母！請您爲愛慕天主的緣故，出堂罷；」可是姆母尙沒有醒，經過好久，才如夢中醒來，漸漸底搖動身子；並且眼目閃閃，我就問道：「姆母！我們回去罷！」姆母見我到她身旁，她以爲我們在聖堂內，不多時；所以對我說道：「你爲什麼不去看聖堂內各種物件？」答道：「已看了，好母親！我們回去罷！」姆母就起身，眼淚不止底似有依依不捨的形態。在那時間，天主一定光照了她，某種偉大的事情。出堂時，尙回首望着聖女德肋撒聖像；讀她說：「聖女德肋撒真是怎樣的一位大聖！她的各種事，真是怎樣的聖善！」語畢，不再講別的話，以示不要顯露她所見的祕密事。我們既出聖堂，剛第達姆母，還回首向聖堂看個不停，直至看不見方才停止。」

塞哥維亞學校的日記上記載：有一位姆母說：「我們到塞哥維亞，爲拜望聖衣會的神父，到了他們客廳裏，看見一尊耶穌授鐵釘給聖女德肋撒的聖像，上面寫着：『從今以後，你是我的淨配！』」剛第達姆母一見，神遊天上了，在頃刻間，面色雪白，深契合于天主，我們很是憂慮，因爲這位神父，尙未認識姆母清楚

，若見如此，不解緣故，定必見怪；倘若認識剛第達姆母的神父，那麼，我們非但不怕，反而喜歡神父見姆母這種情景！我們就向姆母說：「姆母！你分分心罷！」姆母答道：「我很願分心，可是不可能！」恰好所請的神父，待了一時，來到客廳，剛第達姆母，能同神父講幾句話，雖然她說話時，有些含糊；到底所說的話，都是聖善的！神父聽了剛第達姆母聖善的言語，非常敬愛！後來，我們從客廳出來，到聖堂去，朝聖十字架若望的聖骸，在聖墳墓時，姆母也有奇怪的事；到底我們不知道有什麼光景；因姆母沒有向我們說什麼。」一次，一位姆母伴剛第達姆母往麥地那去，為創辦學校的事，在那時期內，借住在那地方的聖衣院裏，聖衣院修女很喜歡的收留她們，整備一室，為姆母居住。在這間客房內，供有無原罪聖母聖像。剛第達姆母們默想神工，即在那裏。在這室內，本院辦理院外事的修女，存放有物件。那辦事的說：「一日，我看見剛第達姆母的書記，瑪利亞姆母，在外邊洗小物件，我以為剛第達姆母也不在房內，當時我要進這房取物，開門一見剛第達姆母，大受了一驚；因為姆母面色通紅，神靈超拔，肉身離座上騰。我立即閉門走了！從此以後，我常常想：「為什麼剛第達姆母能騰空不跌下來呢？」又有一次，我搬送食物到飯廳，見剛第達姆母，面容發光，而且美麗；那位姆母，見我將進，為不使我見剛第達姆母這種情況，急忙取自己圍裙，蒙遮剛第達姆母的臉；那裏知道我早已看見了！自從我看見以後，未曾一言提及。待至有人考問剛第達姆母事實，方纔說明。」有一位姆母說：「在一八八九年及一八九〇年，聖女德肋撒瞻禮後八日內一天，我們聽聖女德肋撒行實的聖書，同時，剛第達姆母修補聖堂的祭服，頃刻，我見剛第達姆母手引針線，而指不動；初起我想姆母是很用心聽書，既而見她面色雪白，肩膀鐵硬，我們盡力搬動，然而不能。待過一刻，姆母醒來！仍繼續聽書，當日我們半句不提這事。又有一日，亦在聽書，那時所講的，是聖十字若望。剛第達姆母出離聽書的地方，一位姆母說：「我想姆母是有病，亦即隨她。又一位姆母隨

我後而出。剛第達姆母尚未到她房間，在走廊中，忽然止步；兩手交叉，放在胸前，舉目向天，兩眼流淚，一脚提起，作開步狀；出神去了！好久，方才醒了！」至于剛第達姆母，神魂超拔的事，我們不能盡詳講述；現在不妨再講兩三件小故事，做這一章的結束話；都是在塞哥維亞的一位姆母說的。她說：「一天，我們休息時，在不留意間，剛第達姆母出去了，我們不見姆母，立即往各處尋覓，不得，以後，到最高層樓，一間小黑房屋，門雖關而未鎖，我們尚有一線盼望，找得姆母；我在門隙中窺見，內有一黑影子，但看不清楚；開門，果見剛第達姆母在內。我便歡喜呼別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在此地。快進來！」剛第達姆母說：「你這小東西，一會兒工夫，也不能任我自由麼？」說畢，就出。而我倆仍進這室內，見有很粗大鐵鍊子，但不知剛第達姆母作什麼用的。又在院內，有間小房，長六尺，寬三尺，房門常時關着，內有一牀，杜塞門口，人不能入。一日，我們不見剛第達姆母，偏尋各處，後到那房，開門，便看姆母在內；又見地上鋪一黑布，且燃着兩枝蠟燭；我們想姆母是預備死一樣；剛第達姆母未向我們說一句什麼話。剛第達姆母，最末了一回的神遊，是在一八九九年，我們知道她在多祿撒患重病，病好了以後，在養病時，姆母念聖女德肋撒行實時，有許多回，神魂超拔，她蘇醒時，常擦兩眼說道：「什麼這樣黑暗？」多次，太陽光非常強的時候，姆母也常說：「多麼黑暗啊！」還有了一次，在聖神降臨瞻禮，姆母在聖堂內，又有神遊的事：這是許多學生們親自見的。

剛第達姆母的德行，已如上述，關於德行各節，現在一一敘述如次：——

(一) 特別虔誠

在剛第達姆母，去世前八九年內，常近侍她左右；有一位姆母。據她說道：「剛第達姆母具有特別敬愛天主聖三的熱心，常聽見她恭誦：「天主聖父，天主神子，天主聖神；皇皇聖三，惟一真主」在她屋內

，供有一尊聖三聖像，姆母多次日夜雙手十字形舉目仰望這聖像，眼匡盈淚！我看了，問姆母道：「姆母！你做什麼？說什麼？」姆母不回答。我日後，又問她，答道：「我的密事，惟我自知！」因為她不願意吐露的。姆母每次畫十字聖號，最莊重恭敬，並極願耶穌孝女會的人，都熱心慎重畫十字聖號，若見有不對的，必教她告訴她！每年過天主聖神降臨瞻禮，剛第達姆母就很誠切盼望，熱心預備。特別是一九一一年，聖神降臨瞻禮前，常聽她說：「天主聖神請來！請來！」正到聖神降臨那天清早，不料剛第達姆母得病，嘔吐不止，我便問她說道：「姆母最妥是臥牀上。」姆母很難受的說：「在今天的瞻禮，你不要我望彌撒領聖體麼？」她就自己起牀下樓，在堂門口望彌撒，切願領聖體；但因不止吐，所以到領聖體時，又不能領。彌撒畢，回到自己房內，很難過底向吾主耶穌說：「可愛的耶穌！在今天的日子，我不能領你到我心中，實在是極大困苦，只因我愛你，我全獻給你。」為剛第達姆母不能領聖體，是一件極重大的痛苦，我們已知道姆母，自幼每日領聖體，她像有領聖體癮；所以她創立了修會後，即特別請准，許在耶穌孝女會修女等，每日領聖體，因在當時，教皇尚沒有頒賜這個洪恩給聖教會。

有一位耶穌會神父，名撒古拉的，說道：「剛第達姆母同領聖體的結合，很是恭敬，堅固和奧妙。她嘗對我說過：『我修會中人，有很大的幸福，自立會以來，每日能領聖體；所以若有困難事，就到聖體前拜聖體。』在她修院內，供有聖體；則她一無所懼！」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在行路中，行到一處，她不願和人言談，立時進聖堂拜聖體。她曾經對我們說過：『我實在不解，竟有人在領聖體後；謝主時，須用經書。藉書上意義，作自己意思，我們所領的，不是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君王，我們的大父麼？若我們沒有知心話語，向她談心；那麼我們的愛情，在什麼地方呢！』她對於聖體的愛情，十分奧蘊；她為領聖體，受了很多的艱辛，在出門行路時，雖到十二點鐘，她寧忍飢，不食早飯，為得領主。我屢次見她這

樣。或病重不能起時，或嘔吐不止時，到領聖體，她能勉強支持自己，或起牀，或止吐。苦我沒有才幹，不能說明，亦不會說，剛第達姆母怎樣愛慕聖體的萬分之一！」

剛第達姆母，因為是耶穌會神父所引導的神女，所以她富有敬愛耶穌聖心的精神；耶穌聖心的愛情，是剛第達姆母最可愛的；因此設立撒拉孟加初學院，題名耶穌聖心的初學院。她也深願本會修女，都敬愛耶穌聖心，在會規中特訂有敬禮耶穌聖心的一條文。她在書信中，常勸勉人，敬愛耶穌聖心。茲撮取她的書信中，論耶穌聖心的話。在寫信給耶穌孝女會修女的書信中說：「你們為愛慕耶穌聖心，祝聖奉獻你們大衆所作的事，和大衆所能的事，和所有的一切。」別封信上，又說：「你們當努力，為得敬愛耶穌聖心的精神，特地預備為過耶穌聖心瞻禮，為過這大瞻禮，你們盡力修飾熱鬧，不當怕費銀錢，反當大量，在那一天，請你們無忘為我所求耶穌聖心，亦懇切底祈求為本會全體。」又一封信中，剛第達姆母，向一位姆母講：「我們在耶穌聖心瞻禮日，整天有顯供聖體。」說：「我很願意本會修女，凡是發了終身願的，每在耶穌聖心瞻禮，如復願一般，為重振作愛耶穌聖心的精神。」又說：「我要你們在聖心瞻禮前，行九日敬禮，特別按我的意願求；因為本會中，有一件要緊事情。」又寫給姆母們說：「你們該補贖耶穌聖心所受的凌辱苦難。她如一只羔羊，到死都不哀鳴；為贖吾人罪惡，你們該細細體味這奧義，要不犯極小罪過，為做我們愛耶穌聖心的證據，即十分恪守本會一切極細微的會規。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號，剛第達姆母願我們補贖聖心的凌辱說：「我怎樣愛聽薩拉孟加在耶穌會大堂內，有補贖耶穌聖心所受凌辱的典禮；我亦希望在薩拉孟加本會的初學院中，將發大願的，第三試姆母們，有這賠補聖心凌辱的典禮。」又說：「哎！嗚！仁慈天主，怎樣容許有那麼多的罪惡，凌辱和刺傷了聖心，得罪了天主聖母；我們是她的女兒和我主的淨配，理應盡心補贖，安慰和愛慕他們；但是愛情的誠意，祇在實行，不在多言！在誘惑患難中，

快速進到聖心中！」又致一姆母書上說：「某姊的那件事，是一大誘惑，不當答理她；只須投奔在耶穌聖心中！」有一位老年姆母說：「在剛第達姆母房內，有一木苦像，她常口親他。一日，清早，未望彌撒以前，姆母口親耶穌肋旁的傷，在她口親時，耶穌肋傷聖血，自傷洞流入她口中；在這日內，眼看姆母，怎樣安慰；怎樣神樂！」在一八九四年十月，聖女德肋撒瞻禮後八日內，一位姆母說：「一日，早晨，望彌撒領聖體以後，無論什麼事情，什麼地方，只見剛第達姆母流淚不止。接連三日都是如此；我們又驚奇，又懷悶，不知姆母，有怎樣的要重大事！問她也不答，我私下強勉姆母告訴我，仍舊不講。我便發誓說道：「倘蒙告訴，姆母在世，決不吐露。」姆母向我明說：「昨夜，我看見吾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渾身皮肉飛爛，鮮血淋漓；並且向我說道：『你看，人的罪惡，多麼傷我的心！』」這事，在剛第達姆母一切事中，我們最不可忘掉的！我那時向姆母說：「請姆母須記載這事，以垂永遠，為感念天主所賞這種大恩！」姆母答道：「唯！唯！」但至今尚未找得這紀念物。剛第達姆母又很愛慕耶穌聖名，她所用的諸凡器物上，都寫上耶穌聖名。」

幾時天主主要提拔人造就成功到聖域高妙的境地，必賞她愛聖母的精神！至于剛第達姆母，愛聖母的愛情，從小就有，以後聖母清清楚楚地，默佑她創立這修會。愛朗神父在書信中，再三說過：「有了為難，當依賴聖母；因為是聖母的事情。」以此推想，愛朗神父明白認識了剛第達姆母，同聖母的來往；因此在書信中，說道：「幾時聖母告訴你某某事，請你寫信報告我罷！」又說「在要緊的事件上，你聽聖母，同你說什麼。」又說：「好久你沒有告訴我，聖母同你說了什麼話；為的什麼緣故，是聖母對於我不快樂呢？或對於你們呢？」在薩拉孟加聖母無原罪小聖堂內，有一尊聖母像，還是立會以來的第一個聖母像，學生亦在那裏舉行祈禱；該處，無原罪學校的姆母和學生們想，那裏的聖母聖像，一定和剛第達姆母講話的，剛第達姆母因謙遜的緣故；對於這聖母像，未曾說什麼奇異的話；但看姆母熱愛那聖母非常，並懇切的

說了：「這聖母幫助我不少！」姆母每次出門，都是依依不捨，離那聖母，有時我們不見剛第達姆母，只須往姆母的聖堂去，她大都跪在聖母像前。

我們要知道剛第達姆母，怎樣的虔誠愛聖母，現在撮取幾件，她和愛朗神父通信中，一定說許多聖母同她的事情，我們恨不能找到那些書信，才好！直到現在，未嘗找得！但在她致本會書信中，略略述及。有一封信上說：「最可愛的尼拉神女，我深是感謝你，爲我祈求了聖母；這是我所喜歡和安慰的事。你們愛聖母，爲聖母，忠心盡本分，謹慎恪守會規；設使你們將愛聖母的爱情，深銘于學生們的心中；然後你要求學生們的，都能垂手而得；因爲她們既具熱愛聖母的心，那麼她們長大成人以後，或爲聖德女修道，或爲熱心善表教友。」在一八九五年九月一日，寫給會友的書信說：「你們善預備；歡迎聖嬰瑪利亞；這聖嬰瑪利亞，是天主的母親，也是我的母親。」一八九三年十月的信上又說：「我很喜歡你們，在聖母像前，常燃着油燈。」在一八九八年的信上又說：「向來敬愛聖母的人，送油點聖母像前的燈；現在沒有人送油了，實在是可傷嘆！但是你們想法子，能常常繼續點燈。」又一封信上，說道：「你們過聖母無原罪占禮，當很熱心，很美麗和很熱鬧的樣式，慶祝這大占禮；在那一天，你們當很熱心求聖母降福耶穌孝女會，和本會中一切學校要緊的事。」又在一九〇一年的書信上說：「期望你們，很熱心過我最可愛的瞻禮；巴不得那一天同你們過這瞻禮！求天主賞你們一切的事都好！」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常常勸勉我們，熱愛聖母。她說：『我們要競賽；在我們中間，那一個是第一個愛聖母的？那一個是第一個善預備的人！』至于剛第達姆母特地愛敬聖母的日子，爲聖母無原罪，聖母聖誕，聖母月末日，聖母升天，這四個大瞻禮。在這四天，她的面容較平日格外華美。一位姆母說道：『在這四天，我們問姆母心中，有什麼情感？』她說『我同我的聖母一路！』她常在聖母像前，伸手作十字形，睡前，每天必作十字形，約

一刻鐘，她常勸我們愛聖母說：「我們如欠賬的，所有一切都從聖母得來的！」每到聖母瞻禮，她總要向我們講很好聽的聖母道理；有時我們問道：「姆母所講，這般好法，從那裏來的？」答道：「我也不知，但我知道，在我講時，似乎有人在我耳旁，默默提示我一般！」一八九一年的聖瞻禮六，姆母向我們講耶穌苦難事跡；特別講聖母怎樣悲傷吾主耶穌的痛苦！自耶穌薨後，聖母回日路撒冷，獨自悲痛，我們常伴同安慰聖母的憂苦云云！在散心時，姆母常常提醒我們，愛聖母，或唱聖母聖歌，或講聖母故事。她三次往拜露德聖母，一次往西班牙國的比辣兒朝拜聖母，再還有一次往勞來德朝拜聖母；伴同剛第達姆母的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在勞來德聖家的聖室中，膝步而行，打掃聖室，且流了熱淚，淚下如雨注；」剛第達姆母，自己也說了：「那座聖室是聖家三聖所住的；那條路，是聖家三聖行的，何等樣尊貴而美好呢！」撒故拉神父說道：「剛第達姆母的愛情，即愛耶穌聖心，無原罪聖母，聖依納爵，大聖若瑟。」現在我們再看姆母，對於大聖若瑟的熱心是怎樣的。在耶穌孝女會會史記載：「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前一日，剛第達姆母又熱心又忙碌預備過第二天的大聖若瑟瞻禮。當日下午，往大聖堂去的以前，先在我們小聖堂裏，有特別的禮節，姆母並勉勵我們，特敬大聖若瑟；後有學生的遊藝會，為慶祝這日的瞻禮。」剛第達姆母對於聖女德肋撒的愛情，是特出的，自然也推愛了聖衣會的修女；因此她的女兒們，時或戲言：「姆母愛聖衣會修女勝過我們的！」不拘何時，看見聖女的像，更顯出她的親愛，也常常領她的女兒們，往亞爾把多愛爾麥斯去；為敬拜聖女的聖屍。一日，往阿微拉聖女德肋撒聖堂，見了一尊耶穌授一鐵釘與聖女德肋撒的聖像，姆母仔細觀望着說：「那根釘子！那根釘子！」出了聖堂以後，本處的一位神父，本不知姆母往聖堂看了什麼聖物，他拿了一根釘來，送給剛第達姆母，說道：「我覺得有人勉強我，送給你這根鐵釘；這釘也自羅馬來的，釘的式樣如前時釘耶穌的釘一樣。」姆母受了，謝謝神父，但是姆母默默的底說



由班國初來安慶六位姆母及總姆母



安慶聖母院女修道生



由班國初到阿根廷之八位姆母



由班國到菲律賓羣島之六位姆母和主教及祕書

肆害她們的時候，那二位姆母，因見了極可怕的事；于是便去見剛第達姆母；而姆母非但不責備，反溫和仁慈，向她們說：『這是你們不聽命的報效；幸而沒有遭害，後當力戒！』一日，姆母晨起梳頭時，魔鬼顯猴子狀，坐在她的肩膀上，姆母敬作一聖號，猴魔立逃，剛第達姆母對於畫聖號，念信經，必敬必誠，她很不愛見，有誰作聖號，急速底不敬！同念信經，有口無心！姆母常說：『我們教友的記號，是十字聖號；若我們不善畫十字，不誠心念信經；我們的信德，在什麼地方？』有一次，在薩拉孟加搬家時，有一猛大的狗，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倏然之間又不知那裏去了！在我們默靜時，特別在大默靜時，常聽見怪異的響聲，一次，飯廳中，盤叉等，業已備妥，忽而猶如全飯廳裏，盤杯刀叉等物，解崩破碎的響聲，有人去觀察，並沒一個移動的！日多達姊姊又說：『一日，剛第達姆母早晨出房，她的一隻眼，無緣無故，便紅腫了！這無非魔鬼的事！』一日，剛第達姆母，去望彌撒，路中遇着一個顯作耶穌被釘十字架狀，對姆母說：『你看！人如何待我？你當安慰而恭敬我！』姆母答道：『我只恭敬惟一真天主！』語畢，那假耶穌，顯出真魔鬼醜陋不堪的惡貌來，口中出火，大怒走了！從上面種種，證驗剛第達姆母的熱心超凡，因此受了魔鬼騷咬，因為她的德行，悅樂吾主聖心，非但不中魔鬼計，立了許多功勞；讀者至此，更當感謝天主，照顧她的忠婢，怎樣遇到，成全她呢！

(二)靈跡

創立耶穌孝女會時，有兩件很可奇的事，是耶穌會神父若翰保第斯大蓬罷陶，說的：『一日，剛第達姆母請我轉告省會長神父，請他當行某事，若他不聽，必將遭某患難。我便試探她道：『我現在不信您說的話，倘若你所拿的這副念珠，延長到地，我就相信。』姆母的手指，一面撥念珠，一面說：『若天主願意，沒有難事情。』說畢，我見她的念珠，果然延長垂地！』但所說的患難，應驗沒有？我們不知。所知

道的，是這位省會長神父臨終前，懇切叮囑別位神父，盡力幫助耶穌孝女會。第二件事，也是這位神父說的。剛第達姆母求爲賜本會興盛起見，許願給天主，三年不飲水，不食瓜屬和水菓等；因此，她腹中生一不很好的病。到了第三年，這位神父說：「我去望剛第達姆母，承蒙姆母請我用點心，其中有一瓶水，備置在案上，我正面對那瓶水，說亦奇妙，瓶中的水漸漸沒有了。我看見了，驚問姆母說：「你因聽命的緣故，向我說明，瓶中的水，到那裏去了？」姆母答道：「我不知道別的，但覺瓶中水漸漸沒有，我腹中漸漸涼快！」我恍悟天主的聖意，向她說：「今後，你克苦工夫是完結了！」」有好幾件事實，證明剛第達姆母，以少數的物件變多數的奇事。有一位姆母說：「一次，我們爲聖衣會神父，繡一副祭披，四圍是安置花邊，但是花邊不敷用，少了一尺多，又因當日須繡成；並且在這裏，買不到這樣的花邊，我們很着急，告訴剛第達姆母。姆母說道：「倘若你們有信德，不必愁憂不敷！」就命我拉扯那花邊，做在祭披上，我便一面憂慮，一面拉扯，待祭披成功後，尙剩餘半尺多。」在塞哥維亞的一位姆母也說：「剛第達姆母，一次要送一刺繡的徽章，給本處的主教，在他本名主保大聖若瑟瞻禮日須用的，至于材料花樣，彩線業已配就，但所有的花線，只修半個工程用的。姆母命我刺繡，果然工程將半，線亦將盡。當時我着急，向姆母說：「怎麼辦呢？」姆母向我說：「只要你有信德，敷了；」我眼看線，抽一根，少一根，抽一根，向姆母望一眼，說：「請看！」姆母只向我說：「只要有信德！」直到尙剩一根時，姆母就用她的苦像降福那條線，真是奇事！這根線，抽不完，抽一根，還是尙剩一根，待完成了後，尙剩一根！」這種事情，剛第達姆母屢次做了，不必多說。

現在再述別種類似事實。有幾位姆母說：「一次，我們陪同剛第達姆母行路，失悟遺忘備錢，途中向姆母說：「錢沒有帶，怎麼辦呢？」姆母答道：「無碍！待到那地方恐有相識的人，可向他貸借，日後還

他。」到那地方，姆母伸手到袋裏，拿出錢來，易如反掌！」有二位姆母說：「一日，我們懇問剛第達姆母：從前一面拿金線繡成的旗，是怎樣的繡成的。姆母很自然說了：「當時，耶穌會神父命我做那面旗，我因不精這事，就命一位姆母（不久，她就出了會，）繡；但那姆母不願做，我心中非常難過，到了晚上，我命衆人安息，我獨自一面做旗，一面懇求天主光照我當怎樣做，頃刻，聖母下降，同我一齊做。」待天明我們起身時見工已完成，衆人莫不奇異！」一位姆母說：「在薩拉孟加學校，有一枯井，每日買水，殊感不便。一日，我攜剛第達姆母的手，並帶了一鋤，到了一地方，向姆母說：「請降福這地方；我掘地，必得泉！」起初剛第達姆母謙遜，不肯，辭道：「不是！這地方無泉水！」我強勉懇切求了，姆母就降福了！開掘以後，泉水湧湧而出，現在全校，都還用這井水呢！」一次，剛第達姆母和一位姆母到瓦拉多利，愛朗神父家去。愛朗神父的外姪女說：「第二天，姆母向我說：「我要到本地某學校，去望看一某生。」我說：「好！我也陪伴姆母同去！」途中姆母向我說：「我當買點糖菓接見她。」我因爲很愛剛第達姆母，亦很歡喜聽她的說話，因此就忘掉她所要買的糖。到了校門口，姆母問我：「糖菓呢？」我說：「你兩位請先進，我去買！」姆母說：「不必！」我們三人，就一同進了學校，望看了學生，並她們的姆母等。言談許久，我倆並未嘗寸步遠離剛第達姆母，也未嘗見姆母有什麼行動，當時也都忘却了糖菓的事。翌日，我們三人，又出外，中途遇着那學生的母親，即賽哥維亞主教的妹子，同剛第達姆母相見行禮，並且道謝姆母，昨日往看她的女兒，和送給了很美好的糖菓。那位姆母和我，一聽這話，都是奇異，互相顧盼！待那一位太太走後，我們向姆母說：「昨日，我們未嘗一刻離姆母，並未嘗見姆母送什麼禮物；何以她得食糖菓，而且糖味特美？」姆母說道：「你們：看天主怎樣的美好呢！我所做不到的；他替我做了！」

再說剛第達姆母醫病的奇事。一位姆母，自己敘述：「我在進會前一年，聖女德肋撒瞻禮後八日內，

我往拜聖女德肋撒，在亞爾把多愛爾麥斯，道經薩拉孟加，我很愛剛第達姆，因此也去拜會她，並商量我進會的事。姆母仁愛和藹，印象深刻我心！向我說了：「你當速圖進會，時期愈早愈好，」等語。當時，在我額角上，生有很大瘡瘤，上面貼了一藥布，嘗有二三醫生；要替我開刀；我父因溺愛，故沒有允。這時，剛第達姆母一見了，問說：「可愛的小姐！妳這裏生有什麼？」又說：「這是不要緊的！」說時，用手撫摸，我並不介意，到了亞爾把多愛爾麥斯，我父親見了，很認真出奇的，問道：「我女！你的瘡瘤，現在怎樣沒有了？」我按老實話說了：「因為是剛第達姆母撫摸，就好了！」

剛第達姆母親自寫信給愛朗神父的姪女，敘述一事，奧跡如下：「我們學校內，當時請有瓦匠木匠等工人，修葺校舍。一日，我們正在刺繡，聽得工頭，向木匠說：「你們爲我的女兒作棺木。」一工人說：「你的女兒死了？」答：「是！」我一聽這話，就由窗前問他：「你的女兒死了？」答：「是！」又問：「什麼時候得了病？」答道：「前日，（即聖三瞻禮前一主日）他和我們，往薩拉孟加邊境的聖母堂去，敬拜聖母，尚問我討銅元數枚，以後向我說：「爸爸！你所給的錢我已獻聖母，求賞賜父母親同我，不生病呢！」如今她死了，我就是有她一個，我的安慰快樂就是她；現在沒有了！」隨後加說許多凌辱聖母的話！我一聽到這裏，難過底不願聽了，退後，仍做我的事，一面做事，一面念誦句，並命我的神女們懇懇切切底念了一遍申爾福，懇求聖母復活他的女兒，爲叫他認識聖母是誰！我接連懇求聖母，既而他們做的棺木已成，我向他說：「這棺木不是爲你的女兒；是爲別人用的。」到夜裏，我終夜懇求聖母，特賜這恩。明日，木匠等來了，大聲急呼：「姆母在什麼地方？姆母在什麼地方？」我一聽呼喚，逆料了這事。就出見。木匠說：「必是姆母祈求了聖母；昨日，死女已臭，故已入殮，棺木上遮一白布；但尚未封棺木，待將封未封時，死女如夢中醒來，就復活了！她的父親，請了三位醫生證驗，都說：「這女兒兼具三種險病，

得這病，不死，是不能有的事；現在她死而復活，真非我們所能解的奇事！雖然，她能在這病中，好了不死，必定不久會死沒有疑惑。」我聽了後，點了一燭光在聖母像前，懇求聖母，還醫這女，感化她父親，使得救靈魂。後來工頭又來了，爲我傳述如前。我乃乘機教訓他說：「你看聖母，怎樣仁慈，我們人的神形，全在聖母手中！你現在不必害怕，聖母一定要醫好你的女兒！我給你聖衣和聖女德肋撒遺物，爲她佩帶着。」果然，他的女兒漸漸好了！但飲食很少，也不能言語，只呀呀作聲！醫生說：「這女兒若不死，日後必成瘋顛啞吧或殘廢！」我向她的父親說：「你不必憂慮！你只該依靠聖母！你女兒的明悟，非但不會失，反更勝于前！她的口舌，非但不啞，並且比以前好，後來她的父親又說：「可是醫生說：這女兒一定不能調治好，所以我們不請醫生治她；」因此有了一月，他們都沒有去望病，而病女在一月中，仍舊一般；以後醫生再來看病說：「要她的病好，當在海中沐浴。」遵醫生而行，越做越壞！這般底，約一月，這女兒如失悟司和知覺一般了！醫生又說：「這女兒無醫法可治了！」從此醫生中斷，不往她家去施醫了；想她死在目前了！我說：「現在醫生既斷絕醫治，你的女兒立刻就要好了；從此病女，開始飲食，別人不給食物，她自己覓找；又開始言語了；以後醫生知道了，明證說這是大聖跡！因爲這女同時有三樣很重大危險的病，世上一切醫術無能爲力！我命她的父親依賴聖母！並許願給她愈後；爲感念聖母恩德起見，這女穿着聖衣會修女的大呢衣。」他一一遵行，自那天起，病女能言語，自行索食了！病也自愈了！不日全愈了！她的父親滿心感激說：「一定因姆母懇求聖母所賜，他們全家都發現良心！小女兒無論什麼時候，一見我，不拘我和什麼人言談，她都不顧忌，願坐我膝上，頭枕我胸上，說道：「我極愛耶穌孝女會的母親！」她的母親常送我禮物。她的父親，因當時國勢不寧，正當革命，他當那時候，每夜在我們院外探查，有無匪類的攪擾；即暗中保護我們。」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平日，置大苦像在目前，以便于

口親，習以爲常。一次，在姆母言談不注意時候，我私自拿她苦像，用口親了，立聞一種馨香，我也使別位姆母聞香，每位傳授于別位都聞了香。未了，我們仍請剛第達姆母口親，諒想姆母已知我們的意思，因此不會答理我們。當剛第達姆母在生所用諸物，都發馨香，還有剛第達姆母，因奉了神長命令，不許發顯靈跡，以後便無靈跡。至于神長爲什麼緣故，命剛第達姆母，不發靈跡；我們不得確知，惟知剛第達姆母，在立會後，屢次有靈跡；可是以後就沒有了。

(三)預言

一位年高而可信任的姆母說：「當我進會，方纔數月，現在我記不清楚，是那一個月，瑪利亞伯日達姆母去世。我聽見別位同剛第達姆母，一路散心的姆母說：「先是在她死的一月初旬，剛第達姆母和我們說：『本月廿八日，天主必要收一個人的靈魂。』瑪利亞伯日達姆母一聽，就取一紙，寫了，『恐怕是要死；若果是，我，天主，求你可憐我！』到廿八日，瑪利亞伯日達姆母果然死了！』當時我是初學的，不能和那發願的姆母們一處散心；所以我沒有親自聽見剛第達姆母的話，是從一位可信的姆母，講給我聽的。有時剛第達姆母說：『我們中，某一天，將死一人。』我們要知道將要死的人是誰。各人都問道：『是我麼？』剛第達姆母不說是誰，只說：『要緊的，是各人善爲預備！』到了那天，果真死了一個人。』有耶穌會一位神父說：『耶穌孝女會中只有幾個女子，有什麼用處，能辦什麼事；現在我將出門，待我再回薩拉孟加時，必定見這會解散了，像鹽化在水裏無疑了！萬無發達的一天！』這話傳入了剛第達姆母耳中，姆母說：『這位神父一出門去；再不回薩拉孟加，在回來時，必死在中途無疑！至于我們的會，將發達的！』所說的話都驗了！這事是我（著這書的）所親聞見。剛第達姆母寫信給愛朗神父的外甥女說：『一日，我同一位姆母，往店舖買貨物，同時，有人送通功單到店，小店主年約十九或二十歲之譜；正當年富

力強，身體康健時，接單後，輕視的講笑話：「這般的老人，在世上有什麼益處？死了，更好！」一而再，講這話；講了，又大笑不止。我見了，初不和他講理，後來有一聲在我心中，勉強我向他說，我就對他說了：「你笑他人癡？你當預備自己的靈魂，不多時，您將同他一樣的！」他不理會我的話，尙盡力大笑不已，他的母親見兒子狂笑不止，也很驚奇的！第二次，我又到店去，未見小店主，他的母親告訴我，他現時有大病臥在床上，請我們代他所求。我答應道：「我們替他祈求，但叫他自己要善備靈魂！」第三次再往店去，他的母親告訴我，因為遵醫生的話，她的兒子往別處，調換空氣去了。第四次去，我還是同第一次同去的姆母去，我乃指示給這位姆母看，並說：「即是這小店主！」這位姆母看見他的現況和從前時大有分別，竟不像活人的氣色！初不肯信，我便告訴他這事的情節；但是那小店主，仍舊還是笑，我向他問道：「你記得我從前的話麼？」答道：「是的！」我再教訓他預備靈魂。末次，我們去望他，那時他不笑，反痛哭傷心！我又問道：「會記得我的話麼？」答道：「記得，忘不掉了！」三日後，他的母親遣人來報兒子的死信；至于臨終聖事等等，都具備了。那一個人，譏笑死的一事，不久死即臨頭！」

剛第達姆母，預言人將修道的幾件事。有一位姆母說：「當我十五歲時，我母親對我說道：「此次放學以後，你不來這學校求學了。」所以在放學前，我傷痛流淚！剛第達姆母知道這緣故，向我說道：「你不必難過，將來你常常同我在一起！」當時我不懂得姆母的話，有什麼意義。我想姆母誤懂了我的意思，想我要修道；因為那時，我並沒有修道的志願。日後，果然應了姆母的話。進會以後，第一次獨自同姆母談心時，剛第達姆母向我說：「你還記得我在多祿撒，同你說的話麼？」我說：「記得！」一位姆母又說：「某日，某姆母和我（其時我倆尙未進會）去拜望剛第達姆母。姆母說：「妳倆名字，已寫入耶穌聖心中了；因你倆將為耶穌孝女會的人。」」一日，有一位初學修女說：「當我尙未進會時，我的同學向我說

：「剛第達姆母向我說：『尙有兩年，你進初學院。』當時，我雖有我父母阻擋和別的事件，但有一心信託剛第達姆母的話，如出自天主口中。後來我的同學和我一路到修院再拜會剛第達姆母，我便問道：『姆母，什麼時候我可以進會？』她說：『你也不久！』我計算時候，自剛第達姆母說我們進會，整兩年，姆母的話驗了！我倆都進會了。」

彼雷富半多神父說：「在一九〇三年的某一天，我和剛第達姆母晤談時，有一位神父彌撒畢，上樓來，也是望望剛第達姆母。他傳述了一件新聞說，他接了電報說：教皇良十三位崩！姆母一聽見教皇崩，大受驚痛，立時雙手覆于額眉上，約一刻以後，說：『不，不，教皇未崩！』果然，後又接來電說：『教皇未崩！』剛第達姆母對於她的知己朋友，加斯戴利亞諾的侯爵夫人，告訴了她家中一切未來的光景。」

(四) 透徹人心

在天主賞給剛第達姆母諸恩惠中，最著顯的是透徹人良心的密事。有許多事實可以來證明的。現在撮取其中幾件來講罷；也不必煩多。一位姆母說：「天主賞賜剛第達姆母，鑒透人的良心密事，或魔鬼的誘惑；姆母的目光，銳利無比；她看人的臉面，如同看書一般，全部揭破了，所隱藏的心思和念慮。她嘗和我說：『你不要聽魔鬼的話；這是一個大誘惑，不要答理他！你也不必難過。反當快樂；因為耶穌孝女會的人，符號就是快樂。憂悶難過，是魔鬼喜歡的；也是牠要人這般的。』又有一次，還是這一位姆母告訴我們一件事說：『我在初學時，犯了一條規矩，理當自行承認，我也盡這本分，到剛第達姆母房門，沒奈何，我胆小！心虛，不敢敲她的房門，就輕輕敲門，不使姆母聽見；敲後，不待房內答應，轉身就走。第二次，我又去，但是心中更怕，更無勇氣，克制自己。沒有敲門，就走開了。到了第三次，我去再敲門，較第一次重些。姆母答應道：『我已經說了，你可以進來；爲什麼你到我房門口，來了三次不進來呢？』

你有什麼害怕呢？我不是你的母親麼？」又一姆母說：「剛第達姆母，每見一人，就知道她心有什麼事；至于別人知道事情，往往因為見了人的行爲，或是聽見人的報告；爲剛第達姆母，絕對不用這般做法。我常常試驗，人沒有知道的事，沒有傳報的話，可是姆母知道了！一次，我和別位在房中說了一件無關緊要的閒話。姆母平日未曾來到這地方，正在我們閒話時，姆母便來到了，比較人報信的還要知道的快些，而且明白得很。」又一姆母說：「我在麥地那時，一次中了很猛烈失望的誘惑，自想我必是該當下地獄的人，無法可以挽救，正在困難傷痛的時候，剛第達姆母來了，見我獨自一人在那裏，向前走來，不知從什麼地方拿出了聖方濟各撒助爵的一張聖像，給我看看，並說：「你看這位聖人，從前亦曾受過誘惑，像你一樣；你可以拿你的誘惑交給他，請他爲你轉求天主！你不必怕！若不負主恩，必定能救靈魂！」我一聽這話，很是奇異的；因爲我從未會告訴任何一人，連我的神師神父，都不曾知道；如何姆母倒先知道了呢？」又有一位說：「自我入會初年，剛第達姆母，即明撒我的心底，我在初學時，一次和發愿的姆母們一同跑路，在路上所談論的，是對於修道人沒有什麼趣味的閒話，待回院後，剛第達姆母，向我說：「你在路上，說了某種話語。」並非有人告訴過，姆母自己知道了！」又有一位姆母說：「我覺到有一個很利害的誘惑在我的心中；就是我想我很喜歡做補贖，爲我在耶穌孝女會內不對，我的聖召是在聖衣會的；于是我在告解時，把心中所有的一切，一切老實告訴神師神父；神父命我去見剛第達姆母。待我走到剛第達姆母房門口，見姆母站在門口，和別位姆母正在說話；所以我等待片刻，待那位姆母走了；剛第達姆母就招呼我到房內；既進房內；我就向姆母說：「我有一件事，要向姆母說。」姆母說：「你所要說的，我都知道了。」答說：「不是真的！我的意思，除了天主和神師神父，沒有那個能知道；就是姆母大人也不知道的。」姆母答道：「好！現在我把你所有的意思告訴你。」于是姆母歷歷述說，悉知我向神師神父所說的

。剛第達姆母又說：「那一個，不聽命而想要做補辱，這是中魔鬼的毒計；就如你似的？你看看，這個不是別的，是魔鬼誘惑你！」我聽了非常奇怪；我便向姆母說：「姆母！如果姆母在我後告解，我一定想神師神父向姆母說了我的意思；但是沒有這樣情況，我相信一定是天主光照的」。從剛第達姆母，向我說了那些話後；就如一道光線照透我的明悟，我就懂得，從前我所有的意思，是魔鬼的誘惑。從我離開姆母房間後；直到我寫這事，有四十年工夫，從未一次有過這誘惑，諒必這個意思不再會到我的明悟來了。亦沒有什麼疑惑不明的事了。這一定是天主看剛第達姆母的功勞，而寬免和可憐我的。」剛第達姆母，非但明徹本會人的心跡，即對外人，一般無二。有一位神父說：「一日，我去拜會剛第達姆母，和她談心，直到正午，姆母留我用飯，我說：「多謝，留飯不必，但願意繼續和姆母談心！」就延長了一點多鐘工夫。剛第達姆母向來不認識我，但是她已明白透澈我爲人如何；就一層一件揭出我從前所行的事。當時我很是希奇！自此以後，我認識剛第達姆母是非常的人，因此更敬重和讚美她！」在薩拉孟加學校的小聖堂內，每年聖母無原罪占禮，行三日大禮節，一次大禮的第二天，一位神父所講的，是聖寵的道理，當時也有幾位神父與禮聽講，禮畢，神父們到客廳，拜望創立會的姆母，（剛第達姆母）在互相聚談時也提及方才聖寵的道理。在別位神父無意的時候，剛第達姆母走近到一位神父前囑咐他說：「你不要辜負天主聖寵；因爲吾主將來同你算一輩子受恩寵的清賬；到那時候，後悔來不及了！」說畢，不再加說別的話！後又對講道理的神父說：「聖寵怎樣的尊美！我方才囑某神父不負主寵！」神父說「你知道某神父的事麼？」答道：「我知道。」神父說：「你既知道這事，就完了。」現在的總會長姆母向着這著書的說：「我聽見一位神父告訴我說：「有一位神父要見剛第達姆母，但這位神父和姆母素不認識，臨出客廳時，剛第達姆母，向作伴的神父說：「自今以後，你不要同這位神父一路來了！」過了四五年後，這位神父出了會！品行很劣！

「彼雷富半多神父說剛第達姆母通悉他的心境說；」一次，姆母自賽哥維亞聖多明我山洞回來，我去拜問姆母說：「姆母回自聖地，未帶什麼聖物給我？」姆母似有深思，注視不答。第二次，我又去問，姆母也不答。第三次，我再去問說：「山洞的聖人，未曾送我點禮物麼？」姆母答道：「聖人說，你要熱心些！」我立即阻止她說：「請不必往下說；怕的是我受不了！」當時我就懂得了！一位熱心神父，同一位冷淡神父有什麼關係和有什麼分別了！」再者，姆母幾時講說天主聖神的話，宛是渾身是愛情，情不自禁而外溢！她說：「善人的祈禱，怎樣中樂而透入天主的心呢！」她說的話，不是因聽道理而得來的，實因她心中十分贊成這道理，而信口說出來的！姆母又喜歡聽我講道理，她若知道什麼時候我在什麼聖堂講道，她每一次都去聽。我若看剛第達姆母聽我講道，就加倍有興味，講時格外容易，如有人在在我背後提示演講。一日，我講聖母痛苦道理，後來剛第達姆母向我說：「聽這道理，感動已極；不禁痛哭了兩個鐘點！」某次，聖女德肋撒占禮，聖衣會的姆母，請我去講道理，當日與禮的人，不知其數，而我敷衍塞責，沒有預備；但剛第達姆母這次並沒有到場聽講。當日下午，我去見姆母，那時我見剛第達姆母坐在椅子中如夢中蘇醒，或如行遠路才回來的一樣，亦好似有疼苦的樣子，諒想她是在越禱呢！輕言細語對我說了；「神父，今天，聖女德肋撒未曾同你說什麼話？」我答：「她對我說了；同時，我實在是羞愧無地！」一面知道剛第達姆母認透了我的敷衍塞責，一面感覺聖女在我良心的責備，我自己後悔極了！」這位神父又說：「在一九〇三年的夏季，我往別地方去避暑，待回院以後，即去拜望剛第達姆母。姆母問我說：「你在外避暑，作了什麼？」我乃一一告訴說：「如跑路，負鎗，出獵等等。」姆母教訓我說：「打獵的事，與做神父的身分不合！」我聽了以後，定志改遷了！後來連見鎗，如做掃帚一般了！待三十年後，我因緊要事情，回到家鄉。我的姪兒向我說道：「我要試試你擅長打獵麼？送你一枝鎗，請試試看罷！」我自剛第達姆母

死後，常帶有姆母的像；那時我拿出這像，告訴他說：「自從聽她的教訓以後，已堅定決志不從此事了！今若再試恐將遭殺身之禍！」仍舊是這神父說：「剛第達姆母，通徹我心的祕密，有不少確切憑據；但係良心的關係，故不便寫明。有一次，姆母向我說：『你的脾氣，是很惡劣；你同長輩不當如此！』譯者至此，附加申述：——聖女加大利納撒納，也很輔助神父們進修神業工夫；況且這位神父，自認識姆母時，他同剛第達姆母的年歲相比，有如母子！這位神父好比孝子的孝敬母親，而姆母宛如慈母的慈愛兒子；相幫他，得靈魂上的神益；神父又說：『現在姆母在天堂了，但是雖隔天上人間，我常覺姆母暗中默佑；倘有人要我發誓畫押，爲證明我所說得是，我很是甘心自願的！』」

(五)備具修女諸德

剛第達姆母很愛神貧，也立了神貧的善表。她的衣服，不是新的，也有修補的，也有節湊的，非有重要的緣故，她不穿新衣服。幾時別的姆母們，要爲剛第達姆母，添新衣服，無論是外面或是內裏的，必要拿出她的舊衣服；不然，姆母總不許，也總不穿新衣服，常講：『我們用物件，當加以注意：因爲都是天主的物件！若我主親手授給我們；那應怎樣尊重，和那物件當值怎樣的價值。』剛第達姆母，天質樸實，一片天真，好比兒童！言語行動，都是這般。雖然，她的聰明才智極好，論到保護她的神女們，極端週詳。如同修女們居處，外人都不得進出，將近黃昏，即閉大門；閉門後，終不能許男子在內；無論是神父或是外人，都是一律不許的，也不許修女獨自出行，或獨往別地方去；所以姆母自己說：『本會雖是貧乏，但修女們的行止品格，頗是高潔，沒有一句閒話，人家可講，』又教訓修女們說：『若我們善守會規，必能保持靈魂的貞潔和完美，』她說這話時，有很熱切的誠意，致感動地流淚呢！至于剛第達姆母聽命，也達到極比的地步了；她雖是總會長，少聽命的機會，但她聽命的表率極美極善；比如主教神父和一切有

權柄的人命令，在愛朗神父寫的書信中，可以證明剛第達姆母的聽命。那信中說：「因為你事事聽命；所以我十分放心！」剛第達姆母聽命，如同瞎子，凡無罪和無關係的事，不拘何人的命，像瞎子一般底都尊命。有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常寫信教訓我們聽命，要像瞎子一般，她說過：『你們看瞎子對於引路的人，怎樣聽話，無疑無恐，全心依靠，那引領他的人；你們也當如此！』」剛第達姆母的聽命，實在到了極比了。一次，她在多祿撒，她的父親病勢，正在危險中，同時，她接到了電報，命她到薩拉孟加，她一接到電報，立刻起程，也不顧自己是總會長，可自專的，更不因父親病危，猶疑推辭，只見見是天主的聖意，一切事都不能阻擋她！」又有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還極謙遜。一次，她到薩拉孟加調查學校，我去拜會她，她說：『我願給你看這本耶穌孝女會的成績冊。』一轉瞬間，又不願給我看！真可惜！諒想那一本內定有許多緊要事；但因剛第達姆母的謙遜，不肯顯示她親手創辦的本會發達等情；這一本中所紀載的事，都是出自姆母親手。剛第達姆母的謙遜，真十分深！一次她到我們學校來，當時，我是該校院長，某日，晚飯時，我輪到第二班進膳，（因為輪流替換，照管學生，不能同時大衆共餐。）正進飯廳去吃晚飯，剛第達姆母在飯廳等候我；我想是什麼要緊的事；那裏知道向我說了：「院長姆母！你看我碎一個玻璃杯子；我常囑咐你們用東西要小心些，現在我自己立了這不好的表樣！」一次，我向姆母說：「我聽說姆母顯了一個靈蹟，是不是呢？」剛第達姆母說：「巴拉安的驢子，也行奇蹟，並能言語。」薩拉孟加的主教也問姆母，用了我一樣的話；而她母答的，和答我的，大致相同。」有一位神父問剛第達姆母說：「有人讚美你，你覺得怎樣呢？」答說：「我想這是譏笑我的話！」按照許多人講剛第達姆母在困苦艱難中，非但謙遜，兼具大量。愛朗神父寫信給剛第達姆母說：「我知道你在困難中，不難受又不敗興，一定勇敢底忍受；你要知道世上最難的事常有，你不要憂苦，要快樂；因快樂的德行；在不知覺中，如同有感化

和變動人心的力量！」剛第達姆母因爲嚴遵規條，爲此有不少人不喜歡她，剛第達姆母反利用愛德，受了仇視她的人。耶穌孝女會會史上載：「一次，姆母到一個學校，有幾個修女，也有神父，都沒有用禮貌接待她；姆母像沒有知覺一般。一日，一修女說了輕慢她的話，姆母非但不責備她，且口親她，懷抱她，好像愛好女兒一般！」一九一三年八月四日，有幾位姆母問瑪爾定罷利奧拉神父說：「神父！你對於剛第達姆母作怎樣的看法呢？」答道：「我看剛第達姆母和聖女德肋撒一樣；但稍有微細的分別。聖女德肋撒有點世俗的牽引；至于剛第達姆母，自幼到老，絕無受虛榮的影響。她自幼年即全心向天主；她是富有信德的人，也富有勇敢恆心，特別在困難中，她拿至誠，依賴天主；恆久勇敢，得勝艱難；只要是天主的聖意，不顧人的言語；就如上次在多祿撒，我如何對待了她，你們知道的，她知道天主聖意要她這般；她就排斥諸難，承行天主聖意！」一次，姆母到多祿撒，有一個人，拿她手膊往外拖，她還是平安自若的，並說：「是天主聖意要的，爲我毫無難處！」人愈遠離她，棄絕她；她的德行愈堅固，她的盼望愈結實；在世人眼光中，無可盼望的事，她專心仰望天主！看剛第達姆母在又大又難的事上，這般底忍耐，就知道平日的小囉唆和小困難，爲她不當做一回事了！有一位姆母說：「我當初穿會衣時，曾經和剛第達姆母同繡一樣緊要的衣件，但我動手，就做壞了；姆母不但不責備我，且很和藹底向我說：「我們到聖堂去，一同祈求天主，出堂以後，再繼續做；以後就不壞了。」再者，我們聽姆母念天主經，念到「爾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句，唸時萬分誠懇，就如向天主說：「我的微意，祇願完全翕合你的聖意！」她唸得這般底誠懇，實足動心，令人不忘！」撒故拉神父說：「剛第達姆母對於依靠天主聖意，實足感動我心！她說：「我要遵行天主聖意，天主喜歡的，我也喜歡；天主厭惡的；我也厭惡；我也要認識天主聖意，並且全行天主聖意！」六位姆母，到巴西去後，剛第達姆母很盼望她們來信，待她們來了信，姆母爲克制自己，不立刻拆

看，置放在苦像下，信中無論是喜歡，或是難過，她都託於天主，她對苦像說：「我主天主，你聖意所要的，我也就要！」我們看了剛第達姆母，少年時如何克苦，到了後來，她同大眾一樣，到底還是有克苦的證據。到了年紀大的時候，她不能吃別的；祇是每餐飯，吃一小杯牛乳，一個雞蛋，和一些湯就算了。在姆母們到巴西去的時候，剛第達姆母不飲那一小杯牛乳，別的姆母強勉她，但是無益；因為剛第達姆母自知她不能行別種苦工，只有行這小克己求天主賞賜姆母們一路平安！有一位治病的姊妹，在剛第達姆母末後的幾年內，步步隨從，不離左右。她說：「幾年內，我記得剛第達姆母沒有向我討過什麼物件；有時，我拿起她的鞋子看，見鞋底上釘子透入裏面，我就向姆母說：「姆母看！」她只笑着，不說別話！我說：「姆母！您穿這般有釘子底鞋子把襪子都觸破了！」她也不作聲，仍舊笑着。有時，我向她說：「今天是冷是熱。」姆母常阻止我說這種話，也屢次責備我，不許說。許多次，我看見她，接到信以後，放在苦像下，待了許久，而後拆看。她常常說：「按我們本性，自然不克苦；但我幾時克苦一次，心中覺得怎樣快樂呢！」她素來飲食不多；但在封齋期內，點心不進口，天天鞭打自己，也屢次口親別人的脚：以深謙遜，甘居人下！到別的學校調查時，常到廚房幫忙，在飯廳中也搬送飲食，當她在年富力強時，幾次見她在最上層樓的房內，用粗大的鐵鍊，細繞在自己身上。嘗有一次，她親自向賣柴的人，教他覓一包皂莢刺，賣柴的就拿了一大包刺，送到大門，向管門的姊妹說了：「這是剛第達姆母，向我要的，她告訴我，不要給別人，要親手給她，可是我不知道她有什麼用處，請你請她出來。」那姊妹就懂得剛第達姆母的用意，便對賣柴的人說道：「她現在也許沒有工夫出來見你，讓我拿去罷！這就算數了！」但這包刺，究竟沒有到剛第達姆母手裏；以後不知姆母用了什麼方法，編成了一刺冠，每夜箍在頭上！」

有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愛慕耶穌，愛困苦，愛受難為，真感動我的心。一次，聖依納爵占禮日

，休息時，談論到聖人們吃了許多苦難；又引用聖女德肋撒說的「或苦或死」；也說聖女瑪大肋納巴齊的話：「活在世上受苦」！我們就問她說：「姆母！妳的志願是怎樣的？」她說：「吃苦而不死！」撒故拉神父說：「剛第達姆母，如何愛受諸凡天主所賞賜的苦，我聽過薩拉孟加的主教說：「當我還未送房屋給耶穌孝女會以前，嘗試探修女們，特別對於剛第達姆母。」主教又說：「我看見她不尋找別的，但找吾主耶穌的十字架，就是愛受艱難！」有一個管病的姊姊說：「我在初學院內治病，共有九年，看見剛第達姆母常常是謹慎端正，特別在有病時，醫生怎樣說，她怎樣照辦；她自己從不放縱她的身，使得稍適意些。至于她的默靜，守的極嚴，特別對於早晚大默靜時，更甚。時或臥牀，再起，出房，我以為她有什麼要緊的事，問說：「姆母到什麼地方去？」她不答話便出去了，為去關那管門窗的姆母沒有關好的門戶；或為望看生病的修女，為她們蓋被單等，用她的苦像降福她們；後來和顏悅色底去了，但是一句不講的！」又有一位姆母說：「剛第達姆母，常端正慎重，就如常有長輩看她一樣！」彼雷富半多神父說道：「剛第達姆母在不留意中說，「我也發了一個聖愿，就是在兩樣事中，擇選那好的做！」」

(六)滿全她的會長職任，並善成就她的女。

講到現在，我們見了剛第達姆母，外面的一切德行，怎樣忍耐輕慢凌辱；怎樣大量熱切恆心；創辦學校怎樣勇敢，排斥艱難，達到目的。我們且看剛第達姆母對於院內的事，怎樣規勸和善愛護修女們，特別對於有病的。撒故拉神父：「我對於剛第達姆母的收斂心神，深實感佩！多次，我聽過她說很熱心的話。一日，她要將初學院與學校分開，她說：「因為初學，該受更深栽培，妥善預備她們，成好修道的人；若不分開，實有不便。雖有許多艱難，但我要實現這計劃；以後我要同初學同住，為能深契合我主耶穌。」關於初學的話，一位初學說過：「一八九〇年三月一日，那一天，我和神師神父，還有我的父親，同到耶

蘇孝女會拜望剛第達姆母，我一見了她，就很感動，總忘不掉，並且很願進她的修會，就在聖若瑟占禮日，穿了會衣；又當那一年，從六月以後，約二個月，我們有很大的幸福，因我們神師姆母生病，剛第達姆母來替她；當我們神師姆母要到多祿撒養病去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剛第達姆母要來；因此我們很難過，不料神師姆母往多祿撒去，剛第達姆母向薩拉孟加來，途中相遇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尚未起身，聽門外的車聲，到我們院門停了；我們知道是剛第達姆母來了，喜極欲狂！亟起奔赴，去望望她！但剛第達姆母，看見我着外衣不週全，腰帶未束，念珠未掛，立刻表示不悅！因地屢次向我們說過：「雖極小的物件，未嘗佩帶好，不要出房門！」又有一位姊姊，當她在薩拉孟加學校，照管大門的時候，一次清早，她還沒有起身，剛第達姆母由別地方來到了，這姊姊一聽是剛第達姆母的聲音，急忙起身，只穿了外面黑長衣，頭上的首帕，腰帶念珠等物，均未佩戴，就拿鑰匙開門，開來開去，都不得開，多用些力，也是枉然！剛第達姆母自門外說：「若佩戴的遇到全備，然後方可以開開這門。」姊姊去穿戴全備，再來開，便很容易的開了！在這兩個月中，一日，剛第達姆母率領我們，到亞爾把多愛爾麥斯去，為朝聖女德肋撒的聖屍，在那天，我怎樣善用了所經過的時候，所得的神樂神益很多，真使我忘不掉的！我聽了一位姆母說：「一次，管廚房的姊姊生病，剛第達姆母命她去代為管理。她說：「我當時着急的不得；因為我不會烹調！剛第達姆母看透了我這副情況，因此終日就在廚房內幫我。那一天，我真說不清誰出的力多，我想剛第達姆母出了一半的力！」再者，剛第達姆母，同那些做初學神師的說：「我們該設法，為買得初學們的心悅誠服，我們今後注意我們的善言善表，能印在她們心中；另外是對於靈魂肉身有病的，特別加意愛護她們：做神師的，更當細心教導，尤其是立善表，革除自愛的偏情！」剛第達姆母，把初學院和學校分開以後，有一位神父，很不喜悅，且輕慢她；因為神父要獨自專管那初學院，剛第達姆

母在這時候，很執掌會規，遵天主聖意，不畏人說長道短；以後，那位神父自認過失，謙遜底賠了不是。至于我們在聽命上，剛第達姆母毫無寬免，什麼時候，我們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犯了聽命，她就拿補贖責罰我們。我們心中，反覺感動；因她訓誨，極端完美！什麼時候人犯規而不自認自訴的，她必設法使她認識自己所犯的過錯。我記得在初發聖願時，還住在初學院中，一次，我見剛第達姆母屢次往拜聖體，亦屢次上樓，一連三日都是這般；我並不知道有什麼事故；三日中的一天早飯時，衆人正在吃飯中，她自己也沒有吃完，忽然她出飯廳，因已受主默照，知有兩位修女，正在犯規矩，剛第達姆母去了，爲察看她們，以後我也看見了她們兩個人到她房內，諒必是認錯和求她寬免，姆母也罰了她們在飯廳做了補贖。」剛第達姆母對於犯規的雖嚴，但若那犯規的自己認過，那麼待她宛如仁慈的母親！誰若得罪剛第達姆母自己，她反若母親更撫愛她；她所責罰於犯規的小補贖，如念三遍聖母經，或念誦句；倘若犯規的，當受訓話時，還要推辭，姆母便向她說：「好！隨便你！」犯規的一聽「隨便」兩字，只因愛剛第達姆母的緣故，想她既說「隨便」兩字，必因姆母心中難過；因此往往感動流淚！剛第達姆母就乘這善機，教訓她聽命的德行，既美麗，又貴重！至于剛第達姆母在小事上，她必慎重行事，像辦大事一般。一位姆母說：「在薩拉孟加學校裏，有一很大花園，這院的院長姆母，訂了章程，除非管聖堂的人，其餘別人，不能剪花園的花。我知道剛第達姆母很愛花，就採了一朵，爲呈送她；不料她知道院長姆母的意，爲此不收我所獻的花，反而罰我終日佩這花朵在胸前，爲使大衆看見！」當時還有一慣例，因爲從前無日領聖體的例，就是本會獨有的事，每夜打鐘安息前五分鐘，衆修女都親剛第達姆母的手，並請准明日得領聖體，有時剛第達姆母，用小事情，爲試探她們，命每人伸舌。或有人以爲說笑，就不肯伸舌。剛第達姆母向她說了：「今天，你不伸舌；明晨，也不要領聖體。」又一次，有幾位姆母同幾位初學做香腸，到了打安息鐘時，尙

未做完，她們爲怕猪肉壞的緣故，就繼續做完了。到了明天，剛第達姆母命了做香腸的兩位去，責罰她們說道：「你們昨夜所作，非爲天主的聖意，中了魔計！」她所最惡而嚴責者，是失端正的。又一天，有人送葡萄給一位姆母，剛第達姆母向那送葡萄的人講：「若你願意送，應該送給大眾，不要另提一人！」剛第達姆母不喜歡我們身不佩念珠，頭無首帕，而出房間；有時，我到剛第達姆母房間裏談訴心事，那時她另成了一人，不能認識她是剛第達姆母，別有一副仁慈可愛的精神，待訴心完了，心中感覺不知怎樣底平安快樂，神勇加倍，再做每日的事，更有興味；雖有的難處，也易承當。她常教我們途中往來相遇，俯首致敬；她自己每次遇着修女，每次點頭，且常微笑。一位姆母說：「我們很感謝天主，賞賜我們有這樣的姆母，用她的好表樣，教導我們，勝于用言語，她實在爲天主，誠切愛慕我們，特別對於有病的，想盡法子調治。她說：「若我手中無錢，倘若要緊求哀矜，爲她們養病，我也甘心情願」。她說的話，約如聖女德肋撒一般底說：「當我們無病時，宜盡力工作，一如工人；有病時，當設法調養！」她對於愛德方面，若要寫一本厚書來紀載，也載不了；只看她寫給各處的院長的書信中，充滿問候病人同管照病人的事。現在僅僅底撮錄幾句，爲喚起我們的親感作用。有一封信中說：「那姊姊的癱疽，現在怎樣了，你們用各種方法調治，以後告訴我，醫的怎樣？若你們缺乏金錢，我要設法，你們不必擔憂！你替我告訴她，我爲她求天主，賜她善用這機會，修德立功，她當聽醫生的囑咐，不要自主，以免將來，更爲不好！要發信德望德，全心依靠天主；那麼，痛苦聖母，必定助佑我們了！」又在一封回信上說：「我接了你的信，得知有一位姆母生病，你當同她想法，爲使她的病好，命她努力加餐；我最要緊的宗向，是做聖人；但這軀體，也不能不注意照顧。你們要成聖人，這是我的盼望，也是本會人所應當的！還有那位姊姊的腿好不好？教她不要多行動，盼望漸漸底好！我們衆人無論有病無病，都當謹慎保重自己，使能有力多行光榮天主

的事！」又答某院長的信說：「你告訴我某姊姊病勢沉重，我心怎樣痛苦難受；我離開妳們雖遠，但你們都在我心中，忘不了你們；在你的信末，說她的病是傷寒症，我們感謝天主所賜種種恩惠和安排，你替我轉告一句話給病人，我替她祈求天主，賜她痊癒，特別要緊的，是靈魂無病！現在正當耶穌聖誕時節，我主耶穌自天降來，特為救贖我們，我們當全心依靠愛慕他，拿這痛苦，獻給小耶穌；當玩意兒罷！」別的信上說：「我很難過；因那位姆母有病，她當吃補藥，每日吃三次；還有別的姆母眼睛不好，告訴她，當用某藥。」還有一封信好似答所問的，說道：「為提及飲食的事，我不能一律准定，當用食物多少，全按各人食量；稍加勉強，不致生病，這也不是說飲食時，不行細微的克苦，我的意思祇要你們不要減少飲食！」有時，剛第達姆母接到一封信，說有某姆母病重，她就親自去望看病人；若有病修女，要到醫生處醫治，別人不能陪去的時候，剛第達姆母獨自陪伴她去。若在火車中，人多座位不寬，那麼，她寧願自己站立，使病人坐靠兩便。一位姆母說：「還有一句話，就是剛第達姆母的話，是誠實自然，一無文飾！我幾時和她說話，就如有很甜密的露汁，透入我心。她每起首說話時，是按外面各種情況，無論是同修道或世俗人，按各人所說的平常事理而講，以後漸漸引他們入超性上很高妙的言語和心思中：這就是表明剛第達姆母心中，充滿天主的愛情。不拘什麼人，第一次同剛第達姆母會談，都很驚奇的說：「這是什麼人呢？是一位聖女！」至于論到她講潔淨的德行，和怎樣底愛聖母，我們承認她的口若懸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沒有止境！講論耶穌苦難聖體，和修道人的幸福，也是如此。」有幾位姆母說：「我們不懂剛第達姆母怎樣能知道人心的祕密，和她所說那深奧的道理，從什麼地方學習得來，我們想她是因天主默啓，亦是因為她深契合天主的緣故，她的為人怎樣勇敢，救靈魂神火，怎樣興旺，處處都發顯這種特有記號。」撒故拉神父說：「剛第達姆母，管理本會，極有神火，也極謙遜，她常常向我說道：『什麼時候天主願意本會



安慶孝女會第一由梅教主付兩個修女會衣



學初個兩及母姆位六次一第和母姆位二之慶安來次二第國班由



學初會女孝進女修個三次一第慶安

分佈到各地方去創辦學校，拯救人靈；若到了那時候，我就願意到最遠最末的地方去！雖我是一個無才略的人；但我知道有天主聖寵扶助，世上沒有不能做的事。」雖然，她很願擴充學校，但她也服從議員母們的公意，不固執自己的成見！」她寫給各院長的書信，都還存在；在這些信中，足見她對於細小的事，和規條，都很恪遵嚴守，不遺一些兒！她也不許在別地方的姆母，隨便自主，定別例規；若有緊要的時候，當先請示總會長，後來再定行止！

第二十章 感謝剛第達姆母代禱歌頌功德的事實彙誌

有一人說：「我有一個獨子，患了傷寒症，病勢垂危，醫藥罔效，家人徒喚沒奈何時，我蒙天主賜佑默啓，命我拿耶穌孝女會創辦人剛第達姆母遺下的一塊布，和她的照片放置在病人的枕頭下，一面同我家懇切求剛第達姆母。我又許願說：「若我的兒子病好，我一定要領她朝拜剛第達姆母的坟墓。」我兒子的病，即轉危爲安，忽然全好了！因此，我還從前許的願，領我的兒子，到剛第達姆母的坟墓前，感謝剛第達姆母的轉求，我因欲表彰姆母代禱得恩，特別誌謝剛第達姆母，我不但得了這一次恩惠，因她代求並且我屢次得恩惠云。」又有一人說：「我的家中，有一位，有一件極難的事，忽然她想起求剛第達姆母相幫，誠懇底求了，不一會兒，她的事情，非但不難，而且她所得的超過了所求的限度了；這實在有意想不到的奇妙！」後又一人，對於上節所述的難事有關係的，補充底說：「我初聽了她有一件難解決的事，不勝憂愁；已而我不知不覺底自己想到求天主聖三俯納剛第達姆母的祈求，且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因爲她極愛慕天主聖三一現在這事，已聽到不但解決，且十分底妥善，有過無不及；故我深深底謝謝剛第達姆母的恩惠！」在巴西有人說：「我的妹妹患病，週身疼痛非常，曾經醫生診治，略略見有效驗，但疼痛不離她

的身。醫生第二次來時說，她患的是肺炎；我聽了，很恐懼；因我妹嘗患過這病症，我想這一次一定有危險，忽然想起了求剛第達姆母願佑。醫生尙未第三次來診治，我即起行九日敬禮，並求神父舉行求主彌撒，求上主鑒剛第達姆母的功德，恩賜病人全愈；我便念玫瑰經，以求姆母轉求。待我回家時，醫生已到，他驚駭底向我說：「你妹妹的病已經全愈了！昨天與今天，大不相同了！奇啊！你們家中有了天上神聖的事啊！你們曾經求了那一位大聖人？」家人都默默，無言對答；我說明：「我行了九日敬禮，求剛第達姆母轉求。」醫生極端驚奇，就告訴了別位醫生；他們聽了，也都讚嘆！稱這事一定是靈跡！」另有一人說：「我不論遇着如何困難的事，必求剛第達姆母保護，最後必得轉難爲易，改憂成樂；一次，我姊姊患病很重，醫生說：「這病必須患一年，而後有全愈的希望！」我聽了，不勝焦急，陡然想起我平素求剛第達姆母，必得如願以償，現在不妨再求！于是我行九日敬禮，求剛第達姆母轉求，且許九日敬禮的時期內每日我朝剛第達姆母的墓，並許下我姊的病全愈後，我必行一哀矜，爲謝主洪恩，和姆母轉求：在九日經中第五日，我姊姊的病略好，我沒有做完九日敬禮，而我姊姊的病果然全愈，宛如沒有病過一般！」又有一人說：「當在久未下雨時，我常聽我父親說：「若現在下雨，那麼，今年收穫必豐；否則，必有旱災！有一次我又聽了這般講法，我即走到我的房間，伸出二手，作十字形，且念九日經文，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念畢，我即下樓幫助我母做家事，不一會，下雨了！于是家人和我，同謝天主洪恩！我且說了：「這一定是剛第達姆母轉求的功勞！」我們深深感謝姆母爲我們轉求的效驗，自這一天起，一連三四天陰雨，五穀都得了灌溉，農夫因此大大歡喜，真是老百姓的幸福！」另有一人說道：「我的頸上，患一大瘡，非常疼痛，我極驚懼，因爲我從前久患這瘡，我受了無數困苦。一日，我忽憶及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天主，所以我做九日敬禮並且將剛第達姆母親手所寫的名字一紙置在頸上傷處，不多時，該瘡果然全愈！宛如未患瘡一

般！那時我未嘗對人說這奇事，過了三月以後，別人同我談論，剛第達姆母的助佑世人，照顧病人的虔誠後，我方才說：「我的頸上曾患一瘡，疼痛非常，後來我求剛第達姆母，且將她的名字置在瘡處，忽然間，沒有瘡傷，疼痛即散，後即沒有瘡了！」人聞這話，問道：「爲什麼得了這般的大恩，並不登報表揚母亲的功德呢？」我聽了說：「當時，我疑這是別位聖人爲我代求！」當夜，我的瘡病復發，痛不可忍，于是我即深切痛悔我的罪過，且懇切祈求剛第達姆母再替我轉達，又將她有福的名字覆在痛處，頃刻，瘡勢全退，奇啊！我現在絕對知剛第達姆母轉求的力量，故特登報，以頌揚姆母代禱的功了！」又有一人說：「我接到我姊的信知我的外甥女，患病很重，週身發黑斑，有死的危險了！我接信後，立將剛第達姆母照相一紙，寄給她，並囑她們行九日敬禮，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天主，三日後，我接了他們回信，知我的外甥女的病，已倏然全愈了！家人都深深底感謝剛第達姆母轉求天主的功力！」有人說道：「我在三層樓上，偶一不慎，將我的鐘錶墮到地上，我即伸首探望，我的鐘錶玻璃已粉碎，錶內的機器已各自東西；那時，我即說：『剛第達姆母！若你願意，一定能使這錶，毫無損壞仍能有用！』說後，立刻下樓，將零碎的物件，一一按照他的位置按上，果然，無須修理，仍如未跌時的錶，這實在是剛第達姆母保護的能力；特此登報，以揚大能，並願同志，特別表揚，並依賴姆母的轉達；我已行一哀矜，爲捐助聖教內，等待剛第達姆母立聖品時節的用途，」另有一人說：「我的母親，時年已七十五齡，素來身體不健，時常有病，她行時偶不慎，又失足仆地，腿骨折斷，經醫生診治，據云：『她常常有病，力量衰微，加以這次脚骨一斷，必抵抗不住了！』那時我憶及我的母親是剛第達姆母創立耶穌孝女會後，開辦第一學校的老學生，現在有了這種情況，不如求姆母轉求天主，賞賜我的老母親早日全愈，就和我的家人共行九日敬禮，求剛第達姆母恩惠照顧代禱求恩；且許願若我母親的腿愈後，我們願做一哀矜，爲等待剛第達姆母列聖品時禮節的用途

；果然九日敬禮完畢，以後又數日，我母親的病果全愈了！如今她能用足走路了！真好得很！感謝剛第達姆母代禱的功勞啊！」有一人說：「我求剛第達姆母三個恩典：（一）我知道剛第達姆母有極大救靈神火，故我求了她感化一罪人，（二）我家裏有一人，有一極有關係的難事，故我求剛第達姆母安排此事，化難爲易，（三）有一人無職業，我求剛第達姆母轉求，賞賜他一個職事。現在這三種恩典；因蒙剛第達姆母的轉求，均得了！」一個薩拉孟加聖母無原罪學校的老學生說：「從前我在校時，剛第達姆母怎樣愛慕學生，她一見了學生有病，即速去看，並且設法請醫生診治，剛第達姆母乃耶穌孝女會的創辦人，而且當時她是總會長姆母，本來學生們有別位姆母管理，當不起她的看顧；可是剛第達姆母慈心非凡，毫不顧及自己勞心費力，而竟照顧學生，不遺餘力；可見姆母仁愛了！我見姆母很愛學生，對病人的心更加愛護；我幸而是她所創立學校中一個學生；故十五年前，我的腿患瘋濕病，經醫生診治，據他說：「這腿必不能好！有不能行走的危險！」我忽念及剛第達姆母極愛病人，故我求她轉求，賞賜我的腿好，後果蒙姆母的轉求腿便好了痛也止了！不數日前，腿痛復發，我即求剛第達姆母轉求，翌日，我的腿，全愈了；真是剛第達姆母轉求之功，我特此敬謹宣言，以感姆母轉求的功德于萬一；並敬捐錢若干，爲剛第達姆母，列聖品時行禮節的用途。又有剛第達姆母的一個老學生，登報謝恩！「我患多年肝氣痛病，每次發病，輒必三四日，不能起牀，飲食俱廢，痛不堪受！家人用盡方法，請高明醫生診治，但是醫藥沒效，家人都很憂急萬分，我忽然想及求剛第達姆母轉求，並許病好後，登報感恩，和做一個哀矜爲剛第達姆母列聖品時的用途；果然，不及一月，我病稍愈；又經一月，我的病完全脫身！這實在是仁慈恩主，俯納了剛第達姆母轉求！」有一個耶穌孝女會的初學修女，當她未嘗穿耶穌孝女會的會衣時，她的身體強壯萬分，但是她一穿耶穌孝女會會衣後，她即患病很重，據醫生說：「她的病勢很重，恐尙要加增別的病症；若加增別病，則她

一定有死亡的危險！」該院院長姆母，即令全院修女，行九日敬禮，哀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到敬禮約第三日該初學院修女的病稍愈，待到了第九日，她的病霍然全愈了！有一人說：「我的女兒，患病極危，經許多高明醫生診治，都說：『這病無法可治；死必就在頃刻間！』我聽了驚惶無措，形如瘋子！因我祇有這個女兒，倏然我想及剛第達姆母轉求，我許願，若我女的病，好了以後，我必登報揚恩，並為姆母列品時禮節，做一哀矜。於是我將剛第達姆母的遺物，放置在我女兒身上，我女兒的病，漸漸就好了！今已全愈了！特此登報，以償前願！」另有一人說：「我的父親，本是一個極熱心的教友，不知什麼緣故，現在他非常冷淡，故家中時有不睦的氣象；我切願修道，而我父親極力阻擋；故我憂悶得很，即懇求剛第達姆母轉求，一日，當我父安息時，我即將剛第達姆母親手所寫的名字，縫在我父親的衣內，我父親漸漸底改過，復成一個熱心全守誠命的教友了！他也許我修道了！我父親既悔改，我即將他衣袖內剛第達姆母名字的紙，取出分作兩分，我留二分，一分給我友，當時他正患病，他既得這寶物，就緊捲了，當他飲水時，將這紙浸水中片刻，後取出，而飲此水，飲畢，我友的病，忽然全愈！真的是剛第達姆母轉求的大能啊！」有一位耶穌孝女會的助理修女說：「當我在塞哥維亞的修院內，管病人時，另有一位和我同初學的姊姊，從前她在此地管門的，現在她患病很重，我當管病的職務，因此我去診治她。我見她非常憂悶，她的病和憂悶同時增加，她憂悶的緣故，是因爲剛第達姆母在世時，她曾對於好姆母有了失禮的錯過，因她和我同初學的緣由，故將實情告訴我，那時我向她說：『您行了告解後，心中即可平安！』她答應道：『我已行了告解，但我心仍不安。』有一夜，約二三點鐘時，因她的病沉重，故我陪她，那時我正坐在她的牀邊，她忽然從床中坐起，精神勃發底向我說：『姐姐，姐姐，請看剛第達姆母在這裏！』我說：『姆母在那裏呢？』她說：『姆母在這裏！你不看見麼？姆母兩手內拿着極好的東西；一樣是給你的，

一樣是給我的。」從此以後，她有非凡的平安，好似沒有病痛了！于是她亦無憂愁了！直至翌日午後三時，她安然逝世了！」仍舊是以上的一位姐姐說：「我從塞哥維亞到薩拉孟加去，因那個地方有一位姆母患了瘋濕病，半身不能動，該院院長姆母，命我照管她，我即時加念經文，和做一件特別的事，求剛第達姆母轉求，並且許願，每占禮六我另外地做祭獻。待求到第二個占禮六，這位姆母病的略痊癒；到第三個占禮六，她的兩腿能微動了！第四個占禮六，她能下地，在她的臥房內行走了！七個占禮六已過，姆母借用一手杖能到處行走了！凡望彌撒和拜聖體，並一總的事情，她必與別位姆母同行！」仍舊那一位助理修女說：「薩拉孟加，有一位姆母的左腿，患瘋濕症，也不能動，右膝害了一個大瘡，臥病四載，不能起身！故一切事情，她必依賴他人的愛德了！一總醫藥，均毫無效驗；醫生最後的方法，即欲他鋸去兩腿，而我在四年中，日日為她念經，求主，待我聞醫生將斷她的兩腿，不勝驚惶！于是邀同別位姆母和我，同行九日敬禮，行敬禮的地方，即在這患病姆母的臥室外一間，我們搭一臨時小祭台，敬掛剛第達姆母的照片，我們在該台前，行敬禮，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到敬禮第二日，病者略覺好些，我們要她在剛第達姆母照相前，同行九日敬禮，但這位姆母，久未起床，故怕行走，就說：「我怎樣能走那麼遠的路呢？」後由我們扶助她，到念經處，從此她每日與我們同做敬禮，待至第九日，該位久病的人，竟不需人扶助，自用一根手杖，到念經處。以後別位修女，凡行一總神業時，她必與大眾同禱，日日如此，月月如是！直到她臨終。」有一位姆母說：「我在薩拉孟加修院時，有一位自別學校來的姆母，患病很重，氣息奄奄！每日都像有快臨終的狀態；她因重病而生焦急，極不安寧！她病房內，掛着許多聖像，且有剛第達姆母的照片。一日，我從望彌撒後，去探望她，當時管病的一位姐姐向我說：「請你陪她片刻，我去煮牛奶罷！」于是我且用姆母的照片降福了她，等我降福剛完畢了，一會兒，她安然恬然，安寧非常！不等待姐姐拿牛奶來

，而她的靈魂，已脫塵世，安歸天鄉去了！她死時的平安，是因她受了剛第達姆母的照片降福，而得來的。」又有二個初學修女，受剛第達姆母的恩惠，得到病好了。這二個初學中的一個，在沒有進會時嘗一度見剛第達姆母的照片，她即問人，這是誰的照片，人答應道：「這是剛第達姆母的玉照！」于是她起初有進耶穌孝女會的志向；後來果然遂了她的善志而進會了！當她在初學時，她的胃不好，吐血，她的神師姆母，即將當初剛第達姆母患病開刀時，用的布幔一小塊，這初學者飲牛乳時，爲她將這布幔浸在乳中，而後命她飲，她飲第二次牛乳後，她的病忽然全愈了！另有一個初學修女，在轉瞬間，四肢不能動，許多醫生說：「此病必不能愈；若暫時無死亡的危險，那麼她必成功一個殘疾的人了！」神師姆母聽了，即將剛第達姆母死後，別位姆母擱在她身上的一塊布，放在她的患病處，二日後，她的病全愈，四肢都能自由舉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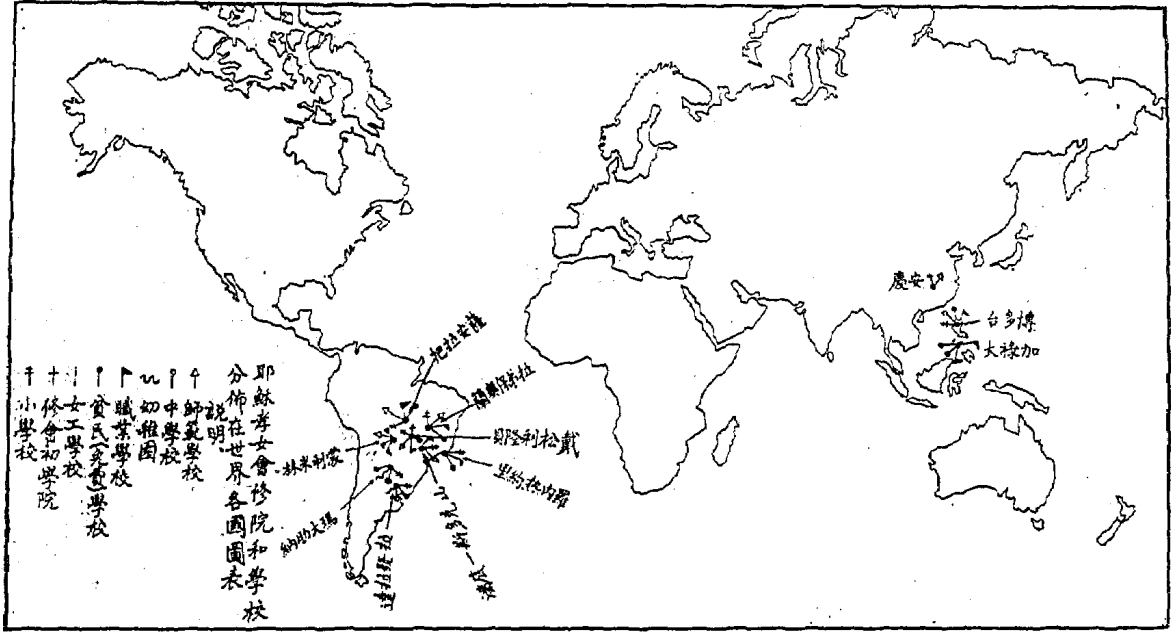
當剛第達姆母到瓦拉多利，愛朗神父家去，拜望神父的家族時，有一位自別處來的太太，到該處拜見姆母，當時姆母向她講話時，該太太探手在剛第達姆母袋中，抽出姆母的手帕，並向姆母要了！姆母說：「你要這手帕有什麼用？這一個手帕很大而不好看的！」那位太太說：「我很歡喜這手帕，姆母可能給我，彼此交換可以麼？」姆母說：「能！但是你不要遺失了！」于是那一位太太，非常小心保存，剛第達姆母升天以後，許久時候那一位太太說：「我的女兒，容貌非常秀美，不料一目患疾，經醫生用開刀手續醫治，但開刀後，仍不見效，非常疼痛，我深憂慮，即問我的女兒說：「你愛剛第達姆母麼？」她答應道：「我極愛姆母！」我即舉行九日敬禮，求姆母轉求，並將剛第達姆母的手帕內，包一尊聖母像和一張剛第達姆母的照片，縛在她的患病處，敬禮第一日，疼痛如常，第二三等日，仍不見什麼效；到了第九日，在念九日經前，她的病仍未愈，我們念完敬禮經文後，我女的眼目霍然全愈了！」

還有安慶聖母院聖母無原罪學校創辦後，約二月，有一個學生，患病很利害，經姚醫生醫治，據云：『這學生的病，無法可想了！想必在今夜就要死了！』該院院長姆母聽了，即速命全院修女，行九日敬禮，求剛第達姆母轉求，並許各修女自己選定各行一種善工，以求靈蹟。翌日，該學生病勢，大有轉變，那時姚醫生，到聖母院來，一進大門便問道：『那患病的學生，什麼時候死的？』答應道：『這學生的病，好了許多了！』于是他到病房去診治，他一見病人，病勢大減；即喜出望外說道：『這學生的病果然好了！』實在是剛第達姆母轉求的大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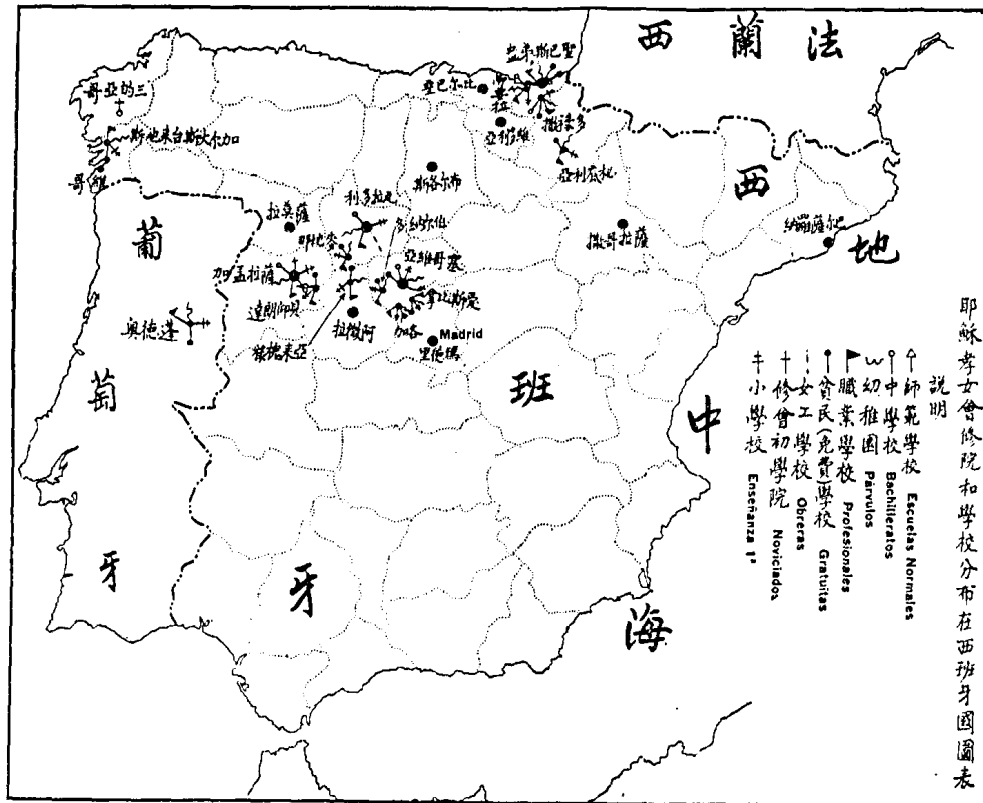
至于其餘凡患病而人力不能施救，一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即得全愈的，三十多名；凡有難事，求剛第達姆母轉求，得安全的，又有三十多件；恕不一一詳述了！

總括而講：天主為光榮他的忠婢，耶穌孝女會創辦人，耶穌瑪利亞剛第達姆母，生平熱心，敬主教靈，如今在天，又作恩保；無非愈顯主榮，汲引多數人靈，加恩澤在全世界各國，特別教誨女子成聖：這是近世最偉大的事件中的一件事！現在讓我們祈禱罷！

『至聖聖三，您的聖愛，既賜佑您的忠婢，耶穌孝女會創辦人剛第達姆母，這般的熱切敬您，恆心愛您，和特別光榮您；也求賞賜我們，在生所需要的恩惠，汲引人靈，敬您愛您，和光榮您：將來我主召喚我們的時候，能同一切的聖人聖女，光榮至聖聖三，讚謝天主聖母！為我們的主，耶穌基利斯督，亞孟！』



耶穌孝女會修院和學校分佈在世界各國圖表



表圖國牙班西在佈分校學和院修會女孝蘇耶

剛第達姆母一生大事的年表

- 一八四五年五月卅一日上午六時，剛第達姆母誕生。
- 一八四五年五月卅一日下午，領洗。
- 一八四八年十月五日，由淚不勞拉地方主教的手，領堅振。
- 一八六二年，到布你各斯去。
- 一八六八年，到瓦拉多利去。
- 一八六九年四月三日，初次蒙主默示立會。
- 一八七一年十月廿七日，初次往薩拉孟加，預備創立修會。
-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六日，第二次往薩拉孟加，帶三個初試，同本地方的兩個初試，創立修會。
- 一八七四年正月一日，在薩拉孟加設立耶穌孝女會所主辦的第一學校。
- 一八七五年正月二十日，在貝仰朗達設立第二學校。
- 一八八六年九月八日，在阿撒拉省亞來槐綠設立第三學校。
- 一八八七年九月廿九日，在塞哥維亞省伯爾納多設立第四學校。
- 一八八九年五月八日，在塞哥維亞省設立第五學校。
- 一八九〇年十月間，寫成耶穌孝女會會規。
- 一八九一年正月十八日，在塞哥維亞省愛斯比拿設立第六學校。

剛第達姆母一生大事的年表

剛第達姆母一生大事的年表

- 一八九二年正月廿二日，薩拉蒙加主教初次准了會規。
- 一八九二年十月廿八日，在聖巴斯第盎省多祿撒設立第七學校。
- 一八九三年正月廿三日，在塞哥維亞省各加設立第八學校。
-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在瓦拉多利省麥地那設立第九學校。
-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四日，薩拉孟加的初學院與學校分立。
- 一九〇二年十月廿九日，羅瑪聖教宗最後欽准了會規。
- 一九〇五年九月廿四日，初次大會選舉總會長，剛第達姆母當選。
-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在多羅撒開設初學院。
- 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二日，在幫伯羅納省比底娘設立第十學校。
-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八日，在美洲巴西各雅省祕來納保利斯設立第十一學校。
-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在美洲巴西國聖保祿省蒙奇米林設立第十二學校。
- 一九一二年八月九日，在薩拉孟加無原罪學校安然逝世。

耶穌孝女會在剛第達姆母去世後的大事年表

-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廿四日，第二次大會選舉總會長，安海拉斐祕德利亞姆母當選。
- 一九一五年二月一日，在美洲巴西國聖保祿省把拉安薩設立第十三學校。
- 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在美洲巴西國米拉斯黑來拉省貝隆利松戴省會設立第十四學校。
-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在薩拉孟加初學院內設立第十五幼稚園和平民學校。
- 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在美洲巴西國米拉斯黑來拉省蘭奧保弟拉設立第十六學校。
- 一九廿二年一月十日，在聖巴斯弟盜省阿斯披地亞設立第十七學校。
-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在瓦拉多利省設立第十八學校。
- 一九廿四年二月廿二日，在蓬德維達拉省加爾大斯台來也斯設立第十九學校。
- 一九廿五年一月三日，大會選舉總會長，厄羅依散安德蘭姆母當選。
- 一九廿五年二月一日，在美洲巴西米拉斯黑來拉省貝隆利松戴設立耶穌孝女會初學院。
- 一九廿六年九月一日，在聖巴斯弟盜省設立第二十學校。
- 一九卅二年，在菲律賓羣島博多台設立第二十一學校。
- 一九卅二年一月三日，在中國安徽省安慶設立第二十二學校。
- 一九卅二年二月一日，在美洲阿根廷布宜諾斯亞利斯省瑪大肋納，設立第二十三學校。
- 一九卅二年四月一日，在美洲巴西米拉斯黑來拉省瑪爾台斯巴仰設立第二十四學校。

耶穌孝女會在剛第達姆母去世後的大事表

耶穌孝女會在剛第達姆母去世後的大事表

一三二

- 一九卅三年二月一日，在美洲阿根廷拉潑拉達省設立第廿五學校。
- 一九卅四年八月一日，在菲律賓賓羣島加爾祿達設立第廿六學校。
- 一九卅五年二月一日，在中國安徽省安慶設立耶穌孝女會初學院。
- 一九卅五年二月廿四日，在美洲巴西里約熱內羅京都設立第廿七學校。

人名索引

人
名
索
引

- Angela Cipitria. 安海拉斐祕德利亞
Antonia Robles. 安多尼羅彼來斯
Bernarda Garmendia. 貝爾拿大厄爾孟弟亞
Bernarda Rey. 伯爾納德蘭依
Bruno. 布羅諧
Carlota. 嘉祿德
Catalina. 加大利納
Cipriana Vihuela. 斐伯利亞納未阿愛拉
Carrera S. J. 嘉蘭辣
Cecilia Hernandez. 則濟利亞愛爾南特富
Cadenay Eleta. 嘉戴納愛來德
Dolores Linares. 痛苦瑪利亞里納來斯
Emilia Torrecilla. 愛彌利亞多日西拉
Eloisa Andrés. 厄羅依撒安德蘭
Elena Garcia. 愛來納厄拉西亞
Enrique Almaraz. 恩利格亞父瑪拉
Felix Gonzalez Cumplido. 斐利斯宏法來公布利陶
Gertrudis Garcia. 日多達愛斐亞
Gabriela Hondet. 加俾額爾拉翁戴
Herranz S. J. 愛郎
Indalecia Crines. 英大來西亞克利來斯
Inocencia Pereda. 味增嘉彼來大
Isabel Anton. 依撒伯爾安東
Isidoro. 依西多祿
José Vives. 若瑟祕俾斯
José Tiedra S. J. 若瑟底愛特拉
J. Aquin Garriga. 若亞敬厄利厄

José Sevillano. 若瑟撒祕拉諾
 Juan Bautista Bombardó, S. J. 若翰保弟斯大罷陶
 Josefa Larrombide. 若瑟法拉隆皮愛蘭
 Juana Josefa. 若翰納若瑟法
 Juana Gomez. 若翰納各滿
 Juana Otegui. 若翰納渥戴奇
 Luis Martin. 類恩瑪爾定
 Maria Igarategui. 瑪利亞依厄拉戴寄
 Martinez Izquierdo. 瑪爾弟納富依斐寄愛爾陶
 Maria Pérez. 瑪利亞伯日達
 Magdalena Pázis 瑪大肋納巴齊
 Marquesa de Castellanos. 加斯戴利亞諾
 Martin Barriola. 瑪爾定罷利奧戴
 Moisés Nora. 梅瑟諾拉
 Nila. 尼拉
 Paz, S. J. 罷富
 Pérez Pando. 彼雷半多
 Petra Cebada Conde. 貝德拉撒罷大公戴
 Panadero. 罷拉戴祿
 Petra Piernavieja. 貝德拉貝爾末愛嚇
 Ramón Barberá. 辣孟巴爾伯拉
 Regina. 蘭希拉
 Señora S. J. 撒故拉
 S. Ignacio. 聖依納爵
 Salinero S. J. 撒利乃祿
 Tomás Cámara. 多默加麥拉
 Wenceslada Hernandez. 文思拉大愛爾南待富

地名索引

- 地
名
索
引
- Alba de Tormes. 亞爾把多愛爾麥斯
Andoain. 安陶安英
Argentina, Magdalena. 阿根廷共和國瑪大肋納地方
Argentina, La Plata. 阿根廷拉發拉達
Avila. 亞微拉
Azpeitia. 阿斯彼地亞
Caldas de Reyes. 加爾大斯
Caconde. 加公戴
Coca. 各加
Bello-Horizonte. 貝隆利松戴
Bernardos. 伯爾納多斯
Braganza. 把拉安薩
Bild. o. 比爾巴亞
Barcelona. 瓦撒六拉
El Espinar. 瓦斯祕納
El pilar. 比拉兒
Fondao. 蓬德奧
La Carlota. 加祿大
Leopoldina. 蘭奧保弟拉
Loreto. 老雷多
Loy la. 勞要納
La Granja. 厄郎哈
Madrid. 瑪德里
Mar de España. 台斯巴仰
Medina del Campo. 地那台爾剛博
Mogymirin. 蒙利米林
Palmira. 把爾米拉

Pirenópolis. Goyaz. 各雅省祕來諾保利斯
 Pitillas. 祕底利亞斯
 Peñaranda. 貝仰郎達
 Pontevedra. 蓬德維達拉省
 Pototan. 博多台
 Quitapesaes. 基標貝薩來斯
 Réma. 羅瑪
 Rio Janeiro. 里約熱內羅
 Salamanca. 薩拉孟加
 Santiago. 山底亞哥
 San Sebastiau. 聖巴斯弟益
 Segovia. 塞哥維亞
 Tolosa. 多祿撒
 Vaticano. 華弟剛
 Vitoria. 維多利亞
 Valladolid. 瓦拉多利
 Zaragoza. 撒拉各撒

地
 名
 索
 引

24

282967